



新
帝
國
主
義
論

德國桑特爾著
劉沁儀譯

新
帝
國
主
義
論

一九三〇年

春秋書店版

譯者導言

本書原名：『Der neue deutsche Imperialismus』(1928, Verlag Carl Hoym.)，列在『Probleme der Weltpolitik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叢書內作第二卷。著者R. Sontar則還不知其為何許人。

由上原名說時，本書應譯為『新德國帝國主義論』；由叢書名說時譯為『世界政局問題』或『世界政局與勞動運動』也行。不過這兒特曾改題為『新帝國主義論』，理由則是從其內容方面來的。蓋本書的內容，材料雖率取自德國，論旨亦概從德國出發，然其立論之深銳及涉論之廣汎，則無疑義地是大戰後對全世界新帝國主義唯一最本質的解剖之作。大戰後原型的『新帝國主義』之特殊形態、內容、前途等，牠皆曾于一定的社會科學之精深而具體的應用之下加過定立(Definieren)與

測量；以此爲經，十八年來凡掛在「世界政局」網上大大小小的重要意義的各問題又皆曾于極銳利的筆鋒之下縱橫地受過解剖與觀照。故其性質實是「新帝國主義原論」或則「最近十年的世界政局」——那麼一類的最高等文獻，初非德國一國的問題而止。至少我們亦應于這麼兩種意義——前一種是理論的，後一種是實際的——之下去把握牠，精讀牠，才不失牠的正確評價。同時如果是這樣去把握牠精讀牠時，則第一在理論方面我們當不會讀到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續篇；第二在事實方面我們當又能最本質地把握到「現世界」；「中國與世界」的問題自然更附帶地得到說明。——譯以薦諸新時代進步的學子，諒不無小補。

目次

頁

序 問題概觀

一

第一章 新德國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

一一

第一節 獨占化

一三

第二節 金融資本

四四

第三節 金融寡頭政治

四九

第四節 國際獨占團體之發展

五三

第五節 資本輸出

六四

第六節 世界分割之參加

七四

第七節 德國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特徵

七五

第二章 經濟基礎在德國資本的新政策中之貫徹……………一〇三

第一節 德國帝國主義的桎梏……………一〇四

第二節 德國外交政策的新方針……………一一六

一、關稅政策與貿易政策……………一一六

二、羅卡諾、伯林條約、特亞里，國際聯盟、等之利用……………一二五

三、新德國外交政策之實行……………一三四

(A) 對軍事管理及軍備制限的抗爭……………一三七

(B) 國境修正的問題……………一四五

(C) 殖民地獲取的鬥爭……………一五三

(D) 對道威斯行計畫的鬥爭……………一五六

第三節 德國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性……………一六二

第四節	新德國帝國主義之產出紛爭性	一七三
第三章	階級、層、與新德國帝國主義	二〇七
第一節	資本家層與帝國主義	二〇九
第二節	反帝國主義的階級、集團、與新德國帝國主義	二一七
一、	小資產階級	二一八
二、	小農階級	二二四
三、	勞動階級	二二八
第三節	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內治政策	二五二
第四節	德國內治政策之將來的發展	二六一
(A)	對小資產階級	二六二
(B)	對勞動階級	二六四

第四章 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黨對帝國主義一般、及特對

戰後新德國帝國主義、的態度……………二七七

第一節 第二節國際及社會民主黨之對戰後帝國主義……………二八〇

第二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新德國帝國主義……………三二二

第五章 世界戰爭的危機與其對策……………三三一

第一節 戰爭的危機……………三三一

第二節 第二國際與戰爭……………三三四

第三節 對戰爭危險及對戰爭、的革命鬥爭策……………三四八

571.27
374
2

序

問題概觀 (Allgemeines fur Problemstellung)



(漢)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的德國，較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德國非常不同。第一、關於其國內的狀態及其資本生產之世界經濟的意義，當時和現在不同；第二、關於其當時國家內部的組織及其世界政策上的態度，亦和現在不同；第三、關於當時布爾喬亞西與普羅列塔里亞間的力的關係，及革命的壁壘與反動的反革命壁壘間的力的關係，又和現在不同。當時德國的經濟基礎和組織基礎都根本地擾亂了，部分部分方面且遭破壞了，大混亂的結果生產力為之減少，國際競爭力為之低落——通貨膨脹時代 (In der Inflation) 所形成的特殊情況也只救得

一時，國家的組織則更陷于崩壞的地步。當時德國對資本主義世界所占的意義，除多少還具有做剝削的對象物、的機能以外，就中則爲有做革命中心點的危險；卽和革命完成了的蘇俄結成一氣、向全世界放火燒天、的那麼一種做革命中心點的危險。

但現在則一個和這相反的德國成立了，她的資本主義再成爲各種資本主義團體中一個重要因子了。這事實，尤其在英國一九二六年的時候會痛切地感覺過。同時德意志的國家在國際上也漸成爲一個使人刮目相看的要素了。現在誰也不能再對她下殘酷的命令——令其于一定的時間內對所提出的條件上簽字；像意法諸國且和她訂了很平衡平等的條約，其他各國也快要學樣。——一點也不錯，在英國和蘇俄的鬥爭方激化的當中，德意志在世界政局上的鼎重是日方有加未已的。

同時在內政方面，德國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權力上的地位也非常強大起來了。

；他們再不感覺革命是迫于眉睫的危險物。階級鬥爭之泰山壓頂，無論在那方面看都較之革命直後那幾年及一九二三年最後一次大尾聲，要低減得多。即無產階級的勢力較之當日已不可同日語。這事實在前資本家對社會民主黨及工會內的官僚、的純表面態度上，就已經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出來。即當時士滌涅士(Schneiders)與登堡(Hinderberg)等很高興和勒堅(Lesien)埃伯爾(Ebert)等結勞資調協的契約；眼前則社會民主黨反喜歡勞資調協的新理論能夠供企業家階級的檢閱，——即接受由西爾發堡(Silverberg)口中所傳來的大工業家的提議，及第二國際理論家希爾發丁(Hilferding)的介紹，而很願意如此了(雜誌『社會』Gesellschaft 1926)。

這全般的變化——由上述的例子所反映出來的、及短期間內所完成了的、這全般的變化，不單是德國資本主義的生產，貿易，交通，等的量之變化而止。僅

謂這變化是和經濟的政治的相當安定有關、而加以說明，也毫不能觸到癢處。

并且在這些變化裏面還有一個特別的變化，即德國從其經濟政治之崩壞及政治之非獨立未獨立——不僅未獨立、而且還有要遭其他各資本主義國之國家的壓迫之種種傾向在、——之中，竟發展成爲以帝國主義爲基礎而再組織資本主義、及抱着更活潑的精神與獨立性而登世界帝國主義舞台、的那麼一個變化。

這事實在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上也是興味很深的事。故我們現在回顧這最近幾年間的情勢應以之作爲問題，即應以一高度帝國主義國家依世界大戰而崩壞、遭逢着無數障礙之餘而今則又捲土重來、開始其第二次帝國主義的發展、——的那麼一宗事實，作爲問題。

本書就是想把這事實的各種實際情形加以證明的。在其證明之中，不待說和布爾喬亞的見解相反對地，而且和第二國際的見解相反對地，將：在帝國主義時

代資本發達到了高度的國家，不是自失其經濟的政治的重要性以依存于帝國主義列強、依存于這列強一時一時的要求，即必得積極地參加爭奪權力的帝國主義鬥爭、去拚死拚活、除這兩條路外萬無他途、——的點，也可證明出來。要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第三個解決方法是決不存在的。有逃出這Dilemma的活路的話，則只有社會革命。

不過雖然如此，這新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在其質的方面又決不復是大戰前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礎存立的時候，不依存于這基礎而又不是『帝國主義的』的那種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狀態之決不可得有、的道理一樣。這帝國主義，因一九一四年以來起了戰爭及革命等變故，又因世界政局情勢完全起了變化，再想向舊日的發展方向去發展已不可能；而且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階段——帝國主義本身——也同樣大起了變化，就想向從前的方向去發展也已無由可能。

所謂變化，即帝國主義——在生產力和新的膨脹領域上還有大發展可能的新鮮向上的帝國主義，已一轉而變遷到了達于最高發展階段、立脚于絕對獨占之上、從而也就要愈顯出腐朽停滯之色、的那麼一個新帝國主義的境地之謂。——在這變遷後的帝國主義時代當中，資本主義的反動性又愈必示其反逆性，愈必和這還新鮮還年少的帝國主義之進步的一面相對立，而大括取其廣汎的活動地域的事，是更不待說的。

但第三，拉德國的例子看，這資本帝國主義縱就是打盡千般主意——即破壞幾百萬人命及幾十億價值而且破壞一切國家——以謀克服其自己內部的對立與矛盾，——在其作基礎的是資本主義以上，始終還是不會成功的點，又還值得我們重對之加以證明。牠曾大規模地想藉世界大戰以謀透口氣，以謀解決這對立與矛盾，但結果還是徒勞無功。爾來八年，德國還是以一新帝國主義勢力的資格重新

上了新舞台。其結果，正是證實無德國在內尙且日趨于死路的世界帝國主義之對立局面——，此後愈必更要緊迫擴大至于無已的。……我們僅由這新興帝國主義勢力重登舞台一點，不是就已看到了大戰結果所分割完了的世界領土必須更重行分割一次的問題已擺在我們面前麼？

第四，在這日形切迫、無可逃避、的紛爭當中，德國帝國主義之發展如仍和這幾年一樣邁進不息，自然要發揮其極爲積極的作用；但德國普羅列塔里亞在這紛爭當中應取什麼態度呢？在德國資本主義的全內外政策當中又當取什麼態度呢？這也就非加以確定不行。換句話，爲和這日在進行中的德國資本及德國國家性質之變化相適應起見，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爲征服權力起見，其階級鬥爭的戰略之當加以變更又是明明白白。

第五，同時直接地這一個問題又必然地要發生：即對於兩個相反的壁壘——

即帝國主義的壁壘及反帝國主義的壁壘，第二國際又幹了些什麼呢？牠與這二壁壘的關係又如何呢？——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當德國明瞭地變成了一個新帝國主義國家的今日，必得對這問題作些解答當是免不掉的吧。

第六，最重要的反帝國主義要素——蘇維埃聯邦、之和這新復活的德國帝國主義的關係，又必得漸次變化。同時反帝國主義的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之對這蘇維埃聯邦的關係，又必得益加緊密。

結果，于是上舉一切凡與新德國帝國主義相關聯的各種問題、的其中一特殊方面——即德國在將來的世界大戰當中應起一些什麼作用的這特殊方面，又值得我們加以考察了。同時第二國際，就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對這戰爭又將取什麼態度？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及國際普羅列塔里亞特，在其遇着這新戰爭發生時，又在這戰事必與帝國主義的要素——德意志的復興——相關係而決不會除外時，牠

們從最近的世界大戰又曾得過一些什麼教訓？——凡此亦皆非加以把握不可。而歸結則爲歸到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對這戰爭特應取什麼態度才可？及鬥爭形態當如何才得？等具體問題上去。

本書的內容，就是想對這些問題明示其本質與意義的。

自然這兒所研究的問題是部分的問題，故對於帝國主義之純理論的方面不作穿鑿，從而對於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資本蓄積的理論及帝國主義的見解，及對於布哈林（Buharin）在其『帝國主義與資本蓄積』“D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一著內和盧森堡的爭論，以及對於最近士特龍伯（Sternberg）的『帝國主義論』“Der Imperialismus”等，概不想加以批評。士氏該著雖有二三錯誤了的前提，但和前二氏一樣，也是認帝國主義爲產生紛糾與戰爭的，從而也就不是爲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平和主義者輩，理論地導

新帝國主義論

出欺騙勞働階級的結論來的。

第一章 新德國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

(Die ökonomische Basis der neuen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新德國帝國主義之存在，是以一定的經濟條件作前提的。這些經濟前提——即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是依存于德國資本主義現出下列那些本質的形相的時候之上的：即一，以生產及資本的高度集積為基礎的獨占；二，金融資本（獨占化了的銀行資本和康擇倫（Konzern）化了的工業資本之融合）及金融寡頭政治；三，資本輸出（較商品輸出尤為重要的）；四，參加分割世界、的國際獨占資本家同盟；及五，參加資本主義列強分割地球領土。——資本主義的這些特徵，依列甯在其『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的帝國主義』（Lenin, Der Imperialismus

als jüngste Etappe des Kapitalismus?) 內的定義說時，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特殊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的最重要的本質形態。自然就個個帝國主義國家——眼前譬如就德國——說時，這些特徵并不定要都完全具備。精密地觀察時，某一個強、某一個弱、的事是常有的；就個個國家觀察時，某一時強某一時弱、或某一時某一個消滅不見、某一時則變成另一特殊形態而出現、的事也是常有的。

要之德國資本主義把帝國主義所必須的各條件已再爲之充實了的點如能加以確證，則對於列寧所謂「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本質」問題，即對於德國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本質問題，當立能預加解答。在這解答之中，這帝國主義的新經濟基礎，在德國內外政策上曾貫徹到了怎樣的程度的問題，也就必得一併加以檢討才對。以下試按次分析下去。

第一節 獨占化

上舉帝國主義階段內部的質的區異，是由于獨占化的過程在其發展的經過之所生的質與量兩方面的變化而來的。

獨占的形態極多極雜。有時為許多獨立的企業為制定價格起見相互結成價格協定的獨占。但這種獨占是獨占的緩弛形態，其性質常不過是暫時的，一時的。進一步則為規定價格以外且規定產額及其他、的那種嚴密的獨占，如新底卡(Syndicate)；更進一步則為將強大的企業羣總括于最嚴格的中央、部分部分地且將這類企業羣融合于一個企業之內、的獨占，如脫辣斯(Trust)。這脫辣斯是發達最高、的獨占形態，更要發達時則就會——僅從其量的增大方面說時——包括全產業部門的生產之絕對多數。

現在研究德國資本之獨占化時，這區別不可不牢記。判察獨占化的性質時不待說，判斷新德國帝國主義性質時也極重要。

★

★

★

★

戰後德國資本主義國家之崩壞，與獨立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時至于瓦解，其原因其理由決不僅是什麼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層政治構造遭了破壞，金融資本之發展受了阻害，武裝變了解除，一切殖民地受了掠奪，外交政策走不通，及國內因革命起了大震動，——那麼一類的說法。其帝國主義的瓦解原因，實還深深地別有所在，即其國家被押伏在政治的強制之馬甲之下之餘，其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即大戰前與大戰中其發達不息的集積與獨占化所曾引為重要的經濟基礎——復被聯合國奪去了。集積與大規模的獨占，至少重工業方面的集中與獨占，在巴黎和平條約之後概被陷于萎縮。大規模的集積，及士滌涅士 (Stinnes)

基爾多甫(Kirdorf)滌生(Thyssen)克魯伯(Krupp)以及其他的集積，本都是特別建立于盧爾(Ruhr)的炭、及亞爾薩士-羅連(Elsasslothrine)的鐵、二者之結合之上的。而在戰事中因奪得有德法國境上許多鐵礦，這些集積遂更得大擴張其基礎。但戰后國境新設定了，亞爾薩士-羅連二州的德國企業被強奪了，而且沙爾(Saar)地方一部分被割占了，上記各大企業遂或失其所有之半乃至或失其一部分。其結果，不僅這些大康擇倫受了打擊，即金融資本亦失去其獨占基礎之重要的一部分。從而德國帝國主義政策之瓦解，同時也就是德國帝國主義所最引為重要的經濟前提條件之崩壞。

大工業家們于是拚死命地再為其集中築新基礎。一部分在以前夢也沒夢想過的各個大企業相結合相合同的成功上，收了實効。如士滌涅士和基爾多甫二者相合而形成大脫辣斯，一者以其鐵山，他者以其餘賸的炭田，相結合而相互補益，

卽其例。但是雖然如此，像這樣大規模的再組織過程，又決不是在正常的條件之下自力所能達成的。換句話，卽通貨膨脹及大資本所引爲必要的通貨膨脹，就必不可少。但是這樣「內容空疎的」經濟基礎及和這基礎相結聯的盧爾政策，又是不能不失敗的東西。所謂「內容空疎的」經濟基礎，僅舉其二三點時加以通貨膨脹爲基礎的集積，其實并無金融的意義，卽其一；生產的集積依此并不能達到很高很高的階段上去卽其二。從而當時的集積就不過是爲想將其資本放出投資爲目的，的一種投機事業。當時的集積過程更是只在于爲得外國匯款起見的一手段（當時大康擇倫在其端幹這外國匯款生意時較其他任何企業還多多地獲得過利潤）。又只是爲想得外國匯款的信用起見的一手段。故結果，當時這集積過程就不僅不走融合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二者而形成金融資本的路數，而且反使銀行資本失却其固有的地位。其所形成的康擇倫，從而在各個產業部門內也就并沒什麼大了不得的

獨占性，只是表現其為在經濟上金融上皆想努力形成為一獨立而完全的整一體系而止。故結果，想參加國際的獨占也就不夠資格。其資本雖向外流出，然不是本來的意味的資本輸出，乃是資本逃出，即資本為逃出內地起見乃對外投資，即不是資本之膨脹乃是資本之移住。故其後經濟界情形一變，重新獲得安定的時會一來，那些曾靠通貨膨脹以圖再組織的東西，差不多都完全遭了瓦解。得免于崩壞的康擇倫幾象若晨星。又這新安定既獲得之後，即承認道威斯計劃(Dawson-Plan)之直前與直後，極明瞭的平和主義的傾向立即發生也是極自然的事。當時許多弱小的資本家及破產了的資本家，雖對於勞働者亦希願平和。至于道威斯計劃承認之後，新的再組織過程開始時作其前提的階段，在眼前雖然已經突破——然其本身則還明在發展途中。——眼前的集積與其獨占性，確還不過是今後德國生產之向巨大的獨占化之開端。

眼前這獨占化過程，比之戰前高得利害。戰前主要的是新底卡及康擇倫那麼一類緩弛的結合，眼前則明學了美國的樣式直向着脫辣斯發展。固然卡爾特（Kartell）與新底卡等也還在急速地發展中，但究不外是作脫辣斯發展的前提階段的。至于眼前獨占化所以具這麼兩重性質，則自其內容上說，是想從將一個生產部門結合得很緩弛的各種企業裏面，再造出對抗消費者及外國競爭者的獨占、出來的。但同時很明白又是實實在在的脫辣斯的發展，而且是想于僅以消費者為對象的獨占之中，造出一絕對的獨占來，以支配各個生產部門、從而對新底卡亦加以支配、的。要之眼前的集積運動較戰前集積運動的差異點，即在于戰前這兩重性質僅具萌芽，眼前則表現得既尖且銳。

比方在一九〇五年，德國在炭工業裏有過十九個不同的卡爾特和新底卡，製鉄業裏有六十二個，化學工業裏有四十三個。到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止，鑛山業方

而的獨占化過程雖然發展到了「萊因—威士特發里亞炭業新底卡」(Rheinisch-westfälisch Kohlsyndikat)之形成，然這新底卡的組織非常緩弛屢瀕于危。就是克魯伯、基爾多甫、士滌涅士、滌生、哈尼爾(Haniel)、士吞姆(Stumm)、克勒克納(Klöckner)、曼涅士曼(Mannesmann)、菲尼格士(Phönix)企業團、及萊因鋼鐵(Rhein Stahl)、等大名鼎鼎的生產獨占者，其中除了克魯伯以外，亦皆比戰後的集積墮乎其後。現在我們每提這些名字，念頭上即浮起一巨大的規模組織，其實牠們之得形成發達到這巨大組織都是大戰中及大戰后的事。譬如滌生的康擇倫，就是在戰中戰後合併五大事業團體而後確立現在這麼強大的規模的。「士吞姆康擇倫」也是于這時候合併二十一個事業團體而成的。而比戰前這樣巨大的地形成了的牠們，在眼前又都不過是形成了強大的「鋼鐵脫辣斯」內獨立性很少的個個部分而止。即概被這大脫辣斯吞併合同去了。——故由此觀之，以一九一四

年爲界，前後的集積運動的性質實在差異非常。

至于近來特具明確的獨占性之最重要的集積，則概如次（規模小的及獨占性不充分的的不計）。第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道威斯計劃採用後）所建立的「生鋼聯合」(Die Rohstahl-Gemeinschaft)。這「聯合」包括全德鋼鐵生產總額千四百萬噸當中、生產千三百四十三萬二千噸的一九二六個工場，從而即獨占了全德鋼鐵生產額之九五%以上。這「聯合」裏面組織了三一個企業，大的康擇倫概包含在內，個別的企业只一點點。這大康擇倫的生產額，占「聯合」內的總生產額之九五%。「聯合」的任務則爲按時按時確定生產額，及協定價額與銷路。又這「聯合」和鐵生產方面的「銑鐵聯合」，(Roheisenverband) 相當。「聯合」則又使「鑄鐵聯合」、「厚鐵力聯合」、「鐵管聯合」、「鋼製品聯合」及「鐵鍊聯合」等許多聯合隸屬於自己。這個實際地說時即製鐵業和製鋼業的全生產，概于緊密的結合之下被

獨占地制約下來了——的意味。

這種特具聯合性——較脫辣斯性尤為多具——的集積，此外還有強大的「鋼鐵脫辣斯」(Stahltrust)及「染料工業利益協定合股公司」(Trust der I. G. Farbenindustrie A. G.)二者。(後者的事回頭還要說及)。重工業方面則「中部德國鋼鐵脫辣斯」及「上部習勒西亞(Oberschlesia)鋼鐵脫辣斯」二者，因其對於工業發達到了高度的這二地方此後必將往往成爲集積中心地的原故，也非不重要。并且這二脫辣斯和鋼鐵脫辣斯連接得非常緊密，且從屬之。

重工業的這獨占化的傾向，結果又直接地產出了硬鐵工業(Edelstahlindustrie)方面的集積運動。一系列的硬鐵企業，眼前正在結合聯合中，同時頂重要的克魯伯企業又還獨樹一幟，留在這集積之外(克魯伯歷來沒有加入過任何脫辣斯)。至于這運動之所以很占重要，則是因爲這工業方與加熱技術相結，前途大

有發展可能的原故。

近來聽說克魯伯與克勒克納二者，因欲抵抗「鋼鐵脫辣斯」亦有互相緊密結合之意。如成功的話，二者共同集積的股份資本至少也會有四億馬克。

同時銅工業界也順應世界銅工業獨占化的傾勢而開始其集積了。曼士佛爾特 (Mansfelder) 的冶金工場和希爾習 (Hirsch) 的製銅股份公司合而結成了一脫辣斯。尚就德國本國的生產說時，必將相當有力地支配本國的銅市場。

然意義最爲重大的還是航業方面的結合。漢堡美國汽船公司 (Hamburg-Amerika Linie) 把柯士莫士公司 (Kosmos-gesellschaft) 及倭士特拉爾汽船公司 (Austral-Linie) 合併了。資本金一億二千五百萬馬克的航業集積于是成功。其船庫約包容百五十萬噸，而且多是燒油的新式船。并且因這合併，和第二個航業大王北德羅伊特公司 (Norddeutsche Lloyd) 再相合併的事必也準備好了無

疑。蓋二者眼前雖猛烈地相競爭，然該競爭的目的我們很可以看作要不過爲的將來合併時好多得些分配起見而然的。——要之絕對地支配德國海上航綫的獨占，已經發生了；其集積且比戰前高出了幾十百倍。在世界造船工業非常苦于生產過剩的今日，這獨占更在國際的意義上重大非常自不待說。同時漢堡美國汽船公司除這樣大幹其集積之外，將會前抵押在美國的大量股券又收買回來了，結果對於美國「哈里曼財團」(Harriman-Gruppe)的隸屬關係也減輕了很多。

和航業這個脫辣斯化相併行，造船業的結合又在開始。這方面的集積，自然是以上引二航業脫辣斯爲基礎的。雖然才開始，不久必也如航業方面一樣要生出那樣明確的區別來。

加里工業方面本來早就就是新底卡的組織，已經強烈地獨占化了；但是從來勒希伯(Recherberg)與羅士特伯(Rostberg)二互相競爭的強大加里企業團合併以

來，現在也形成了絕對的獨占。

獨占化的狂風，并且波及于加工產業之上。「德馬」(Dorma)于是作成了，即將工場機械製作及起重機製作兩方面的獨占結合而成的「機械製作脫辣斯」出世了。這脫辣斯并且和鋼鐵脫辣斯密切相連絡。同時素來四分五裂無由談到集積的鐵板壓伸工業(Blechwalzindustrie)方面，近來也很活躍地向集積發展。厚紙業方面依這新成的集積也必要同樣引起廣泛的獨占無疑。把德國重要的里諾留姆(Linoleum)企業全部包括下來的「里諾留姆脫辣斯」，也成了功。

在機關車製作工業及客貨車製作工業等方面，也發生了集積。雖然還沒有至于獨占，然已是這方面的獨占出發點自不待說。一般所謂獨占化最困難的纖維工業，最近集積運動也猛烈地發生了。據「佛藍克佛特新聞」(Frankfurter Zeitung)所記載，前數年還有三百個以上的許許多多的結合，依集積的結果眼前

已減少到了三十個至四十個左右。此外鎖鑰製造工業及時計工業管罐工業等亦強烈地向這獨占路上跑。大製粉業與煉瓦業寫真機業等亦概如是。

以上概是新發生的集積，自然還有舊的集積不可忘記。比方三大「電氣脫辣斯」即其例。一即普通電氣公司(A.E.G.)，二即西門士「哈士克企業團」(Die Siemens-Halske-Werke)，三即西門士「休克特企業團」(Die Siemens-Schuckert-Werke)。這三者在二三產業部門內早已結了絕對獨占的協定。將三者的全生產額統一于一脫辣斯之內的努力，也已收了相當效果。所以這方面——電氣工業方面，也必立會要形成絕對的獨占無疑。此外則如「褐炭新底卡」，「萊因」威士特發里亞石炭新底卡」，「生銅聯合」，「鑄鐵聯合」，及以價格協定生產額分配為目的、從而即以對消費者結成獨占為目的、包括許多生產部門、的各種結合等，之皆強固地結成過新底卡的事，更誰也還能記得。

最後大交易方面的這種集積運動也正在進行中。銀行業方面雖不見得怎樣表現得利害，然那是因為各大銀行間早就彼此結了緊密的業務協定，并且更進一步的結合雖已發生，一時還不見的十分必要的原故。不過雖然如此，大銀行併合小銀行的事，則還是不斷地發生的明白現象。尤其大銀行在事實上——雖不是在組織上——的獨占，是老早老早以前就成立了的。

獨占化過程的展開情形

在這生產界一般地向獨占發展之中，有正向絕對的獨占進行的一集積及已經形成了一集積——二者特露頭角。即「聯合鋼鐵業股份公司」與「染料脫辣斯」。

聯合鋼鐵業股份公司 (Vereinigte Stahlwerke A.G.)

這鋼鐵脫辣斯，是由下列各種卡爾特所組成的，這些卡爾特又很久以前就很強有力。

固有資本(單位百萬)

Gelsenkirchener 鐵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八·一
Deutsch - Luxemburg	九七·五
Bochumer 聯合.....	五六·〇
冶金業合股公司.....	四·四
Thyssen 財團.....	—
Phönix.....	三〇〇·〇
Van der Zypen.....	二二·〇
Rhein 鋼鐵.....	一六〇·〇
合計	七七八·二

但鋼鐵脫辣斯除領有這各個康擇倫所固有的上列資本以外，其自身還具有八

億馬克的股本資金。牠的債務總額——即股本資金，受益證券（預防公司有解散的時候，為保障公司財產起見預留下一定的證券。這證券名為「受益證券」(Genusscheine)——譯者。）借入金，社債等——為十三億五千百萬馬克。這正是說明牠每年可得的利子總額至少也有一億二千萬馬克的。

至于這巨大的脫辣斯的生產基礎則如次。（註）

會社所有的土地.....	一一一·六五九·三四四平方米
炭田面積.....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平方米
貯藏炭額.....	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炭坑.....	四八個
鑿坑（屬於上引炭坑的——譯者）.....	一五三個
鑿炭採取額.....	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所有鑛山.....	四五·〇〇〇黑克塔
鑛石埋藏額.....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精鍊所(共包含六十八個熔鐵爐).....	一四個
這些精鍊所年年的生產額.....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製鋼業年年的生產能力.....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展鐵工場年年的生產能力.....	八·五〇〇·〇〇〇噸
備有鐵道.....	一·二四四杼
備用港.....	八個
碼頭及起重機.....	五四個
勞働者及使用人夫(九一六、九月).....	一八八·〇六八人

(註)從 *Ufermann De Beutsche Stahlrust, Berlin, 1927, S.73—74* 採錄。

這脫辣斯對各種重工業新底卡的參加狀態，則概略如次。——

聯合鋼鐵股份公司所占得的股數(%)

萊因——威士特登里亞石灰新底卡.....二一・八八〇

銑鉄聯合.....四三・一四一

生鋼聯合.....四一・〇八二

A種生產物聯合(鐵工業製品分兩種：重爲A種・輕者爲B種——譯者)

(1) 中製品.....五〇・七一一

(2) 鐵道工事用製品.....四七・四一六

(3) 成形的鐵.....二一・七一一

(4) A種生產物總量.....四〇・九五六

銑鉄聯合.....三四・三七二

帶金聯合	四八·四四四
厚紙力聯合	四四·五三一
鐵線聯合	二九·八七七
鐵線聯合	二三·五六九
導管聯合	五〇·一九八

但這是牠鋼鐵脫辣斯自己所公表的如此，從而也就是與實際不符的東西。牠對石炭新底卡所占得的股數，現就誰也曉得至少比上列數目還要多一〇%。況一九二七年初頭，具有各種工場的「洽羅吞 (Charioten) 冶金企業」及「習吞姆康擇倫」二者又已和牠合併，故其所持的股票票數比這兒所列的還要多很多很多無疑。又其他別的企业之被引入也還老沒停止過，故牠眼前在無數聯合之中已占有

絕對多數又必無疑。

此外牠在外國還占有許多財產，比方在波蘭則占有具有多數附屬工場的「畢斯麥冶金企業」，在澳地則統制亞爾披涅、滿探（Alpine Montan），在瑞典（西班牙巴西則占有鑛山，在荷蘭則占有製鋼工廠。

但是這鋼鉄脫辣斯的勢力範圍還不僅此。牠在生鋼聯合執行排除鉄與鋼鉄的自由貿易的時候，曾堅決地參與過。後來這貿易遂大部分變成了生鋼聯合的貿易，舊的作鉄鋼貿易的人遂和生鋼聯合——從而即和牠——結了最密接的從屬關係。同時加工產業也非常地依存于牠。一九二六年加工產業與重工業間所結的契約中就已極明白地表明了這依存關係。加工產業從此以後對於重工業的保護關稅政策及價格政策等不再鬥爭，重工業則對加工產業保證其價格上的特別待遇，且保證自己和鉄加工企業合併時決不使加工產業受壓迫。結果于是牠——鋼鉄脫

辣斯——此後遂不再和鉄加工企業講合併。然而這不講合併究竟是形式上的話，事實上則加工產業的大部分依其對牠所作的供給上的協定，早已完全地依存于牠了。

從國際的標準上看時，牠鋼鉄脫辣斯的重要性不待說大得非常。而其勢力又是一種隱然的勢力，因為牠自己不出面，在國際鋼鉄卡爾特裏面由「生鋼聯合」的援助，充分地可以保持其利益，達到其目的。（本章第四節參照）

故德國這鋼鉄脫辣斯，正是一字不假真真實實的獨占脫辣斯。牠在已經獨占地結合好了的德國重工業內部，使之發揮絕對的獨占。同時在生產的見地上說，牠雖不及美國鋼鉄脫辣斯那麼重要（因為牠的成立還不滿兩年），然其支配德國重工業的點則比美國鋼鉄脫辣斯之支配美國重工業還遙為獨占，遠為力強。

（註）

(註)美國鋼鐵脫辣斯和德國鋼鐵脫辣斯的比較，據一九二六年「佛蘭克佛爾新聞」第五七八號所載，能得表如次。但要注意的其後後者方面又擴張了許多。

美國鋼鐵脫辣斯

德國鋼鐵脫辣斯

鋼鐵生產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噸	九・〇〇〇・〇〇〇噸
銑鉄生產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七・七〇〇・〇〇〇噸
石炭採掘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噸	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勞働者數	二四六・七五三人	一七六・〇〇〇人
勞働者住宅	二八・四五一	五二・〇〇〇
熔鉄爐	一二三	六三
機關車	一・四八三	四一一
車輛	六二、一四四	一〇、〇〇〇

其次，在新的德國獨占化努力之中眼前已到了和這鋼鐵脫辣斯具有同一強度的代表資格的，則爲

染料工業利益協定合股公司 (I.G.Farbenindustrie A.G.)

但這合股公司之構成，較之鋼鐵脫辣斯複雜得多。其初是由戰前七大商會的利益協定及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利益協定出發的，眼前則不僅包括了狹義的染料工業而且包括了化學工業全部。這也是一個嶄新的脫辣斯，其生產部門約爲一切種類的染料，藥劑，乾版及照相材料全部，電解金屬及電解化合物，窒素，肥料，漆類，爆發物，化學瓦斯，石炭融解，人造石油，揮發油及酒精等。最後則爲人造絹絲。

這脫辣斯全體的組織，是按以上各種企業羣而分組的。這些企業羣又雖于地

點的排置上亦緊密地加過充分的考慮。原料地盤更廣汎地占得很多。炭坑，製銻業及鋼鐵業，褐炭坑，發電所，石炭及碳酸石灰之生產等，概屬之。列雷著其『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的帝國主義』時，就曾說明過染料工業，對當時三大染料公司——各不過四千萬乃至五千萬馬克的資本，相互結合的程度又很緩弛，——的集積，就曾認為是異常重要的獨占集積。誠可謂隻眼巨識，意味深長的事。然那三大公司，比之今日身擁十億股本資金以上的這染料脫辣斯，是何等的小巫見大巫喇！

這脫辣斯內的分業，決不僅如上所列記而止。邇來日新月異地還是不斷地合併新的，產生新的。譬如眼前，其生產範圍又擴張到了絹襪，毒瓦斯，及炸藥(Dynamit)等上面去了。

但是我們僅把牠的生產部門列舉下來，還是不能明瞭地想到牠是怎樣重要，

及其規模是怎樣廣大。牠和鋼鐵脫辣斯及其他生產部門是不同的，鋼鐵脫辣斯及其他生產部門在技術上固然也還有大大地變革的可能性，但牠所生產的材料則不僅對技術施以變革，而且對技術施以革命，對政治方面亦特具意義。比方人造窒素，在這點說時就特別值得注意；即其結果，德國遂完全得以脫離智利硝石的羈絆。而且爆發物工業亦由此完全得到了一新基礎。又脫辣斯在另一方面還能生產人造肥料。其結果子是像加里，最近遂不復被用作原料；而加里鹽、磷酸鹽、及人造窒素、三者的混合物，則成了肥料工業上的主要原料。故情形如此，這大脫辣斯之必侵入國際加里脫辣斯之中，尤其必侵入德國加里工業之內，已是至明至白。而人造窒素之生產且包含其將來加工企業之發展前途在內又自不待說。

又牠的最新生產分野，如上所述還有一大戰以來特別發達的人造絹絲工業。這工業在其生產上是必要人造窒素的，而人造窒素則由牠獨占生產，故這工業

受牠的援助不少，而牠亦遂于這工業的幾個最重要的康擇倫上占着牢固不拔的勢力。同時這人造絹絲的生產費較之真絹絲要少五〇%，故其前途有非常大的膨脹性又很瞭然。在德國，人絹工業的生產額一九一三年爲三十五億基羅瓦，一九二〇年爲百二十億基羅瓦，一九二七年爲百六十億基羅瓦，——差不多增加了五〇〇%。不待說戰後德國人絹工業在世界所占的地位低落了許多。如一九一三年是第一位，一九二四年止變成了第四位；但是要圖恢復是很有好辦法的。許多重要的新的設備，現正在建設中。全部的生產亦集積在「聯合人絹工業合股公司」、**「奔伯(Bembers)利益協定合股公司」**、**「染料工業利益協定」**、及**「克倫-羅特至勒」(Kohn-Rotweiler)**、**「四脫辣斯內」**。這些脫辣斯又相互連絡得緊密。尤其前兩個的緊密達于極度，德國人造絹絲生產額之八〇%由牠們兩個生產。

還有則是牠——染料脫辣斯——用工場生產的規模，能完全地實際地由石炭

製出石油揮發油及酒精等出來一事；這是更爲重要的。這劃時代的發明之獨占權，現歸牠所有。這發明是從來聞所未聞的；故英美的石油脫辣斯，結果都趕快和牠來接近。牠們曾沒遇過競爭者，現——雖然不是立刻——可感到非常的脅威了。而天然石油產額最少的可憐的德國，現由這發明及利用其豐富的褐炭炭田，將來或可一轉而成爲石油輸出國亦未可知。——故僅在這一生產部門方面說，德國必再得成爲世界政局的焦點無疑。

由上所述各事實，這染料脫辣斯已把德國染料工業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的權力組織；其重要且至少亦和鋼鐵脫辣斯相匹敵；將來的戰爭上其生產必和鐵板大炮之生產一樣極占重大的意義；——等點已是很明瞭的事。

而德國這二大脫辣斯之間，又成立了很密接的連絡。鋼鐵脫辣斯曾試過從骸炭製造的殘滓內製出石油揮發油等；結果非常之好；染料脫辣斯方面于是對之也

很感直接的興味。次則染料脫辣斯又參加了萊因的鋼鐵業，于是二者的聯絡遂成功。因爲萊因的鋼鐵業是鋼鐵脫辣斯的一構成分子。而其炭田的一部分又屬於染料脫辣斯。故萊因鋼鐵和染料脫辣斯，及鋼鐵脫辣斯和染料工業利益協定合股公司兩方面，此後更進一步的接近是非常可能的事。

并且這二大脫辣斯，一般地和其他一切巨大企業有多少密切關係在。比方染料脫辣斯之和加里脫辣斯，鋼鐵脫辣斯之和西門士事業團，和一般電氣公司，和克魯伯，和克勒克納，和曼涅士曼，之類。又鋼鐵脫辣斯還依鍋爾甫（Wolff）和「北德」羅伊特」結了間接關係。

又和上述人造石油那極重要的發明相關聯，還有一個內容嚴守祕密的發明在。即關於天然石油——特別是重油——之精製上的新方法。這發明的意義——如下立要說明——是非常重大的，貯藏着的全部的石油，比前能夠有效地利用起

來了。

又染料脫辣斯除上述各方面——占着領導的地位且差不多獨占的立場——的各方面之外，在毒瓦斯生產方面還占非常重要的意義。縱使別的國家也能一樣製出同等高級的毒瓦斯，在科學的技術的點上這脫辣斯還是能夠主張其握有指導權。同時在這理由之下，牠在軍事關係及帝國主義的關係上又特具非常重大的意義是很明瞭的。

這脫辣斯所占的國際關係，都是和牠這絕大的重要性——無論量的見地上乃至質的見地上——密切地相關聯的。固然牠的這國際關係眼前還沒有像鋼鉄卡爾特那樣組成了一個國際脫辣斯，但不遠的將來必也會和別國化學工業結成這樣一種組織上的密切關係無疑。至少其眼前所已成立的這種關係的一部分，即可認作是將來結這種密切的組織關係的前提。

牠和世界有名的諾貝爾(Nobel)爆藥脫辣斯已結有直接的關係，因而依以和英美的爆藥脫辣斯已生了連絡。又對荷蘭的人絹生產組織及英國在德國生產的人絹脫辣斯二者參與了，故和這人絹工業方面又成立了國際的連絡。歐戰時和瑞士的化學工業又結了很緊密關係，最近和英國的也結了。在牠和英國結成這種關係時，牠的優越處與重要性更明確地表現出來了。即牠強制素沒統一的英國各個化學卡爾特，統括于一脫辣斯之下，牠以爲不如此則龐雜混沌的英國染料工業必不能使英人對牠所協定的銷路與特許二者得到充分的保障。英人于是接受了，立組成了一化學脫辣斯，具有六億馬克的資金以作活動。但牠同時藉這英國化學工業爲媒介復和美國的石油脫辣斯即美國的美孚石油脫辣斯結成了密切的關係，以謀牠的人造石油之發展；結果使英人大爲憤慨。蓋牠和美孚石油所結——詳細情形雖外邊還不明白——的這密切的協定，其範圍極廣，比方美孚脫辣斯能利用各個

特許權的協定，牠在美國素山美孚脫辣斯販賣部所獨占的人造石油之得販賣的協定，染料工業利益協定合股公司和美孚脫辣斯間所結成的許多金融上的協定，以及牠的新精製法——上面所述的——能得特許權的協定，——等等都是。由這些協定，牠于是對現在英美間久成懸案的石油紛爭遂活躍地參加進去了，而且站在美國人方面幫着壓迫英國了。這是世界政局上極有興味而又極為重要的事，牠的這種態度，在英國資本和蘇俄的糾紛爭鬥上，乃至正在動搖中的美國資本的態度上，都是特具意義的。

★

★

★

★

國家統計表所發表的、「德國一九二五年下期至一九二六年秋是集積運動」事項別調查表內，對於全國工業的卡爾特化——新底卡，卡爾特，脫辣斯等未加區別地——作過極有興味的深刻的說明。其中說化學工業公司共有六百二十個，

資本額共十八億五千三百萬馬克，而染料工業一方面就占了十一億四千七百萬馬克。又這化學工業裏面，共有十五億三千三百萬馬克資本的百十八個會社已統一在一康擇倫內。這十五億三千三百萬馬克當中，加里鑛業比之其他工業部門又占去九八·三%，取得了領導權。次則和鑛業有關係的企業，九七·三%集積了，染料工業的九六·三%集積了，褐炭採掘業的九四·五%，石炭採掘業的九〇·一%也概集積了。此外則大製鉄業資本的八%，電氣技術工業資本的八六·九%，自來水、瓦斯、電燈的生產及分配的資本的八一·五%，銀行資本的七三·八%，遠洋航業與近海航業資本的八〇·九%，概卡爾特化了。——這樣的統計自然還不充分，然由此也就可以窺及德國集積現象之如何到了駭人的地步。

第二節 金融資本

列甯提出的第二個前提是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融合而成爲金融資本一事。這融合在德國產業資本銀行資本間的關係看，是非常容易看得明白的。

(1) 大脫辣斯都和一個或數個大銀行有來往，其技術上金融上的事情，都由這來往帳上結算。

(2) 脫辣斯現在借入的金錢，概是由一銀行或全銀行投資團供給得來的。銀行于是在脫辣斯裏面占有決定的勢力，道威斯計劃施行以後尤其如此，因爲由此以後唯銀行能作借外債的媒介者。眼前借款的範圍非常之廣，雖然信用的基礎都已很良好，德國固有的資力在信用市場也已很充實，然還是不經過銀行的手無由借到。所以銀行正是一般大的獨占團體發生的決定要素。

(3) 相互結合的各企業的證券資本之轉化成爲新脫辣斯資本時，無論其公稱增資是實與否，該要增加的資本的範圍也總是非靠銀行不可。

(4) 脫辣斯在一正在準備結合的新企業上面、或在已經準備好了的新企業上面、之所以能夠占有那麼重要的勢力，完全是由于一銀行或銀行投資團之發起乃至媒介所致。脫辣斯和各企業間直接地幹這種結合的事是很少很少的。

(5) 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之結合——在一切國外事業發展時更特能緊密，無論是新對國外有特殊的信用輸出的時候，或在外國新建設什麼企業的時候皆如是。這時候大概都是銀行和企業家結成一塊，用新開一商店的方式開始。

上記第一項的結合是極明瞭的事實，不必舉例說明。第二項以下則極簡明地例證時可如次。

大鋼鐵脫辣斯的二億五千萬馬克的借款，是國內及國外一銀行投資團所借與的。這投資團是貼現公司的支配之下的四個銀行所組成的。上部習勒西亞鑛山脫辣斯開始組織時也演過這樣一回把戲。即由貼現公司之指導，鋼鐵脫辣斯、中

部德國鋼鐵脫辣斯、及上部習勒西亞鑛山脫辣斯、三者遂得保持緊密的結合。同時「德意志銀行」與染料脫辣斯之間，亦成了這麼一種結合。蓋德意志銀行早就站在全德國石油問題的背後作與援與指導，故染料脫辣斯與之相提攜既可以侵入全德石油工業而且可以侵入國際石油工業。

又，在獨占發展的時候銀行特占主導的地位的話，我們只要看士滌涅士的脫辣斯崩壞、其大部分轉而組織個個脫辣斯時、銀行所發生的作用、就明白。同樣看「林克＝甫曼事荷業」(Linke Hoffmann-Werke)破產後加以整理時，及「特別車輛脫辣斯」建設時，又明白。眼前加里工業之開手統一，也是銀行作媒介，結果于是形成了統一的加里脫辣斯。

最後第五項所謂侵入外國經濟領域時的緊密結合，則由下列可以代表。即德意志銀行和西門士事業團相提攜，在土耳其建設了「電氣＝無線電企業」。在

俄國的恰突里 (Christul) 得到滿俺的特許權時，也是貼現公司和哈里曼 (Harriman) 行動一致所致。又德意志銀行和許多製鋼商會相結托在土耳其興辦了許多企業。且和荷茨曼 (Firma Philipp Holzmann) 商會共同參加了土耳其的鐵道建設。

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間的這種緊密的結合，在德國通貨膨脹踴台之後才再得大規模地發展。通貨膨脹時代獨占的基礎是薄弱的，其帝國主義的意義是微小的，精言之即這時代是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甚微的時代，是產業資本握着指導權的時代。而眼前單以銀行資本的指導權為問題也是錯誤，以二者的融合為問題中心就而舉出代表的實例來才為重要。同時這融合在大銀行企業家及產業企業家二者的社長名冊上看也極容易證實，即大工業主和銀行主概並聯連衡地在一切大獨占組織當中坐第一把交椅了。(註)

(註) 大銀行在一九二六年占最重要的商業公司的經理地位的爲一三二四名。其中三八八名又是以經理而兼經理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的議長乃至副議長的。列寧在其帝國主義的著述內說德國大銀行在工業界占有二百五十一個經理。看來現在比當時大有增加了。我這兒所舉的數字是從『國際』"Die Internationale"雜誌·一九二七年·第六號·Günther Reimann所著『德國大銀行的新霸制』一文中引出來的。Reimann則是從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社長及經理的紳士芳名錄內採集下來的。

第三節 金融寡頭政治

帝國主義能保其存在的第三個前提，依列寧說時是金融寡頭政治的存在。所謂金融寡頭政治 (Finanzoligarchie)，是金融資本之代表者和政治的機能之代表者、二者之人格的統一之謂。德國金融資本之侵入德國共和國政治圈內，是帝政

崩壞後老士滌涅士 (alt Siemens) 對共和政府及其內外政策上日益增大其勢力時開始的，漢堡美國汽船會社的總經理枯諾 (Cuno) 一作宰相于是更盛，眼前則由出身于銀行界現任國立銀行行長的夏哈特 (Schaharff)，克魯伯的經理及久為駐美大使現已物故的威東菲爾 (Wiedenfelf)，全德國鐵道上極有勢力的方、西門士 (Von Siemens)，工業方面非常有利害關係的外交部長士特勒塞曼 (Stresemann)，及國會議員「工業」專門家四十五名，——等代表之。同時這寡頭政治之支配，還表現在下列那些事實之中。

一九二六年下野的宰相路德 (Luther) ——其政治生活雖還不至就此終局——，在其下野後即被選任為克魯伯的經理。這種事實雖外觀上為表示政治與交易為非一物，然實際上愈是證實政治與交易混交到了極度。同時布爾喬亞階級的部長及其和實業界的關係，看下引的事例更明。即經濟部長枯爾丟士 (Curtius)。

是六個工業企業的經理，就中尤其是德國加里新底卡的經理。財政部長克勒爾 (Köhler) 是五個企業——即同一重要的加里工業及南德銀行，砂糖業，釀造業，鹽礦公司的經理。國權黨出身的司法部長黑格特 (Heger) 是貸出金融公司及工業金融公司的經理。糧食部長是農產物加工大合股公司的經理。名譽最坏的內務部長柯埃德爾 (Kodell) 是羅根 (Rosen) ——地租銀行合股公司的經理。——故由此觀之，正是德國金融資本藉其利益的代表者占住了政府首腦的全部，這些代表者則直接由該金融資本得到酬報。

國會議員四九三名之中除上舉「工業」黨門家一羣之外還有七七名——即一五%——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理。這七七名所占得的經理職位，合為三〇七個。國權黨 (Deutschnationale Partei) 一一〇議員當中作董事的有一五名，董事職位合計為四四。人民黨 (Deutsche Volkspartei) 五一名當中作董事的有一七名，董

事職位合計爲七五。中央黨(Zentrumspartei)六九名當中有二三名董事，合占七三個董事地位。民主黨(Demokraten)共三二名，有董事一四名，董事職位合爲九〇。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一一三名，有九名作董事，占董事地位共一三。但社會民主黨謂這些董事裏面的一〇個是公共事業及混合經濟事業的董事，(『混合經濟』事業云者是個人資本和國家資本合同經營的企業之謂)，其餘三個則是勞働者企業的董事云。

——這些事例正是商賈與政治之混合，更明切地說時正是金融寡頭政治之支配，即所謂德國『民主主義』的真性質，——其內容其怪態可謂鬚眉畢露了。全國民一%尙不滿的國民一團，差不多一〇〇%地將政府支配着，非常廣闊的範圍內將國會支配着。

還有，這金融寡頭政治的意義在德國和日本的通商條約談判史上又表現過。

那時候染料脫辣斯的代表不待久延的談判之解決，獨自和日本政府結了染料輸入的條約。和法國談判通商條約時則更爲明顯，即工業家方面的常任代表爲遂其使法國對德國輸出鐵及德國對法國輸出生產物的欲望起見，和德政府的代表一塊兒拚命地活動。在最近國際鉄卡爾特完成之後，這金融寡頭政治在德國國家上面所極明瞭地發揮的直接的勢力更表出于外交政策之上。所謂「脫亞里政策」(Thoiry Policy)標語之下所形成的政策，正是德法兩國金融資本家國的勢力所形成的，同時不待說也是因爲當時法國經濟力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比較地微弱不振所致。

第四節 國際獨占團體之發展

德國所參與的國際獨占團體，眼前爲數當到了六十乃至七十。但我們這兒只想將其特具意義及其成立時德國作過指導的工作的那種團體說一說。

本來德法兩國的加里工業所形成的國際加里卡爾特，是由德國的加里工業作指導而成立的，最前在世界市場上正占着獨占的地步。美國和這有利害關係的，死不想這獨占形成，曾千方與之相爭鬥，然率歸失敗。而由化學材料裏可以製出人造肥料來的最近的發明，又把化學脫辣斯也間接地引入于這獨占之內了。這獨占之爲重要，同時還在其使德法二國「接近」上築了很廣汎的地盤、的點上表現出來。

其次同樣在德國特別影響之下又成立了國際鉄線聯合，國際軌條卡爾特，國際導管卡爾特等。而在戰前就曾存在過的美國電氣工業與德國一般電氣公司間所組成的形同卡爾特的結合，則又早就復活而且較前還更發展了。在不遠的將來，染料脫辣斯亦必同樣在其指導之下成立國際染料獨占團體是無疑的事。其與法英兩國的化學工業也已正在交涉進行中。至于德國在不少的程度上參加了國際人絹

工業及與之結了緊密的關係，以及和美國美孚洋油公司——這公司雖然還沒有具備脫辣斯的性質——間結了從世界政局上看來是非常重要的結合的話，則上頭已經說過了，不再述。

國際鋼鐵卡爾特是最重要的強固的國際獨占，其國際的卡爾特也還是要更強有力地完成下去的；故所以呼之為大陸鋼鐵卡爾特或更為切當。但是這卡爾特又是成立于德國鋼鐵業的發縱指示之下的，現猶存在於其卓拔的勢力支配之中。

在其創立當時，包括了歐羅巴鋼鐵生產總額之六〇乃至六五%。現在東歐二三小鋼鐵生產者又參加了的結果，當已包括到了全歐的七〇%。此後必還有加入進來的無疑。「平年」可生產千萬噸的英國鋼鐵業，現對這卡爾特還取拒絕的態度。瑞典鋼鐵業以其生產的鋼鐵是特種鋼鐵之故，對於加入不感興趣。但在量的方面，這鋼鐵業也向來不甚重要。

至于這卡爾特由德國指導而組成的契約內容，則簡言之爲生產額每季決定一次（在一九二六年曾預想過能生產二千七百萬噸）。德國以四三·一%，法國以三一·一九%，沙爾地方(Saarländ)五·二五%，盧森堡八·一二%，比利時一二·二六%，的比例參加之。新有生產者來加盟時，自然每次每次必各爲增高自己的比例而要引起鬥爭無疑。但各加盟者已相約在其國土內不互相競爭。德與法·及沙爾地方與德·之間的輸入關係，亦已由契約規制之；同時因生產比例額確定了的原故，價格也規定了不許亂行低減。此外又規定了每生產一噸鋼鉄即須繳納一元美金于卡爾特的金庫，生產于自己的定額以上時則每噸須繳納四元美金，即須繳納世界市場價格之二〇%。

個個國際地結合的卡爾特，其動機都是出發于現存市場的需要不能和生產力的急速增大相適合，從而價格就有暴落之危，而來的；這國際鋼鉄卡爾特的契約

也是出發于此。故維持高率的價格及制限膨大的生產額，是這卡爾特的任務。但是無論如何，同盟中的強者，即技術上特別發達到了高度的強者，還是有超越自己的定額而生產及超越規制而競爭的可能。故結果，——即鋼鐵卡爾特所生的結果，乃至其他一切國際卡爾特所生的結果，遂概爲：競爭不僅不能除去而且更高度化，價格不僅無低落之日而且日有加無已，市場不僅不能擴大而且日趨于狹隘，等等。

這競爭之質的增大及質的變化，我們只要看世界大戰前及大戰中，圍繞土耳其及高加索的兩大羣石油關係者——一羣集于德意志銀行的周圍，一羣集于英國石油脫辣斯的周圍——的競爭歷史，就能明瞭。德英間對於巴格塔德 (Bagdad) 及莫斯爾 (Mosul) 二地的鬥爭，德軍之侵入高加索及占領燕甫里士 (Yeniköy)，英軍之驅逐德軍于這二地之外，高加索的反革命血史，喬治亞 (Georgia) 少數派的

『樂園』（依第二國際的見解說時）史，——概是國際石油脫辣斯想確立其絕對支配權起見的鬥爭史。美國布爾喬亞門家菲夏（Louis Fischer）（註）在其著述內且將石油關係者彼此對於土耳其及蘇俄的這鬥爭，描成了一冊整個的書。

（註）『石油帝國主義』"Oelimperialismus", Berlin, 1927. 新德出版所。

還舉一個例，就是每三個月或四個月新國際製鉄卡爾特裏面爲生產額分配比例所必起的秘密鬥爭。這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德國人爲此且曾藉其總經理羅伊習（Reusch）表示過脫離，以作脅制。同時英國人之曾對比利時加過極端的壓迫以謀破壞這卡爾特的成立，也是誰也記得的。英國炭坑罷工時曾被這卡爾特集中地計劃地利用過，以謀爲其自己發展利益的事，更是誰也曉得的。美國政府和美國加里關係者對於德法加里卡爾特執行猛烈的爭鬥，將這卡爾特的代表加以拘禁以謀對卡爾特在美國獲取地盤的計劃加以防止的事，尤其我們還沒有忘記。

至于上說過的 I·G·染料工業和美孚石油公司二者爲對「歇爾事業團」(Shell-Gruppe)鬥爭所結的協定，也是實證獨占的資本主義之必要產生糾紛的原理的。

新競爭和以前舊競爭的不同，自其產生了紛爭的立場去觀察時——是在于前者立刻具有政治的意義，就中具有外交的意義，直接地立刻影響政府內外各政策的點上。後者則爲個個企業間的個個競爭，範圍只限于確定價格上。

這些許例子不過是指競爭發達到高階段時就愈非常尖銳化、的事實的。至若大卡爾特對於尙未充分獨占化的工業及消費者所加的壓迫與鬥爭，則只要看看價格之騰貴，及鉄加工產業和鋼鉄加工產業之依存于鋼鉄脫辣斯二點，就能明瞭。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及其他，常認爲這種獨占團體之形成是帝國主義向和平主義發展的端緒，且說是全歐羅巴經濟再組織的出發點。換句話即說這種國際脫辣斯化更進展時則結果汎歐羅巴即將開始，即不受經濟的境界及經濟的紛爭所妨害的一

個統一了的歐羅巴就要出現。然而和這種事實與理論相關聯而召集的一九二七年初頭的國際聯盟的世界經濟會議及其結果，則如荷龍伯(Hornbelle)人的放槍一樣

(荷龍伯人曾暴動，擬槍擊其國君，然槍中無彈，不得逞。這兒借用，形容該會議無力無意味之意。)

——譯者——，實證了這臆說之爲荒唐無稽。蓋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既皆根本不能處理什麼國家的規模之下或國際的規模之下的卡爾特化的問題，則該會議之不成功自是當然的結論。而反之眼前這種卡爾特化則又必然地一方面就要使競爭在更高的形態上激化起來，他方面又就要使市場狹窄下去而至于今後不再能發達無疑。故實際地說，這二決定的事實，這更高形態上的競爭及更狹形態上的販賣、的二決定的事實，才真應作爲世界經濟會議的議題，亦即以後一切經濟討論上之決定的議題。

至于德國根本地參加進去及形成起來的這種國際聯合之必然地要發生這種現

象，則很明瞭是因其資本主義的本質有以使之然。大資本主義的脫辣斯，無論其組織爲國內的或爲國際的，其協定與決定的內容總必是——直接或間接地——在于對價格形成上想求到彼此意志的疏通。故由此就可曉得用國際脫辣斯決無由除去競爭或擴張銷路。

論者或以爲只要這國際的獨占能包括到國際生產的全部而成長爲全般的卡爾特時則結果必完全和我這兒所說的不同。但這是抽象地、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法則無關係地、臆忖出來的話。要這樣加以臆忖時，所謂全般的卡爾特之發展自然也可能。不過縱可能，然僅此還不足以證明這全般的卡爾特對於加進來的康擇倫與資本的各代表，及對於想增大自己生產額與提高自己權位的各派別，一定會執行一個和現在相反的政策。並且在資本主義內部，因其發展的程度不平均，新的勢力中心已常生長出來。（譬如二十年前與現在的美國，二十年前與現在的日

本，及南非洲內地資本的重要性之變化等等）。同時這點就縱置之度外，說全般的卡爾特可能形成，說形成之後可能實現平和主義，也還是離開現實的空言囁語。蓋現實是什麼？現實只是依獨占之增大而質量兩方面都增大、的獲取權力的鬥爭之謂。希爾發丁(Hilferding)在其一九一〇年還是馬克斯主義者時代所著的『金融資本論』(Finanzkapital)裏，和現在一個無恥變節者的寫法完全不同地、曾寫過這麼一些話：

「指導全生產、從而除去恐慌、的全般的卡爾特那東西，在經濟上，在其自體上，或也可以想得通。但這種狀態，政治地社會地看時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狀態必為其自己所推進到極端的利害對立、所根本破壞無疑。」(第四章，三七二頁)。

這見解，和列寧在布哈林的小冊子『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Weltwirtschaft

und Imperialismus” 上所作的序文完全一致。卽列寧曰：

「但是向超帝國主義的發展這宗事情，在一個世界的脫辣斯未創成以前，卽在國民的金融資本未形成『超帝國主義的』(Ultraimperialistische)世界的融合以前，必于帝國主義必然的爆滅、及帝國主義自己內部矛盾的變質、的事態之下，用同一速度、且經過同一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及其他的矛盾、鬥爭、擾亂、等而發展無疑。」——（這是列寧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用俄文作的，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

二日初在“Pravda”報上發表過。德譯則登在『共產國際』(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雜誌一九二七年第五號上。)

——當時正是帝國主義內部，拚命主張國際的基礎之上可能結成協定的時候，故列寧與希爾發丁都這樣下過判斷。

德國之積極地參加國際獨占團體之形成，完全是因爲想籍德國資本在這些獨

占團體裏面所占得的卓越地位，以在從來競爭時用的形態之外別樹一新形態、而貫徹其向新的販賣地域作突擊的。從而其強有力地參加這些國際獨占團體，又正是實證其資本對於帝國主義的基礎之前提條件，已充分地具備了、的事實的。

第五節 資本輸出

關於資本輸出的事，這兒想作詳細的敘述不可能。因為眼前德國資本，較以前還能藉借款之流入及賠款之付出以自掩蔽其輸出的真相。不過如有人說德國資本已涸枯無力輸出，及輸出的事已絕無，則當誰也不能信。在通貨膨脹時代，這輸出都沒渴涸過。當時雖只有資本之逃亡，然這逃亡在客觀地說時一部分也具有資本輸出的作用。

固然在初安定的時候，德國資本差不多沒有輸出過。但一九二五年末及一九

二六年初，這輸出現象就已明顯了。『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一九一六年六月曾這樣載過：

『過去數年間貨幣在很大很大的程度上投往外國了……特別是倫敦截至這六月止流去了非常的數量……同時紐約及亞姆士特丹姆（Amsterdam）等地，這種交易也很盛行。以全世界最大債務國的資格而登台的德國……由自己自動地投出貨幣于外國，真是一種「運命的嘲弄」。』

不待說這樣投出的一部分資本，還不過是短時暫為卸放在外國的性質。其後的具體投資及買股票則和這完全不同。而這投資與買股票的不同之中又使我們特感興趣的，則為所走的路又是戰前的路——戰時及戰後被遮斷過的舊路。詳言之即投資又大大部分在巴爾幹及從前所走的亞細亞兩方面。比方德國一切大銀行無一不是在奧國匈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設有分行，至少亦買得有這些國家的銀

行財團的股票。同時依我們所知，電氣工業的一般電氣公司對於捷克斯拉夫的電氣康擇倫克里西克（Křižík）買得有許多證券，在普拉格（Pilsen）又設立了電氣公司。藉電氣公司的助引在西波黑密亞（Westbohemien）又買收了電氣合股公司。西門士康擇倫亦在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內獲有很大的利權。聯合人造絹絲工場初占有維也納的奧國大人造絹絲工場很多的股票及普拉格的波黑密亞人辦的人造絹絲公司很多的股票。然較這猶為重要的則還有在捷克斯拉夫國內的鑽石利權及保加利亞國的石炭利權。在後者國內還由德國資本設立了一個製紙工場。及參加了同國的航空公司。羅馬尼亞內則亦用德國貨幣設了一大製粉工場，該國的砂糖工業更完全是受德國大銀行的金融所支配。

德國在亞甫加尼士坦（Afghanistan）的商館，又獲得了確固的地位。在波斯也一樣。英克爾事業團（Junkers-Werke）且獲得了該國航空設備的獨占權。土耳其

其則更是德國資本向前亞細亞輸出的主要地域。在這國銅山也由德國資本設立了，電氣事業市街鐵道瓦斯事業等也概由德國資本建設了。航空業尤依德國強有力的參加而成立了。德國的東洋銀行，利用其分行在這國正大大地遂行其膨脹政策。

德國資本在中國也侵進去了。其詳雖尙不可得而知，然各方面正都傳說德國銀行在中國方飛躍地活動。同時德國殖民事業在非洲也再獲得了活動地盤。倭塔威(Otavi)鑛業公司及鐵道公司，正再以千六百萬馬克的資本在該地飛躍着（戰前資本爲二千萬）。東非洲公司，脫葛(Togo)公司，及從前的護謨合股公司等，亦正在打主意擴張營業。此外栽培業及其他非洲的公司裏而德國人占得的股份也極多。至于對斯勘底菲亞(Scandinavia)及北邊各國的資本輸出雖也不得其詳，然亦決不輕微。藉荷蘭流出的資本尤其很大。而荷蘭則單被利用爲一根據地及

一 出兵口。

南美方面的德國資本也同樣在飛躍中活動中。尤其是一般電氣公司，西門士
|| 修克特事業團 (Siemens-Schuckert-Werke)，及紐基尼亞公司 (New Guinea-Ko
mpagnie)，三者爲最。

德國資本對英法美等國也再在前進中。化學工業——利用 I. G. 染料工業——
及崩伯 (Bemberg) 人絹工業，就概在美國自設有製作場。

尤其不能忘記的是其對俄國所給的信用及在該國的利權事業也是一種資本輸
出。這輸出不待說和對資本主義各國乃至對殖民地各國之輸出是完全不同的。

又德國資本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參加法國商館的七分附利借款——由「布留塞
爾 (Brüssel) 銀行」作保證的——又大成了功。即這銀行投資團之中，「特勤士登
(Dresden) 銀行」也得爲其一員。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德國礦業新聞」(Der

tsche Bergwerksleistungen"曾宣言這參加是一大成功，且續言之曰：

『德國資本之顯著地參加證券之發行，是公開的秘密』。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間，德國和羅馬尼亞的交涉——即德國借二億馬克與羅馬尼亞——的點，現又誰也曉得了。這借款自然是說為救濟該國的匯兌市場而然，但同時又是一商業信用，即該國為鐵道敷設及電化完成起見曾對德作過大批的定貨。利率不過五分，可謂非常之低。然這正是故意如此，以謀使對手更熱望德國投資的，亦即德國戰前在該國得過很多利權，現特討該國人歡心以謀復活其舊甜頭的。這借款條約雖還沒有締結，然據一般布爾喬亞新聞的報道則已可說是確實不移的事實。

次則德國資本對已歸法國所有的沙爾地方的工業又伸了手。這事實不僅由德法對沙爾鐵的協定——其中含有特別條項——可以看出，而且由沙爾地方一羣的

企業家概加入在德國團體內一事可以明證。至于德國資本有多少侵入了亞爾薩士
 羅連二州，則可惜無由知道。

和這種資本輸出相併行，還有則是外國有價證券在德國發行，德國資本用這
 種形式作對外輸出的事又新顯露出來了。關於這點，雜誌「Wirtschafts-
 jenseit」一九二七年二十八號內曾登有一很有興味的表。（除這表以外，在同誌附
 印中的A佛里德里習（A. Friedrich）著述內所載關於資本輸出的以前的報告之
 一部分也幫了我的忙，作了參考）。

德國有價證券之發行

總額（單位百萬） 其中外國的有價證券

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的四半期平均……………	九二四	一一八
一九二四年的四半期平均……………	二〇一	——

一九二五年第一四半期	五五九	二
一九二五年第二四半期	四九一	三
一九二五年第三四半期	三一二	二
一九二五年第四四半期	三三九	三
一九二六年第一四半期	五四二	七
一九二六年第二四半期	一〇四六	八
一九二六年第三四半期	一〇四六	一六
一九二六年第四四半期	一〇四四	三六
一九二七年第一四半期	一〇四五	二三

這數額較之戰前是低少得很厲害的，但增加的傾向則無論如何不能否認。

同時美國對德國財產之還附，又使德國資本更得了一新助力作為幫助。一切

舊的關係故皆由此而精神振作起來了。

至于戰後資本輸出的數額究如何則又決不可以輕視。上述很真實的『經濟雜誌』(Wirtschaftsdienst) 并且還作了一個極樂觀的結算。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曾這樣登載過：

『尤其是那確是資本輸出及再輸出、的信用形態。并且那是向外國匯兌市場的短期投資，同時也就是德國資本在外國活動的復活。……一時的資本之輸出曾如何顯著過的話，市況研究所發表的計算曾對於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德國支出差額指出了一要點。即說德國較之輸入還多輸出了約五億馬克那麼多的信用于外國』。

關於同年下半年的事，因貿易決算上支出超過的原故，該雜誌曾以為輸出了的資本總額當要減少幾分。但同時又說輸出方面今後必更為能動的(Aktiv)。在

一九二六年上半期，把前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份一起加進去的資本輸入約共爲七億九千馬克；故德國的資本輸出總額大體上當不下于十二億乃至十三億馬克。其中五億馬克則如前述是德國本來的資本。云云。

但這數字依我們看當爲推算過大，而且相信其中對於純粹的輸出及對外債之還利二者明有混同處，這個在六月八日的『柏林日報』的報道裏即可看出。即該報道說：一九二七年最初五個月間的純粹資本輸出——不是還外債——爲一億六千五百萬馬克。其文曰：

『本年最初五個月間，德國資本曾幹過三十五件國際交易，其中約一億六千五百萬馬克係資本之輸出。其後的許多交易則還在商議中』。

這數額似乎太小，又還可以多假定一些；然無論如何，比之戰前約二十三億馬克的資本輸出額，自然還是微微不足道。

第六節 世界分割之參加

在德意志帝國主義之復興上最重大的痛點，是世界大戰中的世界分割未得參加一事。而且從來自有的領域又被奪去了，獲得過的勢力範圍亦被根本地加過攪亂了。這在事實上實是眼前德國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因為除此以外，素來為德國工業所獨占得的國外一切原料產地以及多少亦成過獨占的銷賣市場，亦概被他國橫奪去了。但是這種領域——政治的乃至經濟的合併，究不過是資本之集積過程及集中過程的某一側面，獨占的發展到了某一定的階段時僅僅個個企業乃至企業羣全體之合併還不夠，還得越出這階段之外，最後且會把這種原料地域當作生產獨占化的部分過程而加以獲取無疑。（布哈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第二版、第十章、俄文版、參照）

關於這種地域之合併即獨占化過程之伸張、的具體的例證，只要看美國資本對巴拿馬及尼卡拉跨(Nicaraguas)的剝削就可曉得。這兒正是美國的石油資本，藉國家機關作援助而對新原料產地行其合併的。

而德國金融資本則正缺少這種合併，缺少這種獨占化過程。從而也就是缺少一帝國主義的重要前提。其獨占的基礎本身雖特別組織得好，因此還不免是金匱有缺。其在政治上——即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基礎之弱點之在政治上——當發生些什麼意義的話，則最後當還會說及。

第七節 德國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特徵

由以上各節的說明，列甫所舉帝國主義政策及帝國主義國家所必要的各種前提，德國資本主義已完全為之充實了的結論，當可以作出。其中有二三前提，且

達到了戰前雖德本國或諸外國亦皆未能望其頂背的程度。比方資本的獨占性及獨占化，就實實在在遠駕英法之上。不過資本輸出及與資本輸出有密切關係的世界分割之參加二條件，則又還隔得遠，後者且完全等于零。

同時個個前提條件都加以充實的話，乃是把模範的帝國主義形態之經濟基礎加以築成之謂。不過這種模範形態在戰前還絕難發見。法國的帝國主義就決沒有達到過重要的獨占與集中，俄國的帝國主義更是貧弱得很，不是完全不知道資本輸出是怎麼一回事，就至少也是輸入極大而輸出僅微。而反之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實際推移，又唯向獨占的推移才是其決定點。列甯也說過：

「經濟的方面看時，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根本點是資本主義的獨占起而代之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之謂。」（列甯『帝國主義論』七九頁）

至于對這帝國主義基礎中的弱點想加以克服的事，自是必然的傾向。這傾向

在德國現在已很能看得出了。

比方因爲未參加世界分割而即缺乏殖民地基礎的結果，眼前德國資本主義就正拚命向這方面努力。同時爲想這方面得到解決，德國資本自然又必和帝國主義列強之努力爭取殖民領域及勢力範圍一樣，愈要暴顯其帝國主義性。（關於這點請參照第二章第三節第四節）

不過這樣發揮其帝國主義性以謀克服這弱點，如後所述是很難有望的，故眼前又明由別的有效方法爲之支持。這方法即爲資本輸出。蓋誰也知道資本輸出是于勢力範圍建樹上給以基礎的，由此而轉成自己的殖民地的事是常有的。故資本輸出一方面是克服該輸出上的弱點的方法，他方法又是對勢力範圍初步之獲得上作主要機能的。

用資本輸出的方法以謀克服弱點、的這種傾向，不待說現因要賠支道威斯計

劃的賠款很受妨害，然在下列的事實裏而又還可以看得出來。即德國資本輸出，正和德國資本的再組織——日在完成中的——相併行地，正在自動地增大當中。

（上第五節『資本輸出』參照）

國立信用公司及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與四月九日的『柏林日報』，對這資本的新形成都舉出過有趣味的數字。前者說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即從道威斯計劃執行之初起到一九二六年，德國新形成的資本約可積算之為百五十億乃至百八十億馬克。即每年資本之蓄積約為五十億乃至六十億馬克，而在一九二四年則約為三十億，一九二六年則約為七十億。即約為戰前新資本形成的數額的六〇%。一九二七年最初幾個月，則據各種報告所說，新形成的過程更進行得迅猛。從而說德國資本之再組織毫無障礙地能夠遂行的話，純是空論；即排除弱點的傾向——排除輸出很貧弱的事實當中所表出的弱點、的傾向，還無論如何都必嚴重

地存在。蓋既不單以輸入的資本之再輸出爲目的，則新資本之形成之爲資本輸出的最重要源泉自是必然之理。

但是這種弱點想得到完全的克服，沒有極特殊的世界政策作前提，又還是走不通。——縱使主要的前提已經存在，即縱使獨占化的事、及產業資本銀行資本二者向金融資本統一地發展的事、已大規模地存在，又縱使對別的弱點加以克服的一定的傾向也已明顯，也是如此。什麼道理呢，因爲依道威斯計劃德國每年對外的賠償額達二十五億馬克，這數目和戰前德國輸出的資本總額恰相等。這實是根本的致命傷；換句話德國資本輸出上的弱點并不是起因于經濟基礎本身——的那麼本質的東西，反之乃是戰勝的列強用其政治的權力對德國資本施以抑壓所致。同時第二弱點——所謂未能參加世界分割的點，也是由這原因。蓋參加世界分割一事自其本質上說本不過是獨占化及大脫辣斯發展的結果；使德國資本不受

列強政治壓迫，這參加本毫不成問題。而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有這麼兩個弱點，故一時竟萬無由免于畸形的樣相。即不能免于一部分發達一部分不發達的樣相。但同時這畸形又還不是帝國主義的根本前提主要前提上的畸形，即還不過是第二義的前提第二義的性質上的畸形，而不是獨占的性質上的畸形。獨占的性質上說是很好的了，資本之集積——普遍廣汎的經濟基礎已強大地發達了，即和這相應的資本輸出及參加世界分割的那種帝國主義的前提在其自體上已經存在了。眼前這前提——即經濟基礎全體——之猶未得各部分平均地完全地發達，純是如上所述由于政治的影響而非經濟本身之罪。政治上唯有這麼一種癥結，故該經濟的畸形也就顯出了一種特相。即高度地發達了的獨占基礎和強制的政治壓迫之間發生了一種矛盾。即資本輸出和參加世界分割二者之間發生了齟齬。而遂成爲眼前德國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特質。這特質眼前在經濟上起作用，在政治上也

起——必然地——作用。

并且這特質是國際帝國主義眼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所必然地要發生出來的特質。而不是德國帝國主義所獨具的特殊階段所獨有的特質。唯其是前戰勝諸國的壓迫所發生，故這特質又可認為是眼前國際帝國主義的發展可能性一般地被狹隘下來了、的階段上的一結果。亦即前次世界大戰是這階段的表現，眼前這戰後時代是這階段的繼續發展。至于各戰勝國對德國帝國主義所取的方略，則如世所周知要為排除德國而想獨保障牠們的帝國主義今後發展的可能性的。故在這點上說，德國眼前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之為畸形，又要即國際帝國主義由世界大戰所踏進了的沒落階段、上的一現象形態。

不過德國帝國主義裏面，除這些國際帝國主義的作用以外又還有其他許多特質與矛盾也存在。例如停滯與頹廢等即其一端。這些矛盾，僅在其程度（規模）上

就足以表示眼前德國帝國主義發達到了怎樣一個特殊階段。固然這個在獨占化的過程發達到了某一定程度時，隨什麼帝國主義國內曾暴顯出來；但眼前這種停滯頹廢的要素在德國之巨大的發展，其規模之大在德國亦為戰前所絕無戰後所僅見。雖然德國資本主義最近兩年間曾大大地發展，然情形還是如此。

在大戰前與大戰中，列甯就會按當時獨占化的狀態指摘過獨占有兩重性質，一即進步的膨脹的性質，他則停滯腐敗的性質。『這獨占和其他一切獨占一樣，亦避無可避地必要造出停滯與頹廢的傾向來』。（『帝國主義論』八九頁）在獨占的基礎愈達到了高度的今日，這種性質與傾向之愈得趨于濃厚深刻更是必然的事。故德國資本主義眼前在其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再自組織的時候，雖拚死命地想對此加以除去，還是大規模地存在着，無可倖免。并且這種性質與傾向還不僅是在資本之個人經濟的策略和資本全體之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必然性、——二者之間的

個個矛盾上要暴露出來，而且比從來還要成爲廣泛普遍妥當的東西無疑——縱使獨占化已達到了更高的階段如眼前。比方眼前各國無益地想謀獲取銷賣市場、的努力上而，這停滯腐敗的現象就最普遍地表現了出來。卽那獨占已由其價格政策，把這努力之道完全塞斷了。

就是德國眼前非常熱心地推行的合理化政策，也恐怕無由消滅這事實。反之這事實或依合理化的規模而更要尖銳化。現將這事實這現象臚列一下時則如次。

1. 德國生產之獨占化，同時是和資本之廢棄相結連的，卽和毫無假借的生產運轉停止所起的非常激烈的資本廢棄相結連而不可分的。這運轉停止而且不是一時的現象，不是從來每遇重大的恐慌發生時才發生、的那麼一時的現象，反之自其性質上說且是永續的現象。僅就盧爾炭鐵的情形看就知道，尙在開採的炭坑之中

的許多停工的姑不計，此外還有八十六個以上的炭坑已經停止了運轉。在英國炭礦工人大罷工的那種生意頂好的時候，各個炭坑也僅于很小的範圍內將其生產過程復興過。

2. 又這運轉停止常不僅是設備不高明的企業方面如此，就炭坑情形看就明白；技術非常高明的設備之這樣停止其運轉的也極多。理由則是因為脫萊斯對於這種不屬于自己所有而又無力繼續經營的企業或卡爾特，為想承受其生產力及生產額起見，對之加以收買所致。

3. 在種種事業及卡爾特等集積在一大獨占組織手中時，下舉那些事實又常一定要發生。即這集積并不是以把良好的及技術上最優秀的、各種事業加以集中為主旨，而是以救濟投在這些事業內的股分資本為主旨。這個譬如前不久新組織的車輛脫萊斯，即可以說是一個例子。在國際卡爾特的場合，尤極明瞭。在國際

卡爾特的場合，因為要將該卡爾特組成起見，技術方面非常發達到了高度的德國製鐵工業竟為別國技術發達遲的製鐵工業所限制，放棄了其按自己的能力所能實際生產的高額（註一）。換句話，即為維持高度的價格不使有低落起見，竟使德國製鐵工業對於生產額問題已附之于等閒。同時該卡爾特契約內還有這樣一些規定：即凡不能按規定生產額如數生產的，其每未生產的一噸可得二元美金的補償金。換句話即因其設備不足及發達過遲而反得酬報。而反之超過規定額而生產的，其每超越的一噸須納付四元美金于決算金庫內。換句話即具有優秀的技術易于多生產的反須受罰納稅。這納稅特別在關於價格沒有確定的拘束時是如此（註二）。結果于是這些技術優秀的，為自動地發揮其優秀的生產能力起見，就只有提高價格之一法。

（註一）卡爾特最初決定的生產分額，其和各國當時工業的生產能力之比例是如次：

即比利時所得的分配額，占其生產能力之八四%，法國占八二·六，盧森堡占八〇%，沙爾地方占六七%。德國銹鐵業則反只占其生產能力之六二%。（據“Wirtschaftslehre”一九二七、八月、第二冊、上J. W. Reichert所作『大陸銹鐵聯合』“Die festländische Rohstahlgenossenschaft”論文。）

（註二）一九二六年第四四中期，德國銹鐵業因為超過了規定生產額共納稅付了百二十萬元于卡爾特金庫。其他各國則祇得了補償。像法國且差不多得了一百萬元。

4. 前述資本輸出時所曾舉過的事實——即輸出資本的大部分是外國輸入的資本之再輸出、的事實，也是這停滯性上的一例。德國之幹這再輸出的玩意自然不是消遣「白相」式的性質，乃是想居中取得利潤。這種玩意不待說以前也曾有過，但眼前則成了大規模的現象形態。

5. 特別是德國資本為在外國市場上保持其競爭能力起見眼前正大幹其“Dumping”（不問對他方面所生的影響如何只求得到生產實費，將其生產物加以投賣之謂——譯者。由這

Dumping所生的損失則當特將國內的價格極端提高以爲補救。這現象并且眼前成了一般的現象，比之戰前規模尤大得非常。結果，在另一方面，別的許多工業部門——如加工工業即其一種——因價格特別高的原故，遂至于輸出大受妨害。在重工業，對於個個鐵的消費者雖執行賠償，但還是對那因榮養過多而至于既肥且大的保護關稅的作用制止不來。

6. 而反之大的獨占，則又極爲有意地將輸出加以制限的事也有。譬如德國鋼鐵生產業者向國際鋼鐵卡爾特去商量生產不受制限以謀增加生產額時，則他國的代表就頑不許可，謂德國的該鋼鐵工業在國內的賣出額既達到了一定的數目，對外的輸出就不能超出某一程度以上；而德國的鋼鐵生產業者也就不能不服從，而意識地將其輸出加以制限。——這種協定，在我們如知道資本主義恐慌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在于缺乏販賣市場，且尤在于缺乏外國的販賣市場（這個在德國對外貿

易結算時候所表出的年有虧損上就已明瞭地顯出了），則其不合理就可測知。換句話這種妥協在德國鋼鐵工業家明明是極不應該。固然在這種時候，德國鋼鐵工業家的企圖是在于眼前根據國內高等利潤，雖受制限也不成問題，而為等到一個時期經過之後，能夠更強有力地更峻烈地持 *Dundine* 以去闊步于世界市場起見，眼前的讓步或且為那時圖到成功的良策（註）。不過在這種方策常這樣使用時，眼前帝國主義之已如何無由克服自己的困難，已陷于日著途窮的境地，——當又可一眼看透。

（註）比如德國製鐵工業，在意大利市場上往往用在較德國國內便宜到五成、的那種廉價，和意大利的製鐵工業作 *Uffeborg* 的競爭。

？. 并且無論怎樣偉大的新發明層出不窮，技術上的改良亦日新月異，以毫不客氣地實行其合理化，然價格還是決不低落。該發明與改良等遂專為增加利潤之

具。特別在獨占化與合理化之下的多數產物價格是如此。現試作其對照表于次（註）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四年八月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一九二六年八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無烟炭	二・六	一五・五	一五・〇	一四・九	一四・九	一四・九	一四・八
鑄造銹鉄	七五・五	九一・〇	八五・〇	八六・〇	八六・〇	八六・〇	八六・〇
桿鉄	六六・〇	一二五・〇	一二三・〇	一三五・〇	一三四・三	一三四・三	一三四・三
加里肥料	六・二	六・三	六・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藍色染料	四・五	九・一	九・三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發動機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五〇・〇	一三五・〇	一三五・〇	一三五・〇	一三五・〇
組滑車	一〇〇・〇	一八〇・〇	一八〇・〇	一九七・〇	一八二・〇	一八二・〇	一八二・一
斜面機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五・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打字機 10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註) 右表我故意不續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去，因為一九二六年八月以後德國資本主義景况(國內)很好，結果價格會更騰貴過。但這好現時代的騰貴不是獨占化的進展所生的模範的結果，恐慌時代的一九二六的價格騰貴才是獨占之模範的作用。

這表極其一般地說時，正是說明一九二四年十月以來——即馬克安定後總起的價格騰貴時代以來，各種被集積化被合理化了的生產物的價格不僅沒低落、或僅極少的低落、而且部分地更為騰貴的事也有、的現象的。從一九二四年十月到一九二六年五月、的這時代，經濟地究有些什麼意義我們如加以考察時，即對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經驗過的最苦最痛的恐慌與蕭條如加以考察時，我們由立能知道獨占完成到了什麼程度、及獨占為維持高的價格起見會怎樣不再作銷路擴張、各點。戰前獨占到底沒有這樣強固化過。戰前的卡爾特或新底卡一遇稍強的恐慌——

比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不可同日語——即必瓦解，不則也必自進而低減價格；今則完全不同了。不過雖然不同，其為維持高的價格而不再事銷路擴張的點，也就正是最明確地表示獨占之已具有停滯性。

又德國染料脫辣斯為利用人造石油生產上的革命的發明，而與美國及英國石油獨占公司所結締的協約內，也明白表示過只在不跌落天然石油生產的價格的程內利用之。從而這時候的情形也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形一樣，即為維持高等獨占價格起見不惜對因價格低落而必起的銷路大擴張亦加了犧牲。亦即和前述各方面情形一樣，舉凡可使生產費低廉及技術進步、的各種決定的動機，在戰後非常大的範圍內概加了排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之進步的性質，即對人民大眾更多多地供給生產物、的那種生產的進步性質，也就歸了滅亡。并且還可以說從前是進步的、的這種性質，現且成了反動的反對物。

8. 并且德國資本用合理化的方式雖然增大了利潤，該利潤的大部分並沒有用在生產方面而概「蕩費」了。我們只要看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間柏林奢侈之風之盛，及娛樂事業之流行，就可極端地適切地實證這主張之不誣。

9. 最後產業預備軍且增大的一事實，又是證明眼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在德國雖狀況較良、生意較好，然由此所喚醒起來的生產力，在獨占組織的基礎與形態上到底無由利用、的事實的。

——以上各種事實，但是據以論斷資本主義——特別是德國的——正日趨于沒落則大滑稽。一九二五年以後，德國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與停滯要素雖曾非常增大，然其發展可能性究比其停滯性尤為顯著，這是該時期所曾立證過的事實。不過他方面，一九二七年雖然景況很好，再進到了巨大的組織過程之中，使一九二五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現出了光輝燦爛的現象，然決不可就着錯，把其內部的停

滯要素之順應國際帝國主義的停滯性、在德帝國主義內亦已普及于很大的範圍、的點，就加以否認。眼前德國資本主義之極顯著的寄生性，也就是實證最近數年間該資本主義之隆盛之爲無效動搖現象之一的，及一般——從而德國帝國主義就在內——沒落運動中之一時的向上綫之一的。不過雖然如此，這向上綫又還是不可否定及不可附之等閒；否定或附之等閒則將是一根本錯誤，已如上述。蓋歐羅巴資本主義內、特常認爲德國資本主義的特殊現象、的這一個向上綫，既成了眼前一個問題，則我們更不可不多多地加以注意。因爲由這特殊現象當中，許多有國際意義的外交政策的結果及社會的結果皆曾產生來過。

自然，這兒所舉的各種事實，還不是完全地決定德國帝國主義的新性質的東西。內外銷路、的那種根本的問題，及眼前資本主義一般的問題，除上舉諸事實之外還必因其他各帝國主義國家之缺乏內外銷路而更要特別尖銳化無疑。德國

帝國主義在其尚能遂行爭取新銷賣市場、的那種現實的鬥爭以上，必然地還要喚起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間接的峻烈的防禦戰無疑。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眼前已對於德國之侵入其日蹙日少的販賣領域的點，忍無可忍了。牠們對德國的這侵入在戰前就曾非常神經不安過，不過當時牠們還能另想辦法——即另謀開闢新領域以爲之補；但今則事情完全一變了，故防禦戰必更甚。并且國際資本眼前對德國方陷于進退兩難的矛盾之中，即一方面國際資本怕德國再逆轉到道威斯計劃實施以前的那種通貨膨脹時代去，必須防止，另一方面又怕不逆轉到那時代則其必然的結果德國資本就必狹其強大的力重新跑上世界市場的舞台上率。這滑稽的矛盾狀態，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布留塞爾(Brussels)開國際商議會議時，就曾極鮮明地表出過。即當時該會議員中一卓越的議員習坦普(Sir Stamp)曾這樣聲明過：

『我們事實上無由否認我們使德國將其唯一可供賠償之具的商品輸往我

們國內、而且拱手坐視之、的點。……我們萬不能將這種發見銷賣領域的事全委給德國的工業家，同時德國之經濟地吃進他人國內的事又不能憤懣地：去論究。對於我們輸出工業之日就頹廢……又不能責難。

——比這還進退兩難的情實，我們差不多想想不到，真是可謂可憐極了。但同時這情實，在實際上也就不外當德國重新跑進世界市場上作競爭者時、他們必用一切有效手段來相鬥爭、的意味。

并且事實上的生產、和銷賣市場之間的矛盾之爲怎樣重大，看五月初旬國際聯盟的世界經濟會議上提出的有興味的報告，更能一目瞭然。在這報告裏面，有一從「世界的」標準之下所作成的人口數、原料生產、及外國貿易、的各種各樣的發展統計。據這統計，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關於一九二五年的指數如次。

人口………一〇五

生產……………一一七

外國貿易……………一〇五

在這統計內所沒計算的內國市場，也決不會超出一〇五的數字以上。且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生產和銷路之間也曾有過大的懸隔（有這懸隔故世界戰爭爲之勃發），故實際上的懸隔決不僅十二位，必還更大無疑。又眼前因好幾個國境都改變了，結果據沃伊應士基（Wojcinski）的報告，以前國內交易之至少四％現已成了外國貿易。故一九二六年裏面，這懸隔會非常減少了平均了的事就想不通。反之因中國發生革命的事件，外國貿易必更要萎縮許多當可想像。而僅由這一類的事體看，德國帝國主義之復活之不僅使世界市場情勢異常陷于險惡，而且使對立必更根本地尖銳化下去，當至顯明。

有的人爲論證德國資本主義會知道怎樣去解決銷路問題、起見，常提及一九

二七年經濟界的好況以爲材料。但這完全是錯誤。這好況要不過只是因外國信用流入——使德國經濟復興起見的——而造成國內好況而止。外國銷路則差不多絲毫也沒擴張。而且事實上在英國炭業罷工終結以後更有明確地——雖然是慢慢地——減退的傾向，而復歸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之間的狀態。反之輸入則又非常增加了。——固然當時加工商品之輸出確曾增加了一點點，但現也已產出了後退運動的傾向。而且因爲那樣增加了一點點的原故，致鬧成過美法波蘭等政府拚命地講究對抗策略——如一般所周知。眼前則因德國資本除靠輸出一法外無論如何也無由每年清償債務，故怎樣可以增加輸出一問題又還依然是矗立在德國資本主義之前對牠威嚇着。

至于反抗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那種鬥爭，究含有一些什麼意味，則英國銀行界巨擘麥堅納 (Mac Kenna) 的話像會充分說明過。即他在一九二二年紐

約開美國銀行家協會時關於德國的安定問題曾作過聲明曰：

「德國爲增加輸出起見所持出的東西諒不過就是加工製品而止。同時別
的各國的競爭既然存在，她想這樣多額輸出製品的話，她國內的人民就必得
每日比素來還低的勞資及比素來還長的勞時之下勞動無疑。……同時輸入方
面也必盡量制限到最少限度無疑。但和她競爭的各國諒也就決無這樣袖手傍
觀的道理。……當德國的完成貨品闖進他們自己國內來時他們諒必以保護
關稅的方法對之努力排斥。不過這些競爭國要想保其在中立市場上的地位的
話，對於勞資與利潤就也必得減低才行。」

麥堅納的這段話從德國的立場去說時，正是德國在其想擴張國外銷躋的意圖
（各種停滯的要素如最初起就在某一程度之下不束縛這意圖的話）之下出現于世
界市場、的這宗事情，同時地必然地要弄成國內市場萎縮下去（雖然其過程不會

是直線地而且如圓型地進行）、的意味。并且這市場之縮小且必擴大到別的帝國主義國內去。故從而如前所述的新德國帝國主義經濟方面的弱點——即再也沒法充分解決銷賣市場的弱點，這時候因與世界經濟密相關係的結果必更難于解脫而且加甚。同時這英國金融家的話之為怎樣非常正確，特別在其與國內市場密相關聯的點，我們在本書後而必更還會論及（第三章第三節參照。）

總之，現在德國新帝國主義基礎的特性已明瞭地浮現出來了。獨占化在其達到了非常高度的時候，德國資本主義必更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狀態所制約，較戰前完全的發達受過妨礙的情況還為利害，不，其最重要的地方且必至于絕無發達可能、的各種對立對抗所苦無疑。眼前帝國主義想求發展興隆只有一個方法可能，即在其內外市場的擴張上以其他各國家作犧牲品。如此則其國內的勞動者也可以依這市場擴張而不失業，而參與帝國主義的興隆。但這縱可能也不過一時。

的，帝國主義者在眼前想都一樣地走上向上線的路是絕不可能的事。同樣，像德國想這一時的興隆成爲永績的現象，向上不息，也在其經濟的發展方面說是絕不可得而有的事。（美國的特殊情形及其眼前一時的特殊地位則在這兒無暇論及。）而且這宗事情——把其他各資本主義列強作犧牲以謀德國新帝國主義獨自永續的發展，的這宗事情，除經濟的競爭狀態不計外，就眼前部分地可得而看到的政治的競爭狀態說，也是絕對做不到的事。蓋必欲如此這般地做去的話，結果不外是把全世界的矛盾葛藤又逼到頂點，又大破裂一次而止。因爲在帝國主義時代，其基礎愈發達則其貫徹經濟利益的鬥爭在純經濟領域內解決的就愈少，結果經濟鬥爭日必轉成政治鬥爭，國家機關必攙入其間摩拳怒目相向；是誰也曉得的。（經濟鬥爭這樣轉化成政治鬥爭之後，其在經濟政策上及社會政策上會生起一些什麼意義，又是誰也容易想到的。）

第二章 經濟基礎在德國資本的新政策內之貫

澈

(Die Durchsetzung der ökonomischen Basis in der neuen Politik des deutschen Kapitals.)

新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之存在，不過是對新德國「帝國主義一般」的一個前提。爲證明該新帝國主義的實際存在，我們還得先把這經濟基礎之在德國國家政策內怎樣實現過的點暴露出來。

這問題決不是一宗自明的事、的話，列甯在其『抗流』(Gegen den Strom)一著內就曾極明瞭地暗示過。卽列甯在其和優紐士、布羅休勒(Junius Brochüre)相論爭之中，曾將一系列的歐洲國家雖概具有資本主義的基礎、然在民族上猶得爲被抑壓者、的點，同時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如他所力說雖很像不可得而有然

實則——又猶得而遂行民族解放戰爭、的點，詳加說明過。（『抗流』四一九頁，Carl Hoym書店出版，Hamburg-Berlin n.w. 6.）

這可能性要爲由于這些自身已達于高度的資本主義之發達的國家完全失掉了帝國主義的基礎、而由來的，否則就是由其基礎依然殘在然在政策上無由實現、而由來的，——二者必居一于此。

事實上在德國資本主義裏面，這種狀態一時實際上是確曾存在過的。

第一節 德國帝國主義的極點

由大戰終熄時候的軍事瓦解所產出的重要工業地域率被剝奪的結果，致如上述所述形成德國帝國主義之崩坏的點，及因力強而奮鬥不息的普羅列塔里亞的階級勢力之作用使崩坏後的德國內政陷于跛腳行動不自由的點，——二點同時又作了

德國帝國主義政策瓦解的根本原因。但這二點究不過短期間抑壓過德國新帝國主義的基礎與政策之發展而止，——因為普羅列塔里亞特在一九一九年就已決定地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而反之比較有力且比較長期間抑壓過該新發展的則為凡爾賽和平條約的組織 (Versailles) 及其適用。當時戰勝各國概想藉這條約把帝國主義的德國——不是把政治組織體的德國，也不是把資本主義的德國——埋到永劫不復能翻身的深淵去。但因其不是想埋死政治組織體及資本主義的德國之故，該條約內部又具有弱點，即其作用很有限定；固然他方面在其要埋死帝國主義的德國的用意之下具有極大胆的及無比類的強點在。

凡爾賽條約的強點，是在其目標必將過去戰敗國所曾適用過的最殘忍而又最狡猾的手段、盡情實際地施用于戰敗的德國、的點上。一病人隨怎麼樣都不可使之死去，因為如果使之死去，則其結果世界政面上的力之關係之變化必可拭目而

待；即與重大的社會鬥爭相關聯，從海參崴（烏拉底倭士脫克 Vladivostok）直到日耳曼（Kohn）之間的蘇維埃組成領域必極其廣大。并且這種理由就暫不計算，如把一個政治組織體的德國歸于消滅，直接地英法二國的對立又非立刻給以最後的決定不可，這又是不可可能的。

但是他方面，德國資本已經發達到了非常高度了，如欲妨害其帝國主義的復活又非加以非常利害的放血手術不可，這手術且非永續的性質不可。結果于是德國所引為重要的工業就不可不加以剝奪，其蓄積的資本為使之不投入工業生產起見聯合國就不可不徹底加以徵收，其軍事的權力機關也只要能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就夠，不可不加以抑制。

但是雖然如此，帝國主義這東西既不是資本主義各國的什麼偶然的政策，而是資本主義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的現象形態，則聯合國的這目標就明是錯誤了的目

標。換句話，牠們應該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即資本主義的經濟統一體的德國，加以破坯才行；不則帝國主義式的再生，遲早就必無由免。

但這些暫不管，現姑就凡爾賽條約曾想過什麼方案以謀達到上舉那目標，的點說一說。至于該目標之爲實現不可能則是不待說的，只可憐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前輩們懂不着罷了。——

一、工業發達到了高度的亞爾薩士羅連二州，沙爾地方，素來受德國扶持羽翼的盧森堡 (Luxemburg) 地域，以及上西勒西亞的一部分，概加以剝奪。

二、德國資本在國外所占有的一切殖民地概奪取之，且剝去其一切特殊權利。——以謀從德國資本的利益中奪去德國素來『平和的侵入』之下的一切地方。

三、其可能用于攻擊方面的武力概行剷除。

四、聯合國與其他各國所締結的條約，不問其性質如何概使德國承認。

五、戰爭所生的損害使德國賠償，賠償金——數額不決、年年的數額依需要如何而定、的那麼一種辦法——使之繳納。

六、德國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以前不得自行其貿易政策，——必在這中間完全履行其條約上的義務，以後才能許可。

七、又在其未履行條約上的義務以前，財政上軍事上皆不斷地要加以統制。
(賠償的目的數額既未加以任何細目的規定，這統制自然就有永遠繼續的可能性。)

八、不履行一定的要求與義務時，得以武力強制執行。

九、所謂戰勝的聯合各國，實際上等于無期限地占領萊因左岸各地。

——以上各種桎梏，一般地說時是否認德國政策之一切獨立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又是防止德國經濟在帝國主義基礎上再行組織、的可能的東西。

但這老獪的計劃包含兩個錯誤：一即以爲像德國那樣高度地資本主義地發達了的經濟，能永遠甘受列強所課的獨立統一體之否認，或則其帝國主義的復興亦唯在于列強許可或不許可，此其一。次則列強自己內部的對立方急速地發展，然猶以爲帝國主義的對立可以絕滅，此其二。

唯其如此，故這老獪計劃不久即成了百孔千瘡，給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及德國帝國主義政策得到了獨自發展的餘裕。即對立極其迅速地暴露出來了，如在日內瓦 (Geneva)、堪涅 (Cannes)、布留塞爾 (Brussel)、等處開的國際談判，及遠東近東開的國際談判，就概如是。根據這些對立，以及根據英對法及其後英美對法的抗爭，以及二國對法在歐洲大陸想獲得支配權的抗爭，而處處想拉攏德國以供自己利用的事實，——凡爾賽條約于是從那時候起就決定地受了創傷。所以德國，在最初的時候雖還不能由此獲得重要的積極的利益，然不久即拉這些對立作脚

整，堂堂地站起來了。僅從消極方面說，德國亦利用英國的援助，把那想將德國國家的存在加以否定、的法國帝國主義的意圖完全打破了。同時美國從另一種目的出發，對於歐洲的關心又特別顯著。其許多傾向又和英國恰相一致。結果——依牠的參入——於是德國不僅在經濟的領域內得到了某一程度的復興，而且在國家的領域內也決定了對法國支配的要求與以對抗的方針。這些很努過力的表現，我們首先在道威斯計劃裏能夠看出，其次直到羅卡諾（Locarno）會議時也還在繼續。道威斯計劃，從凡爾賽和平條約全部當中，為德國把下列各項消除了。

一、把每年應繳的賠償額加以確定，及對參加過該和平條約的任何國家動不動想向德國作懲罰的征討的行爲加以禁止，——依以使德國經濟再組織能夠幹得通。

二、這再組織且係由外國答應借款而得到支持的。

三、許可德國貿易政策有自決權。（即一九二五年一月以後德國在事實上得開始執行其獨自的貿易政策。）

四、美國作對德國道威斯借款的保證人，——一切直接的干涉，除起原于美國的之外是實際上都概被禁斥了。

這樣，于是凡爾賽和條約中的重要各點就概行得了清算。德國經濟之向資本主義的——在這場合即向帝國主義的——再建的進路，就得以打開。

特別是一九二三年德國的階級對立之激化，對這道威斯計劃實現上非常與有援助。即該年的階級對立已到了革命爆發的高度，非常使英美資本感到恐怖，故不得不對德國資本講求救濟。

另一方面德國由道威斯計劃新負起了許多阻害其獨自帝國主義的發展、的義務。自然也是不待說的事。如關於統制方面的決定，某一部分比以前還為嚴格的

都有。賠款監理人對德國金融制度、租稅政策、乃至國有鐵道與工業等又概有統制權。凡爾賽條約中，道威斯計劃所沒有修正的其他各條，又概依此而全得了確定。并且因這計劃實現，外國對德國的投資就非常增加，結果德國資本的對外依存性又愈利害。

不過同時對於這最後一點——即因外國投資而德國資本的獨立性受制限、的一點，我們又始終不可太把牠看得重大。反之我們且應該說道威斯計劃採用以來如果沒有外國巨額資本之輸入，當時德國想實現經濟之帝國主義的再組織豈不可能。蓋資本主義國家和蘇俄是不同的，其依戰爭而崩壞了的經濟想用自己的力與自己的手段去謀復興是作不到的。而且許多外國資本吃入很深的經濟部門，在其再組織之後很知道了怎樣去脫離外國勢力羈絆的方術，故這也可以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譬如漢堡美國瀛船公司的證券，得從哈里曼事業團——從前公司為復

興已經完全破壞了的德國商船起見金融上不得不和這「事業團」結從屬條約——取回，就是一例。）

同時，美國對於德國經濟復興上所給的金融上的援助，又是緩和各種例外地加課于德國身上的條規、的最重要的一點。蓋美國在現在與很長期的將來，都是以防止英法二國對德國適用該統制條規及懲罰條規、爲其自身的利益的。

——因爲這麼許多事實，故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復興就得到了可能。從而由這復興可能的那瞬間起，德國該基礎之再組織愈進展，則貫徹該經濟基礎的適當政策也就愈必要。而該政策之爲立足于建設完全的帝國主義經濟秩序、打破一切可以妨害其進展的對抗與障礙、之上，則更不待說。

★

★

★

★

在前幾頁裏而我們把這些意見明地暗地表示出來了：即第一、大戰一終結，

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德國及帝國主義的經濟團體的德國就都瓦解了。第二、在通貨膨脹時代一個新的再組織過程雖然進行過，然那不過是各種必要的條件之一，即資本之獨占的集積——一個帝國主義的基礎前提——上所必要的各種條件之一。第三、而且那些條件在當時並沒有導成德國資本之帝國主義性之復活，只藉着通貨膨脹而投機地實現過而止。第四、故從而該通貨膨脹時代的帝國主義再組織的試驗，不久即完全歸于畫餅。——同時這些事實，在一九二三年以及盧爾鬥爭時代，就只發生過下列各種結果。（對這些結果，這兒無暇詳說，擬只簡單地觸及一下。）

一、通貨膨脹所贏來德國資本之再組織，決不是充實了普通一般所周知的各種條件、的帝國主義的再組織，從而其在德國國家政策裏面也就毫無帝國主義地貫徹過，并且因此而盧爾鬥爭也就不是德國資本與德國國家之帝國主義的鬥爭。

二、由通貨膨脹時代德國資本集積了一下的結果（雖然不過是依通貨膨脹而行的「一種密賣式的獨占集積」），在盧爾門爭時個個大脫辣斯也就帶起了若干個別的獨占的傾向，從而也就帶起了極其特殊的意味的「帝國主義的」的傾向。但這不過是一種傾向而不是一種特性，換句話即其帝國主義的鬥爭性還是沒有由此獲得。

三、使當時于德國資本方面有很好的外交關係的變化，該微弱的傾向或于某一場合得發展為鬥爭的帝國主義性也未可知。

四、盧爾門爭結局時德國資本與國家之帝國主義的再組織時代又來了。故這鬥爭正是表現德國資本從其個別的獨占傾向，向明白的獨占方面作推移的，亦即表示其向帝國主義的特徵方面作推移的。其結果，故這鬥爭除具有德國帝國主義發展的中間期及過渡期上的上舉各種特質之外，且還具有另外一種特質。

第二節 德國外交政策的新方針

一·關稅政策與貿易政策

德國資本家在道威斯計劃初決定時表示過抗議的突擊，但不久即極明敏地認識了這計劃的意義與其對德國資本所提供的救助力。在國會投票取決時德國權黨內的工業家都對社會民主黨所主張的履行政策表示了贊同。同時貴族（Adel）也不久就看清了這計劃于他們有價值，即再經過兩個月——到一九二五年正月、最初的果子就有吃、即獨立貿易政策即可實現、這個在他們也可以享到許多伴起的好處、的好處，他們也看到了。

結果德國的全貿易政策，于是就嶄新地形成了，登台了。這形成，以及這作貿易政策的要素的德國之獨自向世界經濟舞台登台，立刻又取了極顯著的帝國主

義的形態。在該貿易政策最初得到解放的那一天，德國政府即發布了一命令，聲明此後凡不惜以最惠國相待遇的各國，德國亦必以最惠國的待遇報之。這聲明就正是德國資本對其他資本主義各國表示鬥爭態度的。這鬥爭態度在其後和西班牙、瑞典、瑞士、法國、意大利、所締結的通商條約中且實際地實現了。

但新通商條約之締結究不過國家貿易政策的一部分。爲使該貿易政策中的鬥爭態度及攻擊性質得以具體化強有力化起見，全國稅制還不可不加以改訂，保護關稅制還不可不高度施行。結果于是二者又都一步一步地做到了，而且把稅率極微細地加以區分，使其效能更顯著，成爲一有力的武器了。——德國于是立即踏進了舊帝國主義的保護關稅政策的良幕之中。

保護關稅自身固然還不能說就是帝國主義的現象形態；但在其對抗外國的競爭，以保護本國尙未發達的年輕的工業能有力量的點上，及對抗外國的競爭以保

護本國完全發達了的強大的輸出工業又能有力量、的點上，保護關稅是無疑義地無條件地立能成爲帝國主義的現象形態的。

希爾發丁在其尙未變節以前曾說過：『由育成式的關稅漸變爲保護卡爾特的關稅；于是保護關稅的機能就生了變化。』的話。（金融資本論，一九一〇年，三八一頁）即這保護關稅政策之具有帝國主義性，他也是認識的。

并且這政策在其實際方面說時還不僅是保護尙未發育齊備的工業的競爭能力，在其保持獨占者方面的獨占價格使不墮落，防止一切可以威脅這高率價格水準的輸入使不得躡入的點，尤其重大。換句話，保護關稅政策正是爲獨占保持特別的利潤的，即爲其掠取本來的價格水準與人爲的價格水準之間的差額使之不喪失的。更換句話，保護關稅正是發展資本集積及增加資本輸出、的槓杆。

當時德國製鐵工業家對於世界製鐵工業生產過剩致必得要引起價格暴落的現

象，曾公然聲明過要設法回避。但回避的方法如想用防止輸入的辦法是作不到的。因為他們和法國的製鐵工業結了條約，在新貿易政策未採用以前法國的鐵能多地輸入德國，德國不能拒絕。故德國製鐵工業界當時所引為重要的，就只有將法國輸進來的鐵及鐵製粗品用他們獨占家所決定的價格去發賣、的一法。結果他們利用其自身的販賣組織，把這個完全做到了。

同時德國的新貿易政策與關稅政策，除把關稅率特殊化而提高之、以防輸入、以維價格、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則為對於某一一定的生產物務使貿易政策上的敵人不能不逼得出于讓步的一途。從而這保護關稅，故又得了一個「談判關稅」(Verhandlungszölle)的新名稱。這關稅最初就定得非常之高，故對於所希望的特別利潤額又不妨害，而對於暴利的商賣方面又給了一很好的地盤。結果在實際上後來締結各種通商條約時，故又皆因這談判關稅而對於各條各項都起了激烈的爭

持。從而這德國最初貿易政策的攻擊性，不久即釀成了和波蘭、其次到八月止和法國、的帝國主義的——這個在社會民主黨（海德伯爾（Heidelberg）大會上）也曾承認過——貿易戰爭及關稅戰爭。且因為談判關稅過高的原故，談判又屢得不到任何結果。但是雖然如此，德國工業及德國農業，皆對這帶純投機性的特別高率關稅表示過滿面的春色。其結果，這所謂「談判關稅」就實際地發達成了最低限的關稅。其帝國主義的性質從而也就一目了然。

同時顯著的獨占化施行之後，這貿易政策中又萌現了一新變化。即國家的貿易政策及關稅政策，依個個工業團體——如德法二國製鉄業的——的私經濟契約可得而廢止。這德法二國製鉄業間的契約，對於一定的生產領域，在某一點上是廢止國家的貿易政策及關稅政策的；但對於其他未結非常密切的獨占關係的各國，則又雖有最惠國的條約在，還是想這保護關稅政策——因生產過剩而至于

擴大了的——的全壓力能十分地發揮其効力的。故實際上這兒這個協定——法國得於一定不變的價格之下輸入鉄量于德國、的這個私經濟的相互協定，不啻就是說凡此後德國資本所必要的鉄輸入額永由一個供給者供給——和他們結了非常密切的獨占關係的法國一國供給；從而又不啻就是說此後對別的鉄輸出國家當更加以猛烈的阻斷，而且對之當取更濃厚的攻勢，的意味。——因這協定，于是德國鉄業獨占家所希望的特別利潤就保障到了一〇〇%的程度。因為唯一供給者所輸來的定額的鉄，實際上只是對德國製鉄獨占企業——即德國生鋼聯合及支配這生鋼聯合的鋼鉄合股公司的售賣部——作供給而止。

這一來，于是德國帝國主義的全貿易政策及關稅政策的重要意義，遂又不僅是集中于一般的德國資本的利益之上，而且是集中于依絕對的獨占之成長而愈變成排他的性質、支配的態度、的獨占企業之上，——從而在這場合說又正是集中

于生鋼聯合及鋼鉄脫辣斯二者之上。唯其如此，故又正是國家的貿易政策及關稅政策益具體地和支配的獨占企業的目的相合致。其結果，加工產業在很廣汎的範圍內非常陷于危險的事，是不待說的；實際上這種事情也確曾有過。

貿易政策與關稅政策這樣具體地以保護支配的獨占者爲目的的結果，這獨占于是應用其特別利潤，更能擁其偉大的力在競爭自由的各種領域之內向其國際的獨占對手作峻烈的競爭。這競爭之于未參加獨占團內的別的一切企業身上更起深刻的的作用，是尤不待多說的事。至于這時候與之作競爭對手的則爲英國。同時這具體的保護關稅政策，又使德國鋼鉄獨占企業及製鉄獨占企業依其嚴格地集中了的特別利潤，將競爭對手所有的生產定額加以買占、或對國際的獨占競爭對手從金融方面加以侵入、的可能性，更形增大了。

以上是我們特舉一具體的例子，對德國貿易政策保護關稅政策的攻擊性獨占

性及帝國主義性作說明的。其他染料工業、人絹工業、加里工業、等等獨占團體內，在其獨占愈帶絕對性時，上舉新貿易政策也就一樣愈有益。

自然德國的競爭對手關於通商條約也決不會袖手傍觀。他們也很曉得把保護關稅提高起來，且拒斥特惠的待遇，以作防衛自己之具。從而德國的這新貿易政策，于是就生出貿易政策的凸凹起伏的糾紛爭擾出來。共和法國訂的通商條約，毫沒使該政策性質有所變改。

在貿易政策上表現出來的最近這新現象，一方面固然極其新，他方面和經濟的事實相結連的觀念形態，也同樣極其新。蓋德國大部分的重工業家，是決不在一九二六年各國銀行家及工業家想排除歐洲關稅的障壁而共同發表一有名的宣言、之上亂署其名的。這有名的宣言是一切想形成汎歐羅巴乃至無關稅的歐羅巴的舉和主義者與社會主義愛國家所贊同的。改良主義者在這兒又自信其會成功，即

他們說無論怎樣重工業總不外是代表他們的外交政策而止的東西。當時素具濃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的「經濟雜誌」，且以爲德國這最新的貿易政策才真是和國際製鐵卡爾特結成一團、對皺紋很多的歐羅巴實現汎歐羅巴的理想、的第一步。即一八二六年同志四十三號上法國有名的平和主義者德勒西(Delisle)曾論之曰：

『這種協定——德法間的鐵協定——著者——愈多，則與之相對稱的保護關稅就必日成爲無用的廢物，關稅這層障壁亦將完全自行消滅』。

但誰知保護關稅不僅不消滅不減低而且反益分化，反益狎獵地展開其發達。關稅的障壁亦不僅不倒壞而且反益築高築堅固。同時由這關稅保護所生出的——一〇%的特別利潤，又得了保障，該特別利潤必流入鋼鐵工業家的袋子裏去的事又得了保證。——由此、由此僅少的記述，于是一切作鐵協定的理論的繼續發展、的什麼「關稅同盟」(Zollunion)、什麼「汎歐羅巴」(Panneuronas)、乃至什麼「歐羅

「聯合衆國」(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等之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性質，就充分地表出其特徵了。換句話，這些名詞正是獨占到了某一定的發展階段時候、的帝國主義觀念形態，表示其和戰前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態、的意味的東西。

我們敘述德國貿易政策中的這帝國主義的第一步時，以及說明德國資本主義所曾使之發達了的新貿易政策的形態時，下列一點始終不可不放在腦裏：即特別關於鐵方面德國和法國結的這個在貿易政策上興味很深的關係，并不是由法國主動地希求所成，反之乃是明有目的地有意識地使這帝國主義形態得以發達過、的德國資本方面，向法國極頑強地談判的結果所致。

二、羅卡諾、伯林條約、特亞里、國際聯盟、等之利用

德國貿易政策關稅政策的新形成，是德國資本獨自運動之開始之端。但在國際政局世界政局裏面想繼續這運動擴張這運動時，還須把聯合國方面的那團結加

以解散才行。即在道威斯計劃裏已發見其組織上的解體、的那團結，還得要在羅卡諾協約上發見其解體之完成才行。

羅卡諾協約是美國間接參加，英國直接下手，對法國在歐羅巴所有的支配地位加以擊退，的意味。但這條約在德國方面說則不啻是對凡爾賽條約內那一排列的規定——即預想德國將來必將回復其力量、因而預對法比二國作保護、而特于該條約上作的那一排列的規定——，使之在事實上更成爲無用的癢癢，的意味。有這條約，法國再想獨自行其軍事的冒險的可能性此後就愈少了。凡爾賽條約所確定的西部國境，復由英國加以保證了。——固然任何條約國都不會對於這種保證充分信任，但是該條約還是表示一種立場，而德國由這立場即可對凡爾賽條約內爲法國所設的各種特別保護的規定，開始繼續的部分的鬥爭，——雖然曾有一時期已經在事實上鬥爭過來。

同時另一方面羅卡諾對德國東方國境又沒有保證；這沒有保證正是意味德國在某一範圍內對其東部鄰近各國如波蘭，立陶宛等，得以遂行其獨自的政策。

再則東方問題這樣不決定地放任下去，又是意味——從英國的立場說時——英國愈使德國和她強相結合，在她和蘇聯的關係更發展時即可利用德國、波蘭、立陶宛、蘇聯、等彼此的直接對立以爲壓迫波蘭及德國之具的。

但英國雖想這樣把德國完全地結合于其自己的大陸政策之內，在其獲得了若干結果之餘，同時某一部分也就使英國很不痛快。即德國依此不僅對法波二國獲得了其自己某一程度的獨立性，而且對英國也確立確保了這獨立性。同時美國對德國的關心——從而在一旦必然地要尖銳化起來的英美對立之中想利用德國以爲已用、的美國的關心——又明白地強化了的結果，德國的這地位遂更得而強固。尤其是依這新條約，德國經濟方面得了強大化的推動，其獨自運動的可能性，不

，部分地對英國亦對抗起來的運動可能性，亦得到了幾分擴大。從而在大陸下象棋，想利用德國爲一全無獨立性的棋子，的英國對羅卡諾條約的本來目的，結果就只達到其一部分而止。德國反利用英國這棋術，在該棋戰中獲得了自己作車馬砲——那麼獨立而又重要的棋子的地位。

我們這見解之爲正確，只要看其後德國所取的行動就可證明。第一德國和蘇聯的保證條約就成立了，第二德國在未編入國際聯盟直前乃至編入當時、和法國密接的政治關係又成立了。

在這兩個時候，德國資本都利用了英國所曾給與的運動的自由；固然還沒有利用這個和英國開始鬥爭，但同時也就對英國希冀了一個地位——即關於此後英國對德國的政策如有所希望、德國僅受「希望」是不行、必英國對一定的問題提出對價來買、的那麼一類的結果能夠形成得起來的地位。換句話，譬如關於英人極

切實地懇望的即時全歐洲組成反蘇聯的聯合戰綫一問題，德國就違反英人的希望「僅」聲明過如萬一必須對第三國際作共同反對與鬥爭時可以不躊躇地參加，的話而止，這種「僅僅而止」的態度就不外是對英人的熱望很微溫地示其反映而已的。

同時在土特勒塞曼 (T特勒塞曼) (譯者：德國外交總長) 或還想力說，蘇聯與第三國際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也未可知。如此則自然也是和英人所希望的隔得很遠。但德國爲什麼要取這種態度呢？無他，要即因爲英國如對蘇聯真取斷然的態度，則德國資本除受損失外不能從英國得到什麼別的報酬所致。

德國的這新地位于是不僅使其國家的獨立性得以增大——而且將「伯林條約」的真性質也作了說明。即伯林保證條約要不外是保證德國的帝國主義性愈濃厚即必愈成爲和反帝國主義勢力相對立的東西，其第一步即必爲和蘇聯相對立的東西，——除此以外毫沒什麼別的變改。而反之「德俄條約」則又是對英國的恐嚇手

段，即德國依其對蘇聯所已創成的關係，或則更依其將這關係加以擴大的可能性，即可使正猛烈地爲反蘇聯的熱病所迷的英國感到戰慄。——德國的這種兩頭蛇式的縱橫政策實在是極其狡猾的能事。在事實上關於一系列的問題又還是利用英國在後背扶腰，因爲英國認她是反蘇聯陣中一個重要因素，而她亦以此對英相挾。故伯林條約內所作的關於國際聯盟規約十六條之履行、的保留，就要不外是使德國得公然地獲得一個新交換貿易的可能性，——普通非花費很高的代價所不能得到手、的好寶貝。

但同時這恐嚇戰略，實際上在談判廢止軍事上的統制而移歸國際聯盟去統制、的時候，又發揮了偉大的効力。那時候關於緩和萊因州的占領的問題，英國確曾做了一個「很正直的中間人」——壓迫過法國使之多多地減少駐屯兵數。爲此英國且想了很多辦法去引誘法國使之讓步。同時英國因爲德國的經濟競爭已很猛烈

，爲顧其本國資本家想緩和這競爭且想利用一切可能手段、的要求，也就除此以外再沒多對德國有所援助。而且因爲想壓迫德國經濟競爭之故，對當時法國所提出的可作戰爭上使用的機械之輸出當加以禁止、的提議，也曾加過贊同。

其次德國對法國謀接近時也是用的這麼一種相類似的恐嚇戰略。該接近在經濟的加里條約、鐵協定、國際製鉄卡爾特組成、等場合，就已充分準備好了。在（德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臻于強固之後，更對法國希求更緊密的政治合作本是必然的事。至于這合作在事實上未能早爲實現，則一方面固由于二國間還有許多對立關係存在所致，他方面也是因爲德國爲對英國還想多造一恐嚇手段、故意將這政治聯盟的可能性加以延長以謀多能發揮其作用、而來的。同時如果法美的關係受美國資本所統制，即美之對法亦如其對德、多多地提供資本于法的經濟復興上時，則那時候這政治合作或早已實現也未可知。

總之、二國間關係之早未抵于完成，由上所述就可曉得一不是因爲法國對德國不忘舊恨、舊調子老唱不休，二又不是德國對於和法國接近非常抱有卑劣欺瞞的態度；反之乃完全由于兩國都想用此作對英的恐嚇策略而來。我們客觀地看時，當那除以英國爲對象外別想不通、的國際製鉄卡爾特協約在德法二國間締成之後，德國工業家代表即持此協約及持對法國政治關係之改善二點立刻出訪英國，而對英人提議一種協定，是很不偶然的一回事。同時德國根據這接近復會向法國提出過對管理問題的希望，法國方面也就概然諾許，也一樣不是偶然的事。人們如以爲這是偶然，或以爲是二者的接近極真實，而不是彼此皆出於對英作恐嚇及爲此恐嚇而互作成的一種可能性，則誠是胸無點墨的可憐蟲。

同時德國其後說要脫離製鉄卡爾特以作恐嚇的時候，也決不是單爲想強向法國多爭得鐵的生產額起見而來的，爲想對英國的競爭者作些暗示也是很明白的

。暗示什麼呢，即暗示：我們與法國的提攜並不是那麼強固得很利害的東西，你們英國如能充分提出代價，我們把這大陸聯盟改爲德英製鈦卡爾特或則德英經濟同盟亦皆無不可，——云云的。同時法國也一樣幹這玩意，且比德國還收了更好的成果。即法國一九二一年五月間和英國的談判，在德國喚起了非常利害的恐慌。——故這兩國間雖然有了「接近」，然兩國都是二重人格、二重政策、的生活。到後來德國加入了國際聯盟之後，則由羅卡諾條約以來的二重政策所獲得的行動自由，更曾擴大過。其實際的效果雖一朝一夕還不能表現出來，然該國際聯盟當中既明顯地有法國一派及英國一派對立地存在以上，則德國能澈底地利用這對立以爭自己的行動自由不待說。

從而我們就能看到政治的獨立、帝國主義政策、及資本之帝國主義的目標、三者，正和德國經濟上的再組織過程并行地發展不息。

三、新德國外交政策之實行

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以帝國主義的基礎為基礎、的德國生產再組織一完成，及一定的外交政策上的運動自由一獲取，——德國新帝國主義政策的基礎就作成。但這究不過基礎勉強作成而止，因為阻害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政策及防止帝國主義必然性之貫徹、的許多規定還依然存在，即現在也還存在。

這些逼着德國服從的國際的規定之中，最使德國資本在帝國主義的欲望貫徹上特蒙妨害影響的為下列各項。

一、德國軍備，須受歐羅巴帝國主義各國的代表所組成，且具有法外全權、的常議委員會所限制，所管理。

二、不得生產凡爾賽條約所確定的戰爭材料數額。而且可得而供戰爭使用的物質，亦不許生產。譬如一定種類及馬力的飛行機用發動機、及具有某種 *Diesel*

發動機的飛行船、等不得製造之謂。

三·一般地航空方面大受了制限。

四·平和條約所劃分的國境新想加以改正皆不克實現。

五·萊因一帶有常設的占領軍存在。

六·經濟上金融上受道威斯計劃的債權者所管理。（但這個因素來執行得溫和，故反抗排除的表現也就素不利害）。

七·每年須賠償戰事損害定額金若干，又須依道威斯計劃所規定的數額——從前其總額為若干亦不得知——賠償戰費。

八·一切殖民地概被剝奪，概被改為委任統治——概被敵視的帝國主義國所瓜分。

——這些規定，都是妨碍德國帝國主義必然性之貫徹及帝國主義政策完全的

展開上最主要的東西。

從而德國在其開始再組織及想發展其更完全的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時候，就不得不竭全力以謀排除這些最重要而又最具擾亂性的障礙。即德國資本從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間，外交政策始終集中於下列各點上。

- 一、對列強對德國的軍事管理及軍備制限作反抗。
- 二、對萊因州占領作反抗，且對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國境作反抗。
- 三、對道威斯計劃所規定的償付本身、乃至對從來的償付方法、作反抗。
- 四、為舊植民地之返還或新植民地之分配作鬥爭。

——所謂「履行政策」，「Erfüllungspolitik」的具體內容，概表現在這些抗爭問題裏面。這些抗爭，則又是以巨大地發展了的資本之獨占的生產所要求的發展銷路及擴大銷路、的一般的鬥爭為基礎。

不待說除上計各主要問題外，作其外交政策的對象的還有許多，但這個究不及那些主要問題緊急，故這兒只要這樣提及一句就夠。蓋我們在這兒的目的只是指出德國資本爲貫徹其帝國主義的必然性在外交政策上所取的澈底的政策爲何，及指示那鮮明地表示所謂履行政策的性質的澈底的政策又爲何，——二者而止。至于上舉各抗爭問題，又可歸納之爲下列各種，其抗爭以來的結果亦概如次。

○——
(A) 對軍事管理及軍備限制的抗爭。

第一我們須注意德國的防禦力最初就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麼薄弱。其軍隊按正規的算法雖不過十萬人，但這是幹部部隊，卽其大部分是九年間從事于軍隊生活而未及其他、的部隊所組成的，從軍事關係上說時至少也可以抵得六十萬乃至八十萬的軍隊，是受過最充分最完全的訓練的士卒與將校所結合而成的軍隊。其

中級將官及高級將官的數目也恰和下士兵員的數目相適合。——這麼小的軍隊具有這麼大的將校部隊的事，我們差不多曾沒聽過。自然這決不是醉狂的行爲，而是明確的考慮的表現——即必須以這部隊作這軍隊的核心、的決心之表現。同時一遇戰事即能動員的兵員也概是不必預作訓練的，一因其大部分是大軍隊的預備幹部，二因這種訓練與養成已由黑色國防軍(Schwarze Reichswehr)從一九二三年初頭起廣泛地系統地從事過，而且眼前還在繼續中。這黑色國防軍——這眼前重要的訓練者，詳言之即「鐵兜黨」(Stahlhelm)、威鏢團(Wikingbund)、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右傾過激派」、就是。併且牠們不僅養成兵員，而且軍事的幹部也在牠們這些團體內養成中。這種幹部雖不及真正國防軍內的幹部那麼受過訓練，但還是具有很大很大的意義。

德國的國防軍以及未來可得而上戰場的兵數既不如「十萬人」那麼赤裸裸的貧

弱的數目，那末德國的武裝也就決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麼微小。再則德國化學工業在其質的點上說又是世界第一。僅由這一點說，凡爾賽條約內解除德國武裝的規定就可以說本質地不占什麼重要。蓋該化學工業表面上雖不是屬於戰具生產的生產部門內的產業，然同時極明顯地又是不斷地使用各種一和別的關係相結連即立成爲可戰慄的化學武器、的物質的產業。換句話，平和的化學工業愈發達，實際上即爲戰爭的生產設備就愈潛在，愈偉大。

自然，大砲機關槍榴彈等武器比過去要困難得多；雖然克魯伯那樣過去生產過這種武器的事業團，一旦有事要其恢復本來面目——眼前是沒有辦法必得改頭換面的——還是極其迅速地做得到的事。但僅僅這種做得到還是不夠，在近代戰爭上還是難于緩急相濟，故還得特加考慮，另想妙法才行。

唯其如此，故德國爲恢復其強大的兵力、及爲達到這高遠的目標，其所取的

政策就明白地看得出始終總是固執于一定點上。即該政策的鬥爭方向始終不在于增加現存兵力至二倍三倍的點上，反之乃在于反抗以前列國全體協同管理的點上，以及反抗凡爾賽條約所規定所限制：一切可作戰事使用的機械與工具不得生產、的點上。這在德國——上述的理由之下——本是必然的。同時其執行這反抗則自一九二六年末起。并且不久即收了相當的效果，即翌年一月末該管理權即由聯合國的管理委員會移交到了國際聯盟手裏。這移交，完全等于以前聯合國的全管理機關概歸取消，尤其是等于以前駐在德國內部的一個偵探機關歸了消滅。蓋國際聯盟在德國內是沒有這種設置的；同時德國自己又是國際聯盟的一員——具有完全的發言權，很能利用其地位，尤其特能利用其兩頭蛇的政策，以漸謀將該管理的性質變爲于自己有利。換句話，德國此後的政策如運用得宜，國際聯盟的這管理必將弄成委任統治委員會那麼一種滑稽而又有名無實的東西。

至於以前的列國管理必須排除的實際理由，則看以前管理委員會的實際活動情形就曉得。在該委員會設置的當時，委員會本身由三九六名將校及六一〇名兵士所組成。本部設在柏林，全國的連絡部與支部等共一五個。自備有運貨汽車兩百輛。一九一九年至二六年末——盧爾占領中斷過——之間為執行其任務曾視察過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一回。其中百二十一回曾由德政府證其為法外干涉。即管理的將校們運用其偵探的視察及邀取德政府的材料而行之的。又這委員會的費用共約九千三百萬金馬克。依其提議，德國曾交出過約四萬五千尊大砲及砲身，二萬八千尊砲架，二萬八千五百個水雷發射管，三千九百萬砲彈與水雷，十萬五千尊機關槍，一萬四千台飛行機，約二萬八千台飛行機用的發動機。——該管理委員會曾怎樣在德國作過升天入地的活動由此就可曉得！

又關於戰事上可得而使用的機械器具等不得生產的規限，其後——一九二七

年二月最近協定時亦根本得到了緩和。即內部的管理既弛，英國且進而有所冀德國具有相當強大的武力的意思，從而戰爭工具的生產問題亦在非常大的規模之下獲得了半合法的可能性。同時東部國境上的要塞問題，亦因英俄關係緊張，在某一程度上風向又變好了。即凡不直接對付波蘭的要塞都還保得存在，可以不拆毀。

但眼前反抗政策的方向，首先還是對這尙未全體撤去的管理與戰爭用具的生產限制二點進行，其次則不待說又向下列二方向進行——即一、如何使德國軍隊的實際能力提高（註），二、如何對一般軍備制限的反對宣傳加緊。關於這宣傳方面的情形，我們看二三重要人物的言論就可曉得。比方士特勒塞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在漢堡（Hamburg）曾這樣演說過：

「一方面使一般的武裝自由存在，另一方面對於某一國家——如德國

、則完全解除其武裝且加以管理與統制，——這種和國際聯盟裏面的同權同度絕不兩立的狀態，無論如何是不能永遠存續的」。（「德國鑛業新聞」、一九二七、一、一六。）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國防部長格士拉（Gessler）在國會又曾這樣聲明過：

「……但事情萬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如果不是對一般的武裝概加以解除，則我們就也得要變為能提有同一價值的武裝以臨敵陣才行。（對啣！一點也不錯！——右派歡呼）……國際聯盟的一員的德國，想把牠總放在印度民族那種狀態之下的話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德國普通新聞）「Deutschen Allgemeinen Zeitung」，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號）

（註），關於提高軍隊的實際能力的點，一般軍事專門家率以為未來的軍隊應注重於練為幹部隊。幹

部隊的軍隊在政治上軍事上說都絕對安全，同時也就不是從前那樣幾百萬的數量。

同時在這兒地說時，將全國民概施以軍事訓練，以作常備的戰鬥員一事就不重要，嚴密地形處一極經濟的軍事戰綫則反重要。

平和主義的通信報“Zeitung”，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號作德國國防軍再組織的報道——

——雖然這報道立刻取消了——時曾將這點暗示過。即說據國防部所作成的計劃，國防軍九年間的服役年限將縮短為三年，但同時受完了訓練的國防部隊即當作常備的第一預備軍。又這預備軍或轉入警察方面服務，或作其他，以便隨時都能立刻出動。同時因其這樣不斷地轉出，則新受訓練者就愈多，數年之間國防軍在事實上將可訓練得最好的三十萬幹部部隊。

——看國防部長的這語調，就極明瞭地看得出其欲獲取武裝自由的目的與意識皆已極其成長。同時所謂海軍修繕工廠的建設及其支款之鉅大——非常類似於最近的軍隊經售——，又都是暗示實際上德政府的方針內容為何的。

同時德國資本之極重視這兵力又由下列一事實可以看出：即一九二六年末社

會民主黨曾因黨內理由對國防部長加以攻擊而提出其自己入閣的問題、的時候，當時德國資本即立過早地組成過布爾喬亞的聯盟以謀解決政府的危機。這聯盟之組成，在一部分的金融資本家自然是視爲應該遲一會，故這兒謂爲過早。不過社會民主黨的該攻擊既爲對於金融資本財產中最神聖的東西的攻擊，即爲對軍事的權力手段的攻擊，則在他們資本家方面立刻這樣緊張起來本也是必然的事。

(B) 國境修正的問題

依戰後勢力升降的關係，德國資本家很明瞭苟非凡爾賽平和條約的範圍內所許可，國境之修正——特別是西部——是萬無希望的事。換句話，即他們對於亞爾薩士——羅連兩州就確定地在其帝國主義的政策上斷了念頭。同時這斷了念頭的話，又只是在於政治上將這二州再合併歸德國所有、的意味。至若挾德國的資本、一旦有機可乘即侵入這極其重要的二工業地域、的念頭未曾斷絕過的話，則

是不值多說且誰也能不言而喻的。同時他們對於這亞爾薩斯兩州的自治運動，又是毫不躊躇地予以援助的。因為兩州如成爲自治領域，較爲法國的領土一部分在他們總是好得多。對這自治的想頭，看「政治、歷史雜誌」"Archiv für Politik and Geschichte"的論調就極易瞭解。即該誌第十二冊二三頁曾論之曰：

「但是法國究內部地確實地獲得了亞爾薩斯兩州與否呢？縱一時獲得將來又能確保與否呢？——這另一問題，眼前實得加以解決才行。而一九二五年初頭以來該二州自治運動之飛躍的發展，又是實證這問題之尙未解決的」。

沙爾地方情形則已和這不同。即該地方不過形式上被規定爲在十五年以內須合併于法國的關稅區域以內而止。固然當初作這規定時，是有意以後不再還給德國的。但法國權力政策上的地位已經起了變化，經濟的恐慌發生，民族的政

已經執行了的結果，十五年後該地人民投票時縱法國資本猶具有強大的勢力，然法國還是靠不住。蓋自德國資本以近代的大卡爾特及脫辣斯為基礎開始其再組織以來，該地方的大工業已立向德國企業團體的陣營內踉蹌地被汲引進去了。該地方的資本家之這樣朝德國轉動是非常極端的，（在德國通貨膨脹時代其大部分概儼然做了法國人，很得意的樣子），致法國想對牠汲收的觀念陷于非完全絕望不可。自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以後，其所取的政策尤其以此為起點。即決定地務于確定期限未滿以前將該地方再收歸自己經濟領域之內。這問題，和此後還要說明的依道威斯計劃而債務履行起了變化、的問題，有最密切的關係。德國資本在特亞里（Thoiry）會議時所加的最初的一擊雖未曾成功，然此後在其目的達成上遭逢打不開的困難的事必再不會有。眼前所存在的困難則讓後而再研究。——要之在這一方面，也很能看出德國資本及其政治的代表士特勒塞曼等，為排除一切妨

害他們帝國主義的貫徹上之障礙物時會怎樣積極地努過力。

同時沙爾地方在期限未滿以前可得而奪還的點縱暫置之度外，東部國境也還有重大的變更可能性存在。最初在羅卡洛會議時因英國對東部國境事不取保障態度以壓德國的原故，德國的外交政策就曾極巧妙地向這方面推進過；到其後中國革命倉皇地大暴發，英國對蘇聯的政策極迅速地具體化尖銳化的時候一來，德國的推進就愈深。蓋英國在其反蘇聯政策上必須把德國拉在一塊時，德國的交換條件——向波蘭那邊的海上要求通路的問題，自然必得要發生。提起向波蘭方面求通路的話，就是凡爾賽條約的國境整理案所最曾給德國人傷過心的事。即依該案的內容說時，農業上最重要的東普魯士，在政治上的對立一尖銳化時隨時都沒有困難可以完全地——大體上說時現在已是如此——從德國分離出去。同時這條向海的通路，又直到習萊德密爾 (Schneidmühl) 止，在波蘭軍隊進軍時皆為絕好沒

有的通路。故自戰略方面說，舊國境之回復正是北自東普魯士起、西自南西勒西亞起、包圍瓦薩（Warschau）的自然的鉗堡再加以形成、的意味。故所以德國政府僅從這戰略上的理由也引此通路問題之打開爲其最痛切的關心事。而他方面波蘭也就盡其全力與之抗爭。這願望（「通路之願望」〔Wille Zu Korridor〕與這抗爭，由下引德國“Europäische Gespräche”雜誌——極穩健而且帶有平和主義的精神、的一重要的雜誌——所說的話就可看出。即這「外交政策月刊雜誌」——該雜誌自己這樣稱呼——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第三號內曾這樣說過：

「其次即爲德國應取什麼態度的問題。關於這點，東部實有極大困難在，即通路問題總得幾時有一澈底變更的規定發生才行。波蘭也很瞭解這個，但牠老是不理，關於這問題的一切交涉牠概拒絕，而且還在打主意想併吞東普魯士」。（J. V. Brandt:『德國外交政策的地位』，」優點是我們加的。）

同時通路與修正東部國境二複雜問題，現已成爲切實的外交對象的話由下引一段報告又可看出。——

『又士特勒塞曼在特亞里會議上向白里安(Briand)提出過德國東部國境有變更必要、的問題與否的話，據白里安答覆確曾提出過。同時白氏曾答士氏以問題唯視德國對波蘭能作怎樣的賠償以作對價·云云』。

張伯倫(Chamberlain)的機關報「泰姆士」(Times)，對這問題也曾表示過意見。且說立陶宛與波蘭方面的通路問題久已成爲外交家間的問題云。

說到立陶宛的事則其解決的方法似乎又會要取斷然的形態。即立陶宛發西士特的革命結果，對波蘭的關係一點也沒改善，維納(Wienna)這地方還是兩國爭持的中心，而波蘭之對立陶宛或取合併方式或暗作策源地使該國內起暴動因而屈服之、的企圖，則早已昭然若揭。故爲此曾有德俄二國的協商，結果且由蘇俄向波

蘭提出過警告，認其企圖爲有礙和平；同時國際聯盟在一九二七年末也曾鑑于形勢重大，認作問題，加過考慮。而德國對這問題的態度尤極明瞭，即波蘭爲對德國的通路問題老是不「理會」則對波蘭的這計劃必竭死力以阻其成功，必待國際聯盟或波蘭自身對這通路問題答應了變更且給了保證後才會容許。同時假使這種利益交換的結果波蘭真成了功時，德國又必自動地成爲蘇聯的敵國，因爲蘇聯爲保其安全計，始終是不想邊境各獨立國有落于波蘭的漁網之中而失其存在、的事實發生的。

自然，東部國境修正的問題和西部一樣想一朝一夕加以解決是不可能的事。但無論怎樣，這問題總是德國永續的要求，依德國政策之運用始終要提出作議事日程則無疑義。其爲新德國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目標之一也無疑義。

同時與這問題相關聯還有一萊因撤兵「開放德國領土」的一問題在。這開放的

要求純從表面看時本來很像盧爾占領時候的「民族自由」的要求的樣子，但在現在德國資本再組織的基礎上除該民族的要素外還有極本質的軍事性質在其中、的點我們又不可忽視。不待說在宣傳上只有民族的性質浮在表面。但德國政策的重點愈置在強大其帝國主義的權力與地位之上時，同時萊因駐軍所占的戰略的地位愈非常有利時，德國資本在萊因沿岸對駐軍所作的反對與煽動就也必得愈猛烈。況因為駐兵而重要的工業地域被聯合國所支配，重要的地位為聯合國大砲所支配，聯合國對占領地域的經濟偵探又非常猛烈，故反抗與煽動也就愈為兇猛。

反復說一句，德國之要求萊因撤兵，及以此為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位，并不是由于什麼非常利害的「民族屈辱」[Nationalen Erniedrigung]的感情而來，上舉各理由才是真諦。自然該要求中也含有民族的性質在；但這究不外是用以掩蔽濃厚的帝國主義特徵及欺騙廣汎的各層民衆的工具。在我們認為有興趣的，則只其

民族的要素與帝國主義的要素二者混雜在一塊、能發而爲這麼一種奇妙的要求、的點而止。

(C) 殖民地獲取的鬥爭

新德國爲獲取新殖民地乃至爲恢復舊殖民地而開始了的活潑潑地的宣傳戰，我們只有明確地認知其全爲德國資本獨占化過程中的一面、的時候，才能正當地把握其意義。獨占發展到某一定階段時金融資本單單獨占全產業部門就還不夠，還得必然地要進入于向外國的原料產地作引入于自己獨占圈內的行爲。(布哈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俄文版，第二版，第三章參照)

新德國殖民地獲取的運動(Absitzation)，在凡爾賽和平條約締結當時就已開始。加入國際聯盟後更猛烈，更成了大規模的形態。故從那時候以來，這鬥爭始終帶有一種公然的性質。

其後所謂輿論——布爾喬亞的新聞全部不待說、社會民主黨的新聞也在內，更日以宣傳這要求爲能事。國會裏面更特設有一殖民地問題研究的特別委員會，社會民主黨議員也參加在內。到其後從前德國殖民地內的會長向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委員會上書請求仍願歸德國統治時，德政府間接地更曾相當地作過公開的表示。又德政府所公設的銀行——國立信用股份公司，在其前經濟年度的報告當中，將殖民地問題也網羅在內。自然，這國立公司究因爲是國立的原故，不能像「礦業新聞」那樣露骨地單純地大喊其搶去的東西要搶還；不過其中也就有這麼一些話：

「德國經濟應該和其他各國合力，將尙僅開發一部分的適于植物性原料生產的地方，及地底豐富地藏有財寶的地方加以援助，以發展其生產力及改善其交通網」。

這誇張的文句的背後藏得有些什麼妙味呢？——要不外對過去爲爭取植民地而爭戰及將來爲爭取植民地又必爭戰、的事理加以簡言的。

有時候美國方面對德國希望植民地的點表示好意、的話，也在德國新聞界上有所披露。比方「伯林日報」一九二七年正月十八日號就揭有「紐約泰姆士」(New York Times) 關於這問題的論說的一段。

同時德國人向舊德國植民地去移住的事又非常盛行了，其從前所有的財產加以買回的事也很多。於是德國資本向其舊領土內逆流進去的情勢就不在少數。

政府對這種宣傳的主導者暗告過今後在國際聯盟某會議上將提出關於植民地問題的要求。故「德國鑛業新聞」在一九二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這樣聲明過：

「故德國只要在國際聯盟總會有要求決算的勇氣，則興味極深的植民地問題的討論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必會實行」。

大資本的這種要求及其他和這相類似的要求，在德政府自然是反映得很快很快的，德國之得編入爲國際聯盟委任統治領地的委員之中，也可以說是這努力之賜。同時意大利對德國公式地要求打進委任統治領地去、的要求予以承認、的那種協定，在德意兩國之間又已締結成功了。

(D) 對道威斯計劃的鬥爭

今後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上最重大的任務之一，即爲對德國每年賠償額——一九二八年已經達于二十五億的巨額——的爭鬥。這爭鬥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前論資本輸出時已曾指摘過。德國資本表面上故意視爲不焦急緊切的樣子則是因爲戰略上的理由。一即因爲怕直接攻擊與突擊必得不到美國的贊同，故如對萊因駐兵要求撤退一樣盡力求其不太過于激烈。二則知道法國資本又必會猛烈反對，不能成功。三則很曉得時間這東西遲早會幫助德國資本，不必太性急。關於

這第三點，上引「經濟雜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曾這樣公言過：

「全世界的對外貿易狀態，必使德國的債權者起而自謀其對道威斯計劃作修正」。

在該論文內并且還說過：英國必首先會迅速地感到使德國的競爭這樣必然地增大起來的原因是由于道威斯計劃有以致之，的話。

一九二七年裏面，最初的金融恐慌發生了（該年以後是非常頻繁地發生的），這恐慌是由于賠款監督人所取的徵款方法不良有以釀成的。到秋天該監督者看到——一切應繳的賠款結果都不能繳到，于是發表明年度德國匯兌市場必有大危險發生；這個話對各國多數的出資者確給了一種印象。

但是德國資本在討論修正道威斯計劃上總會特別得過「勝利」。即在盛行討論德國究應先履行那一種債務的時候——即還是先應履行對道威斯計劃的債務抑先

應履行對外國借款的債務、的時候，美國資本明說過個人出資的外國借款應先履行。并且支配道威斯計劃的不是賠償委員會、尤其是對賠償問題特別關切的國家——法國、而是個人的債權者、即美國的大銀行、的話，也從而公然地吐露出來了。

同時對道威斯計劃反對的宣傳也日強日盛，日帶起攻擊的態度。尤其是德國的重工業方面，就和「經濟雜誌」那樣穩健自制不同。其「德國鑛業新聞」就曾沒空過一個禮拜不對該計劃加以新攻擊及對德政府加以新訓令。其一九二七年二月四日號曾主張之曰：

「眼前我們德國的外交政策，不可不再脫出道威斯計劃之過大的負擔為主眼」。

這個話就明是不願等候「時間的破壞力」的作用，而急願自進而取攻勢的。

而事實上眼前英國某一社會因不堪于德國的猛烈競爭，爲自求出路計對「鑿業新聞」的這種努力亦方予以援助。——真是很有興味的事。

除此以外，德國資本還曾採取過一個別的清算該計劃的方案。該方案的性質，在最真實的意味上說卽爲將付出的賠款轉化之爲資本、的那麼一種計略。這計略最初提出是在特亞里和法國開談判的時候，當時德國很知道道威斯計劃因爲有前述法美各國的反對一時萬無由謀到變更，于是就提出這計略來。內容則爲只要法國肯將沙爾地方卽時返還以及別的點上還讓些步，則德國願將道威斯計劃所決定的鐵道債務及由此所生出的利息全部讓給法國。同時這鐵道債務如總動員當不下數千億馬克。僅動員其一部分亦可于法國金融狀態上給以最確實的——爲法國素所未曾有過的——基礎。蓋德國馬克是只須十億左右的資金就可以支持的，用此馬克——縱然僅動員債務的一小部分——以救濟法國當時極困窮的金融狀態之

爲可能，是毫無疑義的事。但這計劃被美國反對至于未曾實現。蓋美國人對於德國鐵道債務之流動化非常引爲危懼，故就籍口美法間的債務問題尙未整理爲辭，反對該計劃不使成功。意謂必待美法間的債務得到明確的整理——換句話即將法郎讓諸美國資本之手——之後，該鐵道債務的問題以及爲法國而將該債務動員的問題才能實際地加以討論，當時則非其時。同時到現在，法國又因法郎已相對地得了安定的原故，對該動員鐵道債務一部分的計劃也就不再大感到直接的必要，換句話即德國該計劃在現在已成了畫餅。

但是德國該計劃雖然事實上成了畫餅，然在該提議之中德國主意之爲想將道威斯計劃所決定的付款轉化之爲生產的東西，則極明顯。同時支出的賠款如能由這方法而利用之，則其性質之根本地要起變化又極鮮明。換句話即德國由道威斯汲血剝髓的手段之中，產出貫徹其新帝國主義政策——那麼一個極具體的目標、

的武器來的事，當必可能。更換句話即債務那樣的東西亦可轉化之爲有利的投資，真是再好沒有的事。——這種玩意兒，誠然是資本主義裏面，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裏面，才能特有的一種論理的矛盾。

——我們在前章已將德帝國主義的政策必得向其實現帝國主義的任務的點上開步走的話指摘過了，在本章我們更將德國資本所提出所要求的各點之爲澈底地和德國資本的帝國主義必然性相合致、的情形，加過暴露。從而照這兒所敘述的各種關係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士特勒塞曼等所執行的所謂「履行政策」，其正體本體究爲何，當立可瞭如指掌。

同時我們在這兒攷究的中心始終只是德國資本所最引爲重要的帝國主義的目標、的點，又還是值得力說。正因爲該資本的目標是如此，故眼前及此後必還有無數于該資本之帝國主義的發展上所引爲重要的問題會要提出來。比方戰爭中所

沒收了的財產須予以返還的問題，因凡爾賽條約破壞了德國國境、其代償德國須與奧國合併的問題，等即是。同時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的要求不久也必出現。

第三節 德國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性

抽象地說時，獨占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的政策，一般地概專是帝國主義的性質的東西；但事實上金融獨占的利益在其國家某一時期某一時期的政策上究竟會實現過若干貫徹過若干則還得首先具體地證實才行。這證實在英美乃至法國都極容易，在德國則情形不同。

依大戰的結果其經濟基礎受過極大打擊的德國資本主義，用通貨膨脹的欺瞞政策以謀再自組織的德國資本主義，為貪婪不足且好戰無厭的帝國主義戰勝各國的全獵犬羣所震撼及社會運動所震慄的德國資本主義，——在那時候就恃其國家

機關的援助也毫不不能實現其帝國主義的政策（參照前章第七節論通貨膨脹所起的集積的本質及當時德國國家政策、各點）。同時把一個發展帝國主義的階級的力量不留餘滴地嘗味盡淨了的德國布爾喬亞、的反動性，也就再不能對於全民族受壓迫受略奪時的階級任務挑在肩上。眼前非常年輕的中國的布爾喬亞西之不能——縱然其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還極微弱不足道也是一原因——在帝國主義包圍中負起民族的任務已很瞭然；資本主義很發達了的德國布爾喬亞西，……基礎雖築在通貨膨脹之上但猶帶一種帝國主義傾向（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德國布爾喬亞西，則又正因這早已發達了的原故，遂為客觀的原因所迫亦不復能負起這民族任務。詳言之德國布爾喬亞西正因其發達成熟之度已極高的原故，遂客觀地毫不復能遂行革命的任務。同時因為經濟政治的瓦解，至少一時又不能幹出什麼帝國主義的花樣來。——從而其全政策，直到道威斯計劃採用的時候止也都是如此。這

個從民族的見地說正是說德國的布爾喬亞西是民族的叛逆者，從普羅列塔里亞的立場說正是說該布爾喬亞西是反革命者，從帝國主義的見解說又正是說他們是無力量無價值的存在者。

在再組織之前，即在道威斯計劃採用之前，德國外交政策的主眼是在于和賠款——和永續的軍事脅威相絡連的及不知所窮止的法國資本之強壓強奪所形成的賠款——相鬥爭，對波蘭大規模的合併野心相鬥爭，及對外國商品特特惠的待遇而巨潮地輸入的鬥爭，的各點上。在這期間，德國資本只積極地獨自地幹過一個一次的政治行動，即在日內瓦會議進行中間敢另與蘇聯結拉拍羅(Raspaillo)條約。但這「大胆」不會長續。道威斯計劃一來，換句話英美資本對牠作如上所述的援助一來，牠國內即立開始了一種于國家政策之中直接地貫徹其帝國主義的要求、的行動與努力；這行動與努力的範圍而且非常之廣；同時以獨占為基礎的再組織

也來了，威嚇的革命運動也除去了，法國帝國主義之突擊的危險也解脫了。——這即較道威斯計劃未採用以前起過重大變化的各點。

這些重大點的變化和國內金融資本之獨占構造之質量兩方面的變化相呼應，于是使德國國家政策也起了質的變化。從而眼前德國政策所提示的帝國主義的傾向已不成問題，其鮮明地表出的帝國主義政策才是我們的對象。同時這政策到眼前又已不是以實現德國政府對列強所提出的廢除國內殘存的障礙與制限的要求，為目標，該政策的性質依其帝國主義目標之設定已經獲取。蓋這些障礙與制限在眼前之想加以廢除，目的并不是在於什麼創造民族獨立的德國，乃是在於想獲得更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權力上的地位。故在德國政策上眼前成問題的只是一點：應是如何可以使德國獲得——在世界政局上說還很貧弱的帝國主義的地位，且強大之。換句話，問題的核心要為在於做一個決定的帝國主義的權力要素，而不在于

漫然地獲得帝國主義的性質，像這性質早已是毫不成問題。更換句話，德國在軍事上看還很微弱、在世界上所占的勢力也還很微弱、對歐羅巴以外的經濟領域的侵入也還很微弱、等問題，已不是決定其性質的東西，即已不是決定其性質為帝國主義的或非帝國主義的、的東西、只不過是決定其為國際的帝國主義權力要素上所占的地位究重要不重要的東西而止。——這變化，在其以新獨占為基礎而再組織已形成、及獨占的金融之利益在國家政策內實際地已得到了貫徹、的結果，已經實現了。我們對比利時的資本，波蘭的資本，乃至荷蘭的資本，決不因其有與德國資本相類似的弱點就結論之為不具帝國主義性。三國家與三國家的政策之概為帝國主義的東西，誰也明白毫無疑問。有疑問的只是其作一權力要素的地位與價值究有若干大而止。同樣德國的情形也正如此。不過德國比這三國又還有長處。即德國還包藏得有非常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潛勢力——因受制限與障礙雖尚不

能貫徹、然別國對牠所築的障壁則還能猛烈地衝上前去、的那種非常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潛勢力……在。像比波等三國則因強大的經濟基礎缺少均衡、政治的實行能力亦受制限、的原故，這種潛勢力就不貯備。比方波蘭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就較其帝國主義的基礎反遙為肥大，呈出畸形的現象。

這樣一比較下來，德國政策之帶帝國主義性本已極其明顯；不過同時我們又不是對其所獲得的帝國主義的權力上之地位故意多事誇張。我們很知道牠的這種地位無論怎樣都還是很貧弱，雖其帝國主義性質極為明瞭，也還不過是剛在恢復那地位的時候。但是問題不在其帝國主義的權力之地位如何上，而是在其帝國主義的性質如何上；——這個在判斷德國帝國主義時是極當峻加區別的。同時研究其帝國主義的傾向時又是只能以其向帝國主義的強國去發展的傾向為問題，而不能以其向帝國主義的政策之傾向為問題的；——這區別又很重要。

爲什麼這種區別都很重要呢？理由就是德國帝國主義藉社會民主黨的援助很使人刮目相看地知道了怎樣去掩飾其帝國主義性、的方略。同時又很知道了——社會民主黨則更不待說——德國政策的性質是與一國家未獨立的時代相關聯，不，且與一受抑壓的時代相關聯。本來，其不甘于澈底受抑壓受剝削而表示過反抗與拒絕、的德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在眼前還膠住于該性質之上。借解放德國于外國壓迫之下的假面具去執行其「履行政策」，是一滑稽不通的事。不過理由也有，就是形式上和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左右一樣毫未變化的許多障礙與制限還加在德·國·帝·國·主·義·身·上。這事實才正是德帝國主義一面能執行其帝國主義性的政策，他面又能使社會民主黨代爲飾掩——說是執行「履行政策」，的由來！同時又正因爲這事實，于是革命以來最民族主義的內閣亦得于什麼履行政策與民族解放二假面具之下，獲得勞動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內的各層以爲己有。自然，使德國帝國

主義的性質早已變化，而敢公然不戴假面具登台時，這些階級層之必不再那樣忠順是不待說的。不過正因其未如此，故社會民主黨就雖眼前猶能和國權黨相提攜，而自得地且有效地遂行其這麼一類的外交政策。這種明帶帝國主義性的外交政策之能遂行，是只因其恰適于隱匿在民族自由那麼一個口號背後、的原故。并且這宗事實，在革命勢力內部也常能發生動搖，不可不加顧慮。蓋一般人總常以為德國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還沒有成爲問題的資格，可成爲問題的只有德國外交政策內部的帝國主義傾向一點。『但是死者跑得快』，過去的革命已經成爲歷史陳跡了。然不幸德國帝國主義至少自其參加國際聯盟以來——這總誰也還能記得，不是很古很遠的事——已脫却其「帝國主義的傾向」的初期階段、而明具了帝國主義性、的點，人們也還是看不清。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想、一樣地信。而殊不知德國資本對外國資本所負的納貢義務，也已再不和其帝國主義性相矛盾。我們

在上面且已將其發見了如何想將這納貢義務轉化之爲達成帝國主義目的的手段與方法、的話說過了。并且假使這納貢義務如即可認之爲帝國主義的反證，則大體上至少對英美必須納貢的法國就也必不是帝國主義。同時英國對美國資本也負有納貢義務。法國資本依債務關係所受的規制——不能不忍受的管理——且并不較德國爲低，法國主權之受侵害從而亦不較德國爲優。然法國政策之具帝國主義性還是毫不依而有所輕減。——雖然其在帝國主義列強中所占的帝國主義權力要素的地位與意義，因此不能不大有折扣。

除這納貢義務之外，有些人復以爲殖民地之缺少也是德國外交政策及國家本身不具帝國主義性的證據，而常引爲材料。但使資本主義國變爲帝國主義國的，決不僅是殖民地之領有那麼一宗事實。殖民地之領有，是帝國主義未發生以前就曾存在過的。唯有大金融資本主義的脫辣斯對獨占的原料地及投資地——那種新

領域所作的無限地進攻的努力，才使眼前德國之再圖獲得殖民地的鬥爭變成一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像意大利與法國之爲獲取新領土而鬥爭，與德國之爲獲取領土一般而鬥爭雖有質的不同，然這種不同并不如何重要。反之各國之貪婪無厭均認爲帝國主義性質的表現，德國之努力只可認爲一帝國主義的傾向的點，倒很重要。

固然人們或還會說德國缺少具有攻擊力的武力，故仍不能謂爲有帝國主義性。這很重要，因爲一直到眼前德國的兵力確沒有取攻勢的資格。但是問題不在於一時有沒有這種武力，問題只在于爲獲得這種攻勢的武力起見公然地開始了鬥爭沒有，乃至貧弱的德意志共和軍利用非合法的武力組織、獲得了「同盟能力」與否。依我們所知，德國國家乃至外交政策之開始了這種鬥爭以及獲得了這種同盟能力，都早已是事實；故其帝國主義性的特徵又明已具有。該攻勢武力尙未形成的

點雖其弱點，然該弱點並不與其帝國主義性相抵觸，只不過與其作帝國主義的權力要素的地位重大不重大上相關係。

從而最後關於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問題，乃至外交政策的性質問題，我們亦可以大致上作同樣的結論。即該基礎是明白地存在的，雖然還有二三弱點乃至由其停滯性所產出的特殊現象在。同時外交政策也明白是帝國主義的，雖因此經濟基礎關係而亦具有許多「弱點」。

德帝國主義的這些弱點，不是附隨于其「青春年少」的發展上的弱點，乃是附隨于其停滯年老的帝國主義上的弱點。這弱點之這性質，依其銷賣市場之狹隘、及外交政策為擁護日趨膨脹的資本而設定的目標、之概為極迅速地不釀成最銳烈的國際對立不止、的理由，愈表現得利害。同時又正是說明：在德帝國主義經濟的發展當初，乃至新德國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當初，如德國一想貫徹該發展

，則許多許多的爭端——如在大戰前德帝國主義強大發展的最後期的情形一樣——必得就尖銳化起來，的點之所由來的。從而德帝國主義、——作國際帝國主義全體裏面一部分的新德國帝國主義、的性質之變化，又必得在德國一走上新帝國主義路上即必發生紛爭、的那性質之中表現出來。

第四節 新德國帝國主義之產生紛爭性

爲使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得發展起見的鬥爭（從而爲擴張銷場增加資本輸出且參加世界分割的鬥爭），及爲達成上述帝國主義的政治目標起見的鬥爭，在經濟上外交政策上都已經釀起了許多紛爭了，——此後還非更大規模地加以釀生醞起不行。即德國帝國主義必然地更要利害地生出新的紛爭。而且必須將現存的紛爭利用起來深刻化下去。新德國帝國主義之這釀生紛爭之力，是一切帝國

主義政策中所共有的現象。其所釀起的紛爭具有特殊形態乃至特殊內容，則是上述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所具的特質，以及這基礎上而所建築的權力政策的上層構造所具有的特性、所生出來的。

但使德國利用起來深刻化下去而可能獲到其最大利益、的對立（紛爭），究是一種什麼對立呢？同時德國這種戰略之下與謀用帝國主義的方式將這戰略貫徹起來的努力之下，一種什麼對立又必得非產出不可呢？

我們如果站在德國的立場，從戰略上着眼，問什麼對立即於德國決定地有利時，則我們很能極明瞭地答之曰：英國與蘇聯對立、或則全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對立、的時候，德國就能決定地占極有力的地位。——眼前世界政局根本地對立在一點上是極確實的事。除了油也不值鹽也不值的政治蠢才乃至英國政治的代理人以外，決無由否認。故必然地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運動必得結集于其周圍、圍

集于其傘下、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是想構成世界帝國、的英國之不共戴天的仇人。

而德國即在這時候作這種遠征蘇聯的大隊的進軍地乃至駐兵地。沒有德國，則無論怎樣從芬蘭以迄羅馬尼亞佈一字長蛇陣的反蘇聯戰綫，也還是進軍地與駐兵地要受威脅。故結果德國資本就非常感到這對立尖銳化爲利益，而相信比從來用以爲恐喝之資的條件提出，必更有高明萬倍的提出機會會要到來。從而中央黨的工人代表習特加渥德 (Seegerwald) 就在該黨機關報「德國人」(Der Deutsche) 裏面，將這問題明白地這樣暗示過：

「但英國如固執其根本地否認德國在世界政局上的共動性、的立場而不變時，或率然對德國示其敵對的政策時，則結果不外是驅德國與蘇俄相接近；這驅德國與蘇俄相接近的政策能與改良眼前有害于全歐的情勢、的政策同

日而語麼？等量齊觀麼？」

同時德國資本如想獲得爲達成其帝國主義目的上所必需的更大的武力時，無疑地又只有說是爲「反蘇聯政策」供驅使才易爲功；這又是不待智者而後知的事。他們德國資本之正已明瞭地看到了這點的話，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雜誌「Reichs-banner」上，黑爾特曼(Karl Helbermann)的論文可以看得出來：

「安德勒士(Franz Karl Andres)——他確沒有軍國主義者的招牌——在「Tagebuch」上面很真實地對俄羅斯與亞細亞的戰爭可能性作過注意。他對青年德國黨(Jungdeutsche Orden)的指導者——工業家勒希伯爾(Bechberger)及馬勞(Mahrann)所建議的德法軍事同盟表示贊同。我們無論對他們三人所表示的意見取什麼立場，德國的防禦力，在歐洲軍隊的境內有一應盡的任務則是事實。」

同時「德國日日新聞」一方面是國權黨的報另一方面「又是政府機關報」的話，由一九二七年二月張伯倫的覺書已完全證實了。該新聞強硬地主張過德國不可迅速地加入英國戰綫，爲恐喝英國起見德國還應長期地和蘇聯保持友誼關係。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則又這樣說過：

『對布爾塞維主義的真正顛撲不破的唯一保障，是德國內部健全，且依近代的防衛手段嚴陣以待，一事』。

對問題的主張雖完全相同但態度則極真實、的前引「政治歷史雜誌」，于這問題用非常慎重的筆致曾作過如下的表示（一九二六年第十二號）：

「權力政策上的基礎不平等時，政治的評價與活動的平等也決不可得而有，起連帶感情的可能性也完全不可得而有」（巴登（Karl Baden）「羅卡洛的意義」〔Die Bedeutung von Locarno〕，1111頁）

作者在這兒討論的問題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亦即德國事齊事楚究孰優的問題，故這一段文意要為反蘇聯而事西歐列強固所欲為，但連帶感情——共生死患難的感情——究必以武裝成了平等的時候才可能，意謂列強必先使德國恢復其武力才好。——本意可以說和上引「德國日日新聞」所論的完全一致。

并且這見解不僅是德國布爾喬亞社會所日夕馨香禱祝而不懈，且和外交部長立場很相近的英國布爾喬亞社會所見亦完全相同。故英國「Daily Telegraph」報的外交通員曾這樣說過：

「不使德國有充分攻擊法比波蘭諸國的武力，固然是英國的好處；但不使德國陷于對東部加來的攻擊至于防衛不來，的那麼可憐的狀態，當也是英國的利益」。〔採自「Täglichen Rundschau」二七年一月十八號所載。〕

一九二七年初，英國反蘇聯空氣極盛，一般都信為國交快要斷絕的時候，俄

國亡命客——和英國反蘇聯的官場極相接近——的奧古爾(Augur假名)特曾作一本攻擊德國的小冊子。該年二月廿七日「德國日日新聞」在其社論中曾評論之，末段有言曰：

「這論證雖不像極有條理，但猶不知不覺地承認了我們（德國資本——著者）在東部尚握有舉足輕重的強處」。

同時「足」在幾時總要「舉」一下的點又是舉足輕重這句話的特徵。關於這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德國鑛業新聞」在英俄國交已到了就要斷絕的時候作過這樣極鄙陋卑劣的言論：

「德國將來最大的希望，就是某一天某一情勢之下——眼前我們雖尙不能明說，然一天一天經過下去、眼前正在進行中的發展更成熟起來而必要到來、的那種情勢之下——，我們將有充分做一個同盟者的價值的事。從而德

國。在。這。重。大。的。瞬。間。尚。未。到。來。以。前，和。任。何。國。家。也。不。提。攜、任。何。拘。束。也。不。承。受、的。那。種。幹。法，是。極。其。必。要。……今。後。我。們。隨。在。什。麼。時。候。總。得。充。分。注。意。機。會——這。種。時。機。一。到。我。們。就。立。能。自。由。決。定。自。己。參。加。那。一。邊、的。那。種。機。會——，且。當。充。分。努。力。去。攔。住。那。種。機。會。不。可。使。之。錯。過。如。果。這。個。成。功，那。末。向。我。們。求。婚。的。人。就。必。更。多。而。這。種。時。候，時。間。又。必。會。是。我。們。的。協。助。者。無。疑』。（後二處的榜點是原文所固有的）

——這段話是論英俄關係時指示德國當如何就可以貫徹其帝國主義的要求、的方法當中，最露骨最無隱飾的一段話。

上舉奧古爾這個人，也完全了解這個。故在“Fortnightly Review”雜誌五月號上，他半公式地亦曾表示過他的預想。在該文內他論的題目是事實上當給德國以歐洲各國同樣的資格與待遇一問題。——

「歐羅巴且當大規模給一種東西給德國才行。在現在一戰敗國……額上的烙印還沒消去……的我們，在平等之中真有平等的力，且依這平等而受統制、的事，還不能想像得到。……最後道威斯計劃也不僅是其賠償數額必須修改，其管理制度——這是和德國的同權平等不相容的——也必須修改」。

奧古爾對於國境問題的整理方法也提過案，但這是德國資本家社會所絕不能接受的。當時——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德國日日新聞」曾對之作過概括，由此當可窺到奧氏該論文該提案的意義。——

『并且我們條約上的敵人們不可不曉得：我們德國民的健全的知覺力與名譽的自尊心決不會受空虛的表情所欺騙，反之我們正是于奧古爾論文所說的意味上，要來行動而不要求口頭的』。

——由此看來，故英俄間的紛爭愈利害，德國資本即愈視之爲作德國帝國主

義必要條件中的最必要條件、的中心問題。德國資本在這大紛爭中，死也想藉以貫徹其帝國主義權力上的地位之發展。同時德國在事實上許多重要的要求未得到切實的保證以前不會慌忙忙地和他國提攜雖不錯，然而除意外破天荒的事件突發以外，其和英國相提攜的事總是極其容易看得到的。眼前牠對蘇聯巧妙地表示的友誼及蘇聯對牠所給的信任，在牠已向西轉了的今日，結果都不外作了牠明日加入反蘇聯戰綫時更好多講價格多講報酬的資料。理由則是因為牠再想作一帝國主義強國而登台時，尤其是爲進展其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提出許多帝國主義的要求出來時，在蘇聯必不能使之滿足是誰也明白的事。第一這是「帝國主義的」要求，第二滿足這些要求的鑰健事實上又在西歐列強手裏面不在蘇聯手裏。故牠——德國——自羅卡諾協約以來乃至這協約未結以前，以及道威斯計劃實施以後，之開始日向西轉，乃其新帝國主義的發展之必然結果。

再則在德國的輸出入方面情形看，其利益大部分在西方而不在東方也很明白。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至九月止，其七十二億六千萬馬克的總輸出額中只有七億七千三百萬是向東方諸國——日本、中國、蘇聯、及印度——輸出。輸往荷蘭英國的商品固然也有些被轉輸往東方，但這是由該二國作媒介而成的。現如取其對蘇聯的輸出百分率看時，其為額極貧弱當立能發見。因而其向西轉不僅眼前如此，將來亦必繼續如此。結果，數年來社會民主黨所熱心主張的反東向西的路綫，遂完全和德國帝國主義的要求一致，且和張伯倫的帝國主義意向一致。

德國資本用什麼形式加入反蘇聯的同盟戰綫去、的話，在眼前自然還是一疑問，不能預測。可能看得到的則為必依同盟國方面的鬥爭方式如何而亦如何。素來英國資本對蘇聯第一步的積極鬥爭是經濟封鎖，國交斷絕則其序幕。依瓦薩的殺戮以謀破壞蘇聯和波蘭的國交、的企圖，則又是這經濟封鎖一計劃之論理的連

鎖。不過英國資本同時又在供給白衛主義者以資金，想在蘇俄內部發生暗殺情事，或則促進其內部的不安甯，乃至促進其武裝暴動，以謀藉以擾亂其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而最後使之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這計略英國現在并且正緊急地進行，其是否僅作英俄武力大戰前的一個段落，當視蘇聯的對抗力如何而定，亦必視最重要的各帝國主義國內的普羅列塔里亞特的反作用力如何而定。在英國自然是天天追求，本來爲展開對蘇聯的廣闊的戰鬥起見，任何手段牠都是不擇的。

德國資本用怎樣一種形式決定地參加這戰綫的話，——正必視這鬥爭一日一日經過下去的展開究如何，而決。或者其最初的形式爲不給以信用，——卽不使蘇聯的商品能夠順暢地輸入德國，以作參贊經濟封鎖的初步。第二步則當爲收容白衛分子，使之遁逃于此，避難于此，卽開始行動于此。至于到了武力鬥爭的時候，則德國資本最初或會取「中立」形式，換句話卽僅對同盟軍方面供給戰爭材

料，許同盟方面的帝國主義軍隊有通過德國權利，而止。更換句話即德國在其參加對蘇聯戰爭的第一階段上，當只是作供給者，駐屯所，而止。到第二階段則或積極地提武力以參加亦未可知，不過也必和第一階段一樣，總是要對其帝國主義的各重要要求有了十二分以上的保證以後才幹則不待說。

因此，故德國資本對英國反蘇聯的計劃，參贊到什麼程度，乃至用什麼形式去參加，——因二者都有無數階段，正如美國從一九一四年「中立」迄一九一七年實際參戰為止，中間經過無數階段一樣，的原故，眼前還一點也看不明透。同時這問題的解答一方面還要看如後所述的世界政局上的對立究將如何發展，而決，另一方面又還要看英國究能在若干程度之內利用其巧妙的大陸政策使法國不反抗且使其他各國對德國表尊敬、而決。但如把和美國的關係全然置之度外，則英國在歐洲的孤立愈利害，其對德國資本所給的誓約——因遭其他各國的反對——

就必愈空虛；反之英國對法國的慢性的對立如愈到了能夠解決的程度，則英國依其與別的各國的連帶，對德國帝國主義將來發展上實現上極有價值的提議，又必可得而提出。

但無論如何，英俄間的大紛爭總是德國帝國主義權力政策大發展上的中心樞樑。故新德國帝國主義在這紛爭之發展上與深刻化上乃至在其最後決定上，所占的地位，實是重大。同時僅在這點上，新德國帝國主義之具產出紛爭及深化紛爭的性質也就充分暴顯出來了。

又依德國帝國主義復興而必要釀成的紛爭、之爲連續不斷此後還要層出不窮固不待說，還有則是德國又有使英俄紛爭更尖銳化、結果其自己對這紛爭時所占的地位亦尖銳化、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其帝國主義愈發展時，則看情形說話，使這紛爭歸于和緩，的別種紛爭又要發生亦未可知。

并且和英俄紛爭中的德國資本的態度密相關係地，德國帝國主義和波蘭帝國主義之間的紛爭也已在發生中。

在這二帝國主義國間的紛爭，性質決不是別的各种帝國主義國間所常有的那種或明或滅、一時的、偶然的、紛爭的性質，反之乃是極深刻的帝國主義的對立的性質。眼前德國之所以尙沒完全歸趨于英國一邊，我們可以說就是因有這和波蘭的紛爭在內作梗。假使沒有這紛爭作梗，則羅卡諾會議以後德國的政策必早已迅速地公然地直轉向了西方無疑。但德國如堅決地對英國的東方政策負起義務，則對波蘭就必根本地一變眼前的態度才行。即既作了英國的同盟者就不能把波蘭看成仇敵。換句話即德國決定地作反蘇聯軍隊進軍地域的一部而願參加時，則前提上就不可不將德波間的關係加以整理。否則因德波對立不解，一旦對蘇聯起行動而德國襲波蘭之後，——或至少亦使其後部戰線不安、時，則雖與英國同盟，

在英國也毫無用處。同時亦正因這對立不解，故英國爲使德國加入其東方政策戰線內來——所花的代價也就不少。蓋誰也明白波蘭是凡爾賽條約——固然不是究極的東西——所規定，眼前用以阻害德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發展，且不斷地加以以危險、的戰勝各國千想萬想出來的一產物。關於其國境全體之設定上，通路之指定上，上部西勒西亞的投票上，無一不是明明白白以德國爲對頭。——故因此我們就可知道：平和條約內產出這麼一個波蘭，波蘭眼前形態既是由來如此，則德國對凡爾賽條約鬥爭之具體的一部分簡直可以說由此就已形成。我們上面說要使德國決定地參加反蘇聯戰綫時，其前提的方法爲平和地解決這德波對立。但由平和條約所規定的波蘭國家的性質上看起來，那有可能呢？何況除此以外，二國間又還有很利害的經濟對立——資本主義的對立，在。由通路以分裂德國領土，這已明是德國經濟上重大的障礙；比當漆希(Danzig)及克尼希士伯爾(Königsberg)。

Spole)二地猶適爲重要的波羅的海沿岸各種重要的港灣之剝奪，也是一樣。上部西勒西亞工業地域一部分之被剝削，復使德國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炭與鉄上，很受了打擊。再加以兩國資本主義的極一般的性質，及波蘭因財政困難所必然產出的輸出政策，復使二國還得特殊地彼此相排斥。即波蘭拚死力執行其輸入制限，視作其國家的最高命令。而德國亦同，程度且超過于對抗波蘭對自己的制限以上。同時一九二六年中，德國對波蘭的輸出每月又達于千四百萬馬克左右，這數目又決不能說是少小。

外此德波間的關稅戰爭又可說是這深刻的對立的一表現，認作是二國間戰爭的縮圖亦可能；尤其在德國希望返還德國的通路時，波蘭即以請將東普魯士讓給我、的話答之的事實看，可知道完全是如此。將來，德國必利用這具有現實的根據的對立，去向英國大胆地提出其各種要求無疑。英國則因素對這對立之克服異

常關心，在德國利用時必用盡一切手段以待時爲之解決無疑。結果具有阻礙英俄紛爭之發展、的可能性的這對立，最後將又會成爲使德國加入英國戰綫去、的一要素。并且英國資本能滿足德國的要求時，該加入必更能達于完全的境地。

從而德波間的紛爭之資本主義式的解決，結果要即德國資本加在一塊對蘇聯作帝國主義的攻擊、的意味；除此以外什麼意味也沒有。

對世界政局內對立之尖銳化，還有使德國引作關心的出發點的，則爲植·民·地·問題。一看非洲的地圖就知道，英國法國返還從前德國的屬地的事無論如何都是想不通的。英國在非洲所引爲最重要的植·民·地·領域的貫通綫——即由開羅 (Kairo) 直到好望角 (Kapsstadt) 的貫通綫，是將從前德領東非洲編進去而後成功的，誰也曉得。這個正是說英國奪取德國東非領土的結果，非洲東側半分即得以完全囊括。救得從前德國那一點領土在，英國不會金甌有缺。同時德國西南非洲領

士，在南非洲方面又是一重要的構成部分。英國領有了這部分之後而後從前極其貧弱的南非西部海岸纔才得大為延展。結果正是說英國的全非洲現在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得以成了一個廣大的合成體。同時卡默倫（Kamerun）與脫葛（Togo）二地的形情也相彷彿。二地在包括得有西北非洲全部的巨大植民領域的法國方面，本來是無用的孤立地域。然英法二帝國主義國家，對這極有利的自國植民領土之完成又決不會任意放棄。

但同時意大利和日本又是猛烈地對植民地懷有渴望的，（縱把大植民地國家不可醫癒的渴望全然置之度外）。故德國想獲得植民地時最初就得和一切較自己強的國家磨拳擦掌。同時德國資本又很知道如站在局外者的立場則必什麼也得不到。故于是牠就想將一切渴望植民地的國家集在自己周圍，結成一個團體。故極有味的民族的週刊雜誌“Der Deutschespiegel”，關於這點曾這樣論述過……

「如果在日內瓦會議上，德國和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各國一致提攜，高聲地不停口地要求威爾遜金口銀牙地所保證過的「一切殖民地問題須加以公平的整理」一句話、真要竭精瘁神地促其實現、時……則病耳重聽的國際聯盟果敢充耳如不聞麼？——我就不信！」（第四卷、十號、四五二頁）

這論者自然不是想國際聯盟來幹這「整理」工作。他所希求的只是想組成一個團體以去貫徹關於殖民地問題的希望。

在眼前大殖民地國家方貪婪無厭不知所止的時候，各工業國的銷路市場方日趨于狹隘的時候，帝國主義國方日被巨大的中國趕得步步退窮無所出的時候，以及舊的各殖民地地方亦正日在工業化的時候，我們深深地去穿鑿德國對殖民地的希望究能有多少把握、的話，當是很書生之見而且不必。換句話，在這種非常具有特徵的時代，德國的希望如想實現，是必靠一新的世界大戰——顛覆從來一

切世界分割狀態的新世界大戰——出現，再來一次新的分割，而後可能的。這像必然性誰也曉得是極明瞭的事，不值我們詳作說明。任何殖民地問題——不僅德國的——想平和地解決，滿足地解決，我們知道都非經過非常戰爭的風浪不會可能。

不待說德國對於殖民地的目的，本不是德國資本所信爲一朝一夕可得而貫徹、的那麼樣的一個目的。德國資本也完全意識到了有效的殖民政策必靠新德國帝國主義的武力——方面的希望實現了之後而後能得而實現。不過這武力問題的解決如前所述是和英俄的對立問題密相係關的。結果，故德國的殖民地問題也就和其武裝慾問題一樣，都可還元到新德國帝國主義對世界政局上英俄間的巨大對立如何利用，的一點上去。尤其是對蘇聯的鬥爭就是等於對中國革命的鬥爭，故德國的殖民地慾，或將于在敗殘的蘇俄與中國二國內取得具有經濟性政治性的利

權區域、的形態之下得到滿足也未可知。同時這種解決方法，在別的帝國主義列強如對於德國殖民地慾早認為應與滿足的話——則因未觸及自己的殖民地一毛一皮的原故或亦認為很好也未可知。最近因英俄紛爭日尖銳化，德國布爾喬亞不僅對蘇聯的態度有變化，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亦有變化。這確是一興味很深的事，他們蓋一方面喜歡英國因中國革命受了很多損害與打擊，二方面又高興對中國反革命軍方面能夠供給武器。他們對中國革命抱有敵意及對反革命抱有好感是很明顯的，對後者的供給武器尤為有目共睹的事。政府的禁令、完全是一片虛文。政府就日監視着，也還是毫無顧忌地供給不休。

——以上，我們關於德國的希望，端從必靠英俄紛爭日趨尖銳化則有實現可能、的方面論證下來了，但同時還有一些恰恰阻礙這紛爭、的別種紛爭，也不可不舉出來。不待說這類的紛爭只是慢性的，從其傾向上看有使德國雖久已站在英

國一邊、然想利用英俄間的紛爭還因此可遭阻害、的性質而止。所以必須舉出來的原因，則是想完全地描出新德國帝國主義之具有產生紛爭性出來起見，以及差不多不可得而有的可能性亦至少加以暗示起見。

這些紛爭中的第一個就是德國資本主義與英國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的對立之日益增大一事。這經濟的對立，在很長的時間經過之中是很有展開成爲政治的對立之可能的。

過去英德間的對立，如單以爲是海軍軍備計劃上的對立而不認爲是高度地發達了的二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對立之表現，自然不值多說是根本錯誤的見解。現在，世界大戰又沒有把德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乃至基礎，加過什麼根本的變更。僅于凡爾賽和平條約的放血戰術之下，一時化牠的競爭力爲不重要的東西而止。故使德國資本主義經濟一旦復興成功，這對立必更會深刻地自己貫徹下去自無疑

義。加以英國現在的經濟狀態，雖僅少的競爭亦不能堪，故這對立結果必更深刻化下去。誠然德國資本主義眼前亦方內顧不暇，再組織尙未成功，沒有挾其獨占的組織之全壓力去登世界市場舞台的可能；但雖然如此，其對英國舊經濟的對立，在英國炭鑛大罷工時就已極露骨地表現過。英國經濟生活上的毒藥正是德國經濟生活上的人蔘。炭鑛罷工時，德國資本獲了非常大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止，德國重工業還把英國銷路市場的大部分占領着未曾放手。而且在這長期間飽發橫財之餘，對這新獲得的市場地位又曾盡其一切經濟手段澈底地想加以擁護。致當時「德國鑛業新聞」關於英國經濟復興說過這麼一些話：

「據說英政府對於向德國輸出的炭，方多量地給以補助金。……英國之必迅速地用盡一切手段以謀補償對外貿易的損缺，乃至必特認慮爾的炭爲其最有力而有力的競爭者而謀與之對抗，本都是我們預想過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

們德國的生產者最大的任務當爲一方面盡力保住在外國獲得的地盤，同時又必先充分地供給國內的需要。」

又在英國炭礦罷工時，德國所略取的市場還不僅只于炭市場而止。鋼市場乃至鐵市場方面，也很曾有力地利利用過這情勢。在一九二六年的第一四半期，德國的銑鐵生產額比戰前的七四·六二%還少（英國的生產額則不待說比六二·五二%還少），然第三四半期的銑鐵生產額則增加到了一九一三年的九一·五%。反之英國的生產額則減少到了戰前的一·七%。生鋼生產方面，德國得過的利益尤其明瞭。一九二六年第一四半期，其生產額爲戰前的八三·九%，英國爲一一二%，同年第三四半期則德國的生產額爲戰前一〇八·五%，英爲九·四%，縱使德國所奪得的僅爲英國鐵礦與生鋼生產損缺的一部分——銑鐵方面約二五%，生鋼方面約五〇%——，縱使這奪得的部分中的大部眼前又已失却，又縱使英國在

其罷工中曾對德國資本用過很老獪的排斥政策，——但德國資本所已奪得的東西英國再想奪回去必比登天還難。況英國在罷工前起就已漸有日拜德國後塵之勢，罷工以來德國的生產已是水漲船高，明白地獲得了顯著的優越權。

同時英國對其所失的地位能恢復與否，在我們這兒且毫不必管。我們在這兒所引為重要的只是無論英國能恢復或不能恢復，其對德國的經濟競爭總得必日趨于尖銳化、一事，及這競爭依時與地且非化成政治的敵對不止、一事。在德國，因為鐵炭鋼三者的生產一般地占着優越地位——并不是單從炭鑛罷工以來才有的——的原故，其工業的組織狀態也就非常顯著地占着優越地位。石炭新底卡組成了，個個脫辣斯在新底卡的生產額裏面又占有很大的成分；這個拿英國的炭業組織形態來一比時，英國的差不多有中世紀的形態之觀。即英國到現今才開始大一點的結合。鐵市場及鋼鐵市場多少好些。然比之德國的鋼鐵脫辣斯也還是小巫見

大巫，不足掛齒。簡言之這組織方面的進步正是德國重工業所以得占特別優越地位的重要一因；而該組織的進步又是由于德國生產之非常進步的合理化，從而又是由于技術方面有某一定的偉大的進步、之所致；凡此都不是英國之所能望其項背的。

“Financial Times”的柏林通信員，在該報一月十四日號上曾論德國工業之發展所及于英國資本的危險、曰：

「如果英國工業此後還不敢取急取直進的自發態度，則結果德國必握住歐洲工業的指導權，而英國工業遂陷于危險的孤立。德英二國工業之間，必發見一實際的合作形式才行，不則大陸市場必對英國商品完全加以閉鎖」。

造船業方面，德國又根本地開始向上起來了。雖然英國還很示其優越，然德國的競爭無論如何必再會強有力地出現總是事實。

并且在另一方面德國資本又方利用英國的困難而進瞰其室。最近兩年間譬如利用中國方面的英國的苦境就曾飽載而歸。關於這個，「德國鑛業新聞」在其揚言德國拋棄在中國一切特殊權利的話之後，還曾這樣說過：這聰明的政策

「使德國商人有效的——雖然是徐徐的——復興活動又可能起來了。在中國對英國商品開始全般的杯葛時，德國商業想也想不到地得了一大援助」。(「

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號)

又德國商業沉着地——但是又熱心地，在暹羅波斯等地亦再占得有堅固的立脚地。在亞夫加尼士坦也依商業上的大讓步而非非常獲得了成效。對土耳其的資本侵入尤其非常激烈地而且有效地在實行。這成功都是德國大資本得一確實地步而英國增一重損失與憂懼之謂。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德國鑛業新聞」論世界政局上及世界經濟上的困難時曾這樣說過：

「在這點上英國的困難最多。我們如記起一九一四年以及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對我們所下的那些毒手……眼前望着牠那受苦遭難的情形真不禁喜從中來。爲什麼呢，當時我們最危險的敵人原來也有今日」。

但德國資本之得意與自負，還不僅此。該同論文內還這樣說過：

「我們在我們陰鬱的慘敗時代所曾預言過的話，現在果然明白地實現了。我們曾預言過爲破壞德國勢力起見而結成的同盟，只要該目的一達到即必歸于畫餅。因爲該目的一達到則數百年來蟬續下來的無數的對立就又必浮到表面上來。果然，現在還不曾經過八年，這預言就已經實現了。」

看這語調，明是說德國資本利用帝國主義各國間的對立已經恢復了獨立，的意思。尤其因爲美國借款援助牠們復興，更引起了他們的得意而拾取一美國新聞記者的樂觀的聲明以自豪曰：「向德國工業押彩等于向一勝利者押彩」。并且這

句話由這德國大資本主義新聞一次引用還不足，一方面贈起恨意充滿的眼睛望着英國，他方面反復地得意地不曉得引用了幾多遍。

——但是無論如何，這經濟的對立究不過是徐徐地進展的東西，萬不及英俄對立那樣能迅速發展，故這對立很有一時怎樣曲折地過渡下去的可能。至于過渡的方式究如何則還不可得而知。不過由英國資本和德國重工業結成卡爾特的關係，以更延弛這對立使不急速發展的事也很像可能。其徵兆且已明明存在。即結果形成英德經濟同盟以對法國重工業資本，或形成大陸同盟以對美國工業，皆未可知。至于英法政府間最近的折衝，表面上雖像多少有使德英對立更尖銳化的傾向，但英國政策究還不是如此，即還不像是念念于這對立而想借此折衝以爲之備的意思。反之事實上或還是想故意對法國表示親近以使德國資本感些壓迫，因而進而參入其帝國主義同盟的團體裏面去，——這到很像是本意。

但是英國的態度雖如此，如果德國資本反乎一切的期待，對於英國對蘇俄的包圍政策始終表示躊躇不事參加時，則其對英的經濟對立或一轉而忽帶起重大的性質來也未可知。

眼前正在發展中的英美對立，就有長期間使德國積極參加反蘇聯的同盟、的傾向爲之減退、的可能性。蓋美國不僅經濟上而且政治上想利用德國以抗英國、的心思，依其對英對立之增大這心思必也愈得增大；而德國方面就也必得受其牽涉。即德國資本這樣一被利用下來，在某一事態之下其參加反蘇聯同盟的事就會被阻止，至少亦會被抑制，亦未可知。不過同時這種阻止或抑制的結果，又不必要形成。即英美間的紛爭如增大，美國資本方面有認蘇俄之存在爲自己的利益、即認英國繼續的不安之永續化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則這種阻止抑制的結果或會發生；然同時依我們想，假使美對英的對立尖銳化到了這種地步，美國資本

必以爆發這紛爭、徹底地給英國資本以打擊、爲最有益，而不必恃此迂路。換句話即美國對英國資本決定加以打擊時其對德國資本必會認爲積極設法使之在某一程度內實際參加爲最有利。(註)

(註)前述工業利益協定合股公司之援助美國、對英美石油紛爭加以干與、的事實，即是表現某一徵兆的。在兩國相互間的關係上具有一般的政治意義的這紛爭，其與一九二七年夏、縮會議時蘇骨地表現出來的海軍軍備問題上的紛爭、恰相一致，是決非偶然的事。這會議徒使雙方不愉快，什麼結果也沒有是誰也還記得清楚的。

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在這兒還是不想取預言家的態度預斷其必爲如何如何。英美衝突如急速地銳化，德國做英國的同志去參加反蘇聯的鬥爭的事情、之有受制抑的可能性，眼前確是朦朧地且極輕微地存在着。這種存在，換句話要即一紛爭去一紛爭來的意味，乃至英德資本間的經濟對立露骨地一轉而成爲政治對立的

意味。——故所以這些千型萬類的紛爭究將取一種怎樣的形態而出現我們儘可暫不多加推想，由其紛爭的可能性上看，我們只要揭破了德國帝國主義新登臺則這些紛爭愈深刻化、尖銳化、的點就得，乃至更得必須惹起許多新的紛爭、而且不惹起不止、的點就得。

同時，在德國帝國主義復活中、的激成紛爭的力，又不復是從前那樣：依高慢狂妄的資本家國防軍軍官等所造成的、那樣的東西。這種資本家與軍官們所造出的現象，不過是「生產力之增大與生產組織之「國家的」限界之間的紛爭」的現象形態。（布哈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俄文版、第二版，九七頁。）反之現在這個力則是在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政治扮裝之下自求其貫徹的。即從前是由佩劍鏘鏘的士官貴族形態表出之，現在則由穿着燕尾眼的啤酒桶博士士特勒塞曼的姿態表出了。正如列甯所說：

「半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比之英國真是可憐不過一個『零』。日本比之俄國也是一樣。然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力之關係，十年二十年之後也還是不變的麼？無論怎樣也想不通」（列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一〇六頁。）曾幾何時，果然十年後的今日德國又不再是一個零了，雖然其能爬上算盤的資格還不過在僅少的範圍以內，然而『想不通』這句話還和當時一樣可以通用。爲什麼呢，因爲：

「各國的力之關係是不均等地變化的；個個企業乃至個個脫辣斯個個產業部門個個國家之均等地發展的話，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得而有的」（列甯，同上書一〇六頁）

同時世界大戰前與大戰後的今日，德國發展之在質上乃至量上都有非常的不同雖是不待說的事實，然在某一點上，即在對帝國主義的狀態及對其力之關係皆

具有「革命」(Revolutionierenden)作用的點上，二者還是相共通的。當時帝國主義的發展愈高，紛爭的形式即愈接近于戰爭；同樣眼前德國資本主義的強度愈增，則作用亦相等。德國眼前很想學大戰時的美國，即戰爭所受的損失轉嫁于他人，而于他人螞蚌相持當中飽收漁利。但這是不再可能的，在一切紛爭的性質都愈帶國際性的今日，德國這種計劃是兒童式的冒險。尤其德國在地理上的地位，下次紛爭——即英俄紛爭發生時是極易捲入漩渦的。換句話無論怎樣德國資本總得多多少少被引為積極的要素拉進去無疑，結果又必靠全國勞動民衆起來為牠再揩屁股無疑。關於德國帝國主義之具有激化紛爭及生產紛爭的性質論上，下引文章之為正確，比之素來還特別表現得利害。——

「最近生產力之特別增大，自由市場之特別縮小，及和金融資本之支配有關聯的各國之關稅政策，以及商品價格之實現上所遭遇的困難與尖銳化等，

——這些都是對依戰爭技術去下最後的判決、的情勢，加以招致的』。(布哈林、上書、俄語版、第二版、八〇頁)

第三章 階級·層·與新德國帝國主義

(Die Klassen und Schichten und Der neue deutsche Imperialismus.)

在前兩章，我們把德國新帝國主義之建設、所生出來的各種傾向，加過指摘了。同時和二三對外政策上的狀態相關聯，這些傾向實現時當有種種變化的可能性，的話又說過了。

但這些傾向之實現過程上可得而想到的變化，又不單是依對外政策各要素所得而決定的。這些變化，第一還可依支配階級——即上來單一般地加過考察的支配階級，亦即從未區別地加過考察的金融資本——中的實際政治家之目標不一及努力不一而受決定。第二又還可依阻礙金融資本的努力、的別的階級及層，乃至和金融資本相交錯的別的階級及層——這個階級及層不是金融資本政策的實際

指導者、其策略則是金融資本本身的行動當中必然地矛盾地要產生出來的——、的各種策略的作用而受決定。

這樣一些要素能給帝國主義必要的貫徹上以影響，則他方面支配的階級與層就必又要完全担起一新問題。這新問題之解決，對於帝國主義之貫徹上又必新給以些影響，而且必再加以變更。（比方金融資本內部西爾發伯（Silverberg）一派的慎重政策就曾牽及支配階級中的封建地主對德國國防軍及軍事政策上以影響。）同時另一方面，許多問題固然必要解決而且希冀其解決，但在解決的時候就必和帝國主義的基礎相衝突，相矛盾；這矛盾則又必招致新的社會政策的歸結；這歸結在其整個的性質上又必會喚起許多影響于帝國主義的發展上的新現象出來，而無由或已。（德國資本主義之必要勞動貴族、及缺少殖民地的基礎、從而使勞動階級分裂而且腐化的方法又就必須使之發達。）

第一節 資本家層與帝國主義

整個的布爾喬亞階級，一方面不是「統一的反革命的」羣衆，另一方面自其統一性說時就是純資本主義的諸層也層層相疊絕未完全地調和過。我們可以在德國這些「純」資本家諸層（從而直接地支配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的資本主義的諸層）裏面，分成三部類，即一爲獨占的金融資本，二爲大農的資本主義的派，三爲加工產業之非獨占的派。同時，又不僅在整個的全核心內部，就是在這些部類的內部，也有極明瞭可得而指摘的帝國主義的偏差在。

比方在第一部類裏面，化學脫辣斯的代表和鋼鐵脫辣斯的代表，關於許多問題的意見就非常不同。而且這不同，最近因化學脫辣斯在德國經濟界裏所占的重要性非常日趨于強大的原故，且愈加明瞭了。固然由此就想在牠們裏面發見深刻

的不復相容的對立是不可能，謂爲支配者層內部到了分裂的程度也非事實，把化學脫辣斯方面的重要性過爲誇大尤不正確。不過雖然如此，化學脫辣斯是代表德國金融資本的最純粹的形態、從而即是代表發達到了最高度的資本、的點，又不可不指出加以銘記。詳言之即眼前染料工業的形態，是資本最高的有機構成。故其與鋼鐵脫辣斯的意見衝突，——即在金融資本內彼此發生這樣一種分化，結果必不是一時可能解消的，正如化學工業資本所占的重要地位不是一時的性質一樣。不待說這二集團在其激烈地拚命地爲帝國主義努力的點上，彼此又是毫不相讓的。正如張伯倫和白里安之互爭諾貝爾平和賞金一樣，牠們現正互爭帝國主義的月桂冠。同時這二集團概純是經營戰事工業的，這又不可不特別注意。不過努力與經營雖完全相同，他方面西爾發伯與勒希伯（Reichberg）在政治上還是和克魯伯、霍格拉（Voessler）克勒克納等所唱的戲完全不一致。在政黨政策上後者代表國

權黨，前者代表人民黨。西發伯與大銀行的頭腦，且是人民黨中的右派，鋼鐵方面的重工業家則形成了國權黨的左派。中央黨，在其代表資本主義利益的點上說則作了國權黨宗派中的一偏房。而萊因重工業家在這偏房內執其牛耳。

故表面上國權黨代表帝國主義的態度，人民黨代表帝國主義的政策。其差異在某一政策上又表現出來。即是後者表示得優雅些，外交的，所謂「英國式」的態度；前者則對於現在新德國帝國主義內外政策上許多問題很想大力開斧地不客氣地解決下去，其態度很像至少在宣傳上必將這些問題的解決法準備下來似的。

——二者外形的區別既如此，故一種內容上的矛盾也就在該外形上暴露出來。譬如金融資本家方面就以爲新德國帝國主義一切問題之解決必在于充分利用別的帝國主義國內現存的各種矛盾，以及利用英俄那種不可轉圓的對立，簡言之即必在于取西方政策才能成功。——關於這路線他們知道得很詳明。但重工業家方面則

不這樣堅硬凝結，他們因為站在重工業的基礎上和英法的鉄炭日作激烈的鬥爭，這鬥爭的味道如何他們直接地嘗得很多，故他們對於蘇俄——雖然是一時的——非常接近，對於向西轉的傾向反有使之中斷的希求。不待說他們之對蘇俄接近，只在可得而用之爲壓迫列強的手段的時候而止，別無其他。故所謂差異也就不過是戰略上的差異；至于目的——使西方政策更能多發揮其獨立的作用、且使德國帝國主義在權力上的地位更得向上、的那麼一種目的與意識，則還是完全相同。想貫徹新帝國主義政策、的那種明確的帝國主義的意志，也完全共具。

重工業方面爲實施其政策起見，把封建的大地主也拉進去作同盟者用了。

但在資本之構成上特具優越勢力的西爾發伯團體，則在人物——接收種種團體的命令而實行政策的——上以及這種人物的議論上表現其力量。譬如威士塔普

(Westarp)，黑格特(Hert)，哥埃德爾(Von Kendorff)等，雖概是舊式的政治

家，——從傳統上說是最喜歡幫着興登堡(Hindenburg)的勳章箱及佩劍等打鑼打鼓趕熱鬧的人物，但現在捲進這團體內面去了。還有那論文也喜歡做一做、打油詩也喜歡寫一寫、穿着最新流行的燕尾服、的士特勒塞曼，更是這團體的辯護士。這辯護士，這啤酒桶學的博士大家，因為意識了「高級的精神的構成」及又意識了「高級的有機的資本構成」，故在克納(Köner)黨大會上曾這樣聲明過：

「我們不相信某一一定的社會階級有權利新來支配國家，在舊國家不能維持而崩壞了之後。」

他這個話明是對國權黨的地主及重工業資本家說的。同時又是表示戰前尚未充分發達的金融資本中的某一層現在已有了優越勢力、的意思。

但同時一九二七年六月這二差異在布爾喬亞聯合政府內團結成立了、一事實裏面，又最明顯地表示了金融資本之統一。

不過這二資產階級層的外交政策的差異——因其資本主義的基礎不同——，對內政策方面也就不一樣。這不一樣在二者對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上表示得最明白。那重工業及大地主等的國權黨，因認勞動階級在短期間無戰勝資本的可能，故在原則上就不想和社會民主黨作什麼提攜；而反之人民黨方面則在布爾喬亞階級的權力地位發達到了完全的程度時候，也還想和社會民主黨合作到底。自然所謂合作到底，也是以社會民主黨公然承認投降于他們資本之前為前提的。同時對於絕滅勞動運動的意志，尤其是完全地絕滅革命的勞動運動的意志，二者也早已一致。故所不同的只在其絕滅的方法上。即前者想用慕索里尼的方法，後者則在民主主義與文化之名義之下想騙之入社會民主黨那麼一個腐敗的軀殼之內去實現其政治的自殺而絕滅之。

但這方法上之不同，究不過是一時的戰略，究不過是過渡的性質。使德國勞

動階級依其大衆的鬥爭將德國帝國主義的基礎——即勞時長、勞資少、所謂「改良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方法——加以脅威的時候，則德國金融資本的這左右兩翼必立可團結爲一，又是無疑的事。同時這團結之必以慕索里尼的方法爲方法，毫不客氣地施展出來，也是毫無疑義的事。

支階階級層之中，除上二者之外所謂第三的金融資本主義部分——即非獨占的加工工業家所代表的部分，則非常無力量無目的而且腐敗。這部分從士特勒塞曼的左邊起，下至于社會民主黨，都有。確確實實不是取攻勢的帝國主義團體。其中某一部分，只要有決心，本來反帝國主義的行動也幹得來的。不過和中層階級一樣，也缺乏廣汎的經濟基礎以貫徹其經濟的必要。原因則正是因大戰後德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把他們這基礎奪去了。他們裏面有些成分，直接受這發展所苦惱的也出現了。即他們既受收奪，復遭剝削。最後講到戰爭，則在這派更不高興，

因爲戰爭決不是好「生意」，他們那種造精巧機械的工場乃至縫紉機械的工場要改爲製造戰爭材料的工場，是和「解除了武裝」的克魯伯工場及化學工場一樣——很不容易簡單地做得到的事。同時關於他們的基礎日被削奪的點，一匿名工業家曾極簡單地說明過，一九二六年七月「柏林日報」一論文內曾引用之。

「對於生產者的計畫，的「使用工業」方面之輕微的反抗——眼前確由下列一事實可以說明其理由；即在我們德國，不受任何重工業集團的影響而獨立的、模範的、有力的、使用者，眼前已極不多。」

作者在本文內特不用加工業或完整工業(Fertigindustrie)的字樣而用「使用者」三字，及不說金融資本而說「重工業」，都是表示加工業之愈陷於從屬的地步而苦悶無由發洩的。同時這加工工業之爲大獨占所苦，還有一個證據。即大工業的很多的特別利潤是藉保護關稅得到的，而保護關稅在這兒又正是將加工產業加

以犧牲的意味。又上引文中還有非常有趣味的一點，即該匿名工業家特用了「眼前已」等字，這正是尖銳地暗示他所要說的情形在眼前已極利害，從而又是暗示這利害的過程還方興未艾，一時決不會告終的。

他們這一階級層，從帝國主義的見地上說時是沒有用處的。在其資本主義的基礎太遲慢的點上看，他們作金融資本的支柱也不可能。他們一方面具有求新銷路的帝國主義的慾望，二方面又具有自由貿易的思想。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只有三種作用：一作雷同式的雜兵，二作側面的背景，三作能使社會民主黨參加內閣或退出內閣時的常設的聯絡者。

第二節 反帝國主義的階級、集團、與新德國帝國主義

「特里埃爾 (Trier) 市的養所需要的補助金，在一九一三年為每一住民——四、二五馬克；但一九

二六年增到了二四、一五馬克。而失業人還不在內……現在該市還有一萬七十七人在領取那繼續的乃至一時的補助金。約占全市人口一七%……克倫方面則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二〇……

…『克倫新聞』"Kölnische Zeitung", 1917年11月13日)

德國資本之新帝國主義的基礎之貫徹，除依外交政策各要素及依國內帝國主義各層本身間的各種關係，而受大影響外，又依支配階級與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階級及層之間的關係，而受大影響。同時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在這點又必將於支配階級與反支配階級的各階級及層、之間之關係之中，要喚起新的現象出來。

一、小資產階級

資本案各層的內部，戰前就已發生了的各種傾向，不僅未曾使資本案對帝國

主義的關係走過質的變化，而且更方使之發展不休。反之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則本質地變化了。

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之成長之中曾參與了富之蓄積，他們的幾十億的資本及貯蓄銀行內的貯金即其表現。但結果反生了相反的關係，即產業資本，國債，地方債等當中——小資產階級所占的部分，以及貯金組合的賒欠款等，眼前反不過數十億而止。即他們的錢包與職業都非常減少下來了，經濟方面磨耗得非常利害，化成普羅列塔里亞了。同時他們的經濟基礎既然大部分這樣崩壞下來，他們的觀念形態當然也就必得瓦解。即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根本起變化了；一般帝國主義的步調是極整齊的，但他們現在則極龐雜的相互矛盾的態度也表現出來了。

他們裏面之已陷於沒落的境地的，已公然地變成了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

分子。如智識階級，及普羅列塔里亞化了的使用人以及所謂「思想家」——，即爲一薄層的藝術家著述家等中的一部分等——，皆如此。蓋自生產過合理化及機械化以來，以及德國資本非常猛烈地發揮其蓄積慾以來，從來很豐富地能夠流進他們手中的收入，已大部失歸於烏有，不可復得。結果他們遂不得不明瞭地感到自己的生存之和支配的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

他們裏面的第二部分，因小事業得保全、及家財還贖得有一部分、以及勉勉強強還獲得有小工作飯碗、等原故，對資本主義的國民的立場確還沒有放棄；但是其情況也就時日易喪、朝不保夕了。每有政治上經濟上的變化時，對政黨的從違關係即爲一變，即今日作人民黨的黨員明日又作社會民主黨的同志，輾轉反側于這兩政黨之間的即是他們那種動搖分子。在某一安定的時候，他們不待說反願作人民黨的尾巴以謀多得些強固的安身立命地。

第三集團則為技術家、商業員、監督官等。這是和大資本的生產過程密相關系的，嚴格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謳歌者。

第四個集團則為絕對地沒有存在可能的根據的分子，隨從那點說，其瓦解與崩壞都非咬住發西士特的觀念形態即無由防止的。學生，學者，以及以前大部分的將校，即是這集團的成分。他們過去物質的收入雖少，然社會的地位則非常光榮。但這地位現除夢想發西士特式的強力「至上的德國」外無由得到滿足。

自新德國帝國主義以其獨占的再組織為基礎，開始實現以來，小資產階級的貧困的各層內，各種關係確實固定起來了的話是絕對的事實。一九二六年裏貯蓄銀行的貯蓄金或者又曾增加到了三四十億。這事實不待說對於上述小資產階級的崩壞上具有阻止的作用。但是縱使這安定的傾向此後還能繼續，然在這傾向內生活的，很明白地究只能有該階級內某極少的層可能而止。因為非常獨占化得利

害的過程，對於該階級其他各層的存在是不許可的。在銀行事務方面特別兇猛的合理化，又使該階級內的「用人層」不沒落不止。對蓄積基金特別求其增加、的那種努力，也同樣要生這種結果。故一方面雖有安定的傾向，另一方面還有破壞日裂的傾向在。德國帝國主義自謀貫徹自己的那企圖，縱在其得到了成功的時候也必反覆地再生產這兩個傾向不休。

不過小資產階級陣線的這種分解，我們就以爲是於普羅列塔里亞特有利益則還萬不可能。這分解，從大體上說雖然是金融資本的伴侶比之大戰前要減少一些，然另一方面這樣崩壞下來的小資產階級，在質的方面有些反是普羅列塔里亞特的仇敵。即他們非常容易成爲發西士特，因而就成爲反革命勢力內的重要元素；亦即金融資本雖失掉了他們——不再能用之作伴侶，然在他們自己結合成這麼一種組織時，在金融資本還是大有利。尤其是自帝國主義再組織的時代展開以來，

這發西士特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內起了一個變化。這變化至少在德國，于普羅列塔里亞是非常有危險的。這變化是什麼呢？即在一九二三年左右這發西士特的分子雖爲數很多，力量很大，但部分部分地看時總還帶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與態度。即非常具有革命主義的性質，支配階級想加以克服時總非親自動手費力不爲功。

（如希特拉的暴動（Hitler-putsch））。但是現在——所謂進了帝國主義再組織的時代以後，則這分子已絕對地成了金融資本的工具了。他們的觀念形態，已部分地失掉了他們小資產階級觀念形態中所模範地具有的、的折衷主義性及半途而廢的無定見性，而完全代之以由新聞雜誌等所宣傳斷構築、的和金融資本各種要求——金融資本內的外的經濟政治之必要——完全一致的觀念形態。同時呼他們爲發西士特或還不當，最好是呼之爲受雇傭、支薪俸、的白俄——或更妥切。——金融資本爲實現本書頂後面所述的各計畫起見，現正新對他們作利用。

小資產階級的狀態變化及方向轉移，在新德國帝國主義方面是這樣，在戰後一般帝國主義也是這樣。不過德國帝國主義的特殊性，更把他們這變化及轉移的性質加過偏歪，畸怪，而且用最銳利的形式加過表出則又是事實。同時金融資本和這小資產階級陣線內的新關係，又必保着調和而維持下去。即這種變化于金融資本有危害時金融資本自然必與之抗，對該變化的現實可能性金融資本又必竭力謀用之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二、小農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分解雖已經非常顯著，但農民階級——特別是小農階級——的政治立場的分解則才初示其端倪。他們從來百分之百都是「國民的」，雖然一部分是由于習慣使之然；到眼前這國民的迷霧才開始散開。散開過程所以這樣遲緩的理由，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地方散處，隔離不集中，以及素來從屬於大農經濟組

織之下、的原故。而且他們素來是依存于強有力的信用合作社及其他各種合作社的，即依存于巨大的國家主義的農村同盟（Landbund）（譯者註）的，故結果素來獨立的農民運動皆被迅速地鎮壓下去。不過邇來該農村同盟的經濟組織內也發生了危機，這老是被壓鎮下去的狀態——至少在小農階級方面是起了變化。

（譯者註）——所謂農村同盟是大地主支那之下的地主與農民的協調的御用團體之謂。

革命以來非常帶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德國農民同盟（Bauerbund）已經成立了。眼前爲其發達與振興起見，正大努力中。同時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K.P.D.）的政治影響之下、的二三農民團體也有了。自然這些團體都還不過是極小的東西，但在這農村同盟正開始起分解作用的時候，牠們的作用與地位是很大的。

農村同盟裏面的分解現象在下舉的報告當中會顯露出來過。即德國人民黨的

機關報「克倫新聞」，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八日曾這樣記載過：

「新的軋轢常常出現了，即對抗德國農民同盟的指導、同時且對抗農村同盟、的萊因農民團體出現了。……貴族已不再是合乎神意的他們（農民）的指導者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德國日日新聞」又揭載得有默克連堡 (Mecklenb. *ms*) 農民導指者的話：

「我們與其在默克連堡的大地主的農奴制度下討生活，到不如受紅色政府支配到死。」

這個語可以說是非常階級意識的暴露；素來只從經濟的立腳點出發表示反對意見的他們農民，忽然急轉直下地在政治上也作了反對派的點由此可以完全看取。

與這分解作用相平行，農民團體與小農團體向農村同盟脫退的事情也更多了；他們脫退之後都暫自形成其獨立的小地方團體。這種團體已經設立有六個；詳細的情形雖還不曉得，同時雖也還不過是發展的開端。

至于農業勞動者之不安則更利害。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坡默拉尼亞（Pomerania）的一騎士領的領主在士特騰（Stettin）的演說，就明白地把這過程描述過。他深銳地論小農階級——特別是農業普羅列塔里亞——內部的潮流曰：

「我們領主內有許多人都以為布爾塞維主義似乎是已經趕退了。但是我對於事物所下的觀察完全與此不同。上帝不過是對我們德國國民給一種猶豫而止。……不變俄國那樣的狀態也未可知。……如果我們不曉得怎樣去實現我們的任務（把農業勞動者弄到我們這方面來——著者），則那時會我們對於鄉土的要求權必立失去無疑。」（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德國日日新聞」）

所載)

在這些小農階級及農業普羅列塔里亞的上述分解作用裏面，同樣也具有德國資本主義——從而又是新德國帝國主義——的性質之根本的變化在內。

三、勞動階級

「眼下德國勞動階級所呈露的容姿上，硬是非黑上又塗黑不行」。布勞塔爾博士 (Dr.A.Praunthal) 、「工會雜誌」"Gewerkschaftsarchiv"、一九一七年三月」

停滯的帝國主義的現象形態——即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特徵，在其對普羅列塔里亞的態度及政策裏面更表示得鮮明。自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開始再組織以來，該再組織之只依對勞動階級作強烈的壓迫而後能完成、的點是明白地證實過了的。無論在工錢問題的發展上，或勞動時間問題、失業問題的發展上，新德國帝國主義是不能使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沐帝國主義建設的恩惠的、的話，隨什麼

地方都證實出來過。

一九二六年初以後普羅列塔里亞的物質地位，看改良主義者克勒曾(J. Klein)所著的『大恐慌時代的自由工會(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工會——譯者)』裏面，根據官廳的材料所編成的一個統計表，就可曉得。

	一週間的工錢(名目工錢)		生活費指數	實質工錢(一週間的工錢)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一九三三年……………	三五,一五	二三,四一	100,0	三五,一五	二三,四一
一九二四年第一四半期	二六,五〇	二三,六三	一二三,六	二三,二五	一八,四六
第二四半期	三三,九六	二四,六六	一二五,二	二六,三三	一九,七〇
第三四半期	三五,六〇	二六,五〇	一二七,五	二七,三二	二〇,七六

第四四半期	三九、一五	二七、八三	一三五、二	二七、四八	二〇、五八
一九二五年第二四半期	三九、三〇	二九、三五	一三五、七	二九、〇二	二二、六三
第二四半期	四一、一五	三一、一四	一三六、八	三〇、八一	二三、六三
第三四半期	四四、四一	三三、八〇	一四四、四	三〇、七五	二三、七一
第四四半期	四五、六六	三三、七四	一四二、〇	三一、二七	二三、七六
一九二六年第二四半期	四六、〇二	三四、〇七	一三九、〇	三一、一〇	二四、五一
第二四半期	四五、九	三四、〇七	一四〇、〇	三一、八五	二四、三四
第三四半期	四六、〇八	三四、一五	一四二、三	三一、三六	二四、〇〇
第四四半期	四六、三三	三四、四〇	一四三、四	三一、三二	二三、九

由此就可曉得一九二六年的實質工錢明明白白低下了。但其特徵不如讓改良

主義者自己來說明爲宜。有名的改良主義者布勞塔爾博士說勞働階級現在的容姿是黑上塗黑的話，我們上面已經引過了，跟着他還這樣說過：

「一九二六年末的熟練工人的實質工錢，比一九二六初要低二、四%，比大戰直前的年要低八%以上。而實際上戰前勞働階級的生活狀態和眼前勞働階級生活狀態的差異，又比這數字上所顯出的還遙爲利害……同時現在和戰前最不相同的重要差異，又是由勤務狀態上發生出來的。我們只要看：除不受補助金的失業者及不受免稅的失業者、以及爲數不知若干的短期勞働者、之外的二百萬左右的失業現象，就可曉得上述實質工錢又要變成有名無實的工錢無疑。現假設失業者數量不過占就業者數量的一〇%，失業者所得的補助金額又爲工錢的五〇%——不待說這兩個假設數字已都過于樂觀——，則全勞働階級的實質工錢比官廳統計所假定的就還要減低五%」。

爲想從那些以描寫勞動階級狀態很好爲自己的利益的人聽到結論起見，故特意上面引了改良主義者的話。

但改良主義者那麼努過力的這實質工錢運動，直繼續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四半期之後才開始起些變化。看下表可以曉得：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實 質 工 錢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一九一三年……	三五、一五	二三、四一	三五、一五	二三、四一
一九二六年第三半期	—	—	三二、三八	二四、〇〇
一九二七年一月	四六、三六	三四、四六	三二、〇六	二三、八三
七月	四九、一七	三六、七〇	三二、七六	二四、四六
八月	四九、〇七	三六、三四	三三、四八	二四、九九

即到七月才再明白地開始了上向運動。不過到九月又起了下向運動。到十月工錢鬥爭，十月與十一月締結新勞動協約以後，才又恢復上向傾向。當時褐炭及纖維工業兩方面最初工錢鬥爭的氣焰，都像不僅在實質工錢的運動上，即在勞動階級對階級鬥爭的全態度上，也要短期間內掀起一根本變化似的。但其後所起的勞働協約交涉，比方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製鐵工業方面開始的那交涉，因為改良主義者大幹其無廉恥的投降，以及對整個一年之內有效的強制勞動協約加了承認，于是至少在實質工錢運動上就根本地失了收，一切都成了水泡。故實質工錢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以後，至遲在該年第一四半期以後，必會低下無疑；而以減低實質工錢爲目的的那舊式的賭博，到下次締結勞動協約時候止必還繼續不止又可斷言。

并且勞動協約上的工錢，誰也知道不過是實際發的工錢的一部分。這實際發

下的工錢本身，在合理化厲行的現在又較以前異常減少。結果于是更不堪。關於這合理化時代實際發給工人的工錢特爲減少的話，我們由合理化了的企業經營之中可以舉出無數例子來以爲證（註）。

（註）漢鎮的一個例子看拉廳梗（Ratingen）一鐵工場的事就可曉得。該工場素來是一個工人運轉大小各一架的鉗盤，每時間得工錢一、二〇馬克。但現在則每人同時運轉六架鉗盤，工錢則爲九二一噴尼喜（Prenig）。『萊因下流的合理化』，『Die Internationale』雜誌，一九二七年廿五號。）

盧爾地方的勞働者通信員曾報告過這樣一宗事實：六月裏面六〇％的工人沒有得到平均工錢。自以米突爲單位計算出品若干而給工錢若干，的制度實行以來，即這一年以來，得過平均工錢的人更沒有一個。在我們一時間可得一、二五馬克的那種時候，則說這種多得是因爲計算上有錯誤，硬不肯發。——云云。

像這樣的例子或與之相類似的例子。總之就舉幾百個也舉不出來。

而且又不僅這樣。在租稅負擔方面勞働者的負擔又大有增加。大眾所應納的

租稅額較資本所担任的稅額，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爲六八%，一九二五——二六年爲七二%，一九二六——二七年間最老實地計算也應爲七八%。

租稅徵收的比例是這樣變化下來，勞働階級的生活更得受其影響而愈不良自是至明之理。

使失業者能永續地減少的希望，絲毫也發見不來。資本家方面，在英國炭礦罷工最發財最占便宜的時候，都公然地承認永續的失業現象沒法子可以廢止。大戰前永續失業業者數目最多不過是十萬二十萬，現在則事實上比七十萬八十萬決不會少。一九二七年初頭到過三百萬的事我們都經驗過。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時候，「經濟雜誌」都不能不承認：德國資本主義在一九二七年秋以前所遭逢過的好況，在該年八月到九月爲登峯造極之期，以後則必每况愈下；又不能不承認：在那登峯造極的時候雖然一艘人亂七八糟地說失業者數額

減少了，減少了，然實則九十萬的勞働者始終還是沒有得到工作。（這期間內有許多勞働者短期內得到過工作，把他們換算爲完全失業者五萬人看時猶得上數。）這九十萬人的數字較之戰前產業好況時代的數字非常具有特色。即其形成的實際經過在一九二七年所謂經濟景况最好、從而失業狀況亦最好、的十一月一日的時候，加算短期的勞働進去，失業總數約爲六十二萬；該月十五日起逐漸增加，到十二月末遂突破九十萬而出乎其外。

并且勞働時間，同時也延長了。德國經濟部在其對於勞働時間新作研究時，曾作過一次工業的統計調查。該統計可以說是自有統計以來未有虛僞如此之甚的一怪物。故其中將纖維工業皮革工業金屬工業烟草工業等都稱之爲「德國工業」，而將其他一切工業則概加以省略。對於這些所謂「德國工業」內的工人情況又僅作一七%至三三%的調查，而絕未涉及其全部。而且在其作這種調查時又僅公

司會社一方的話，工場委員會方面問也沒有問一問。故這統計根本就是狗屁。同時狗屁的這統計裏面，就明明白白記載有受過調查的工人之中的五二、九七%是每週作四十八時間以上的工作！

但同時工會——即紡織（纖維）工會及金屬工會方面也自己作過調查。其結果則七九四、四二一人的紡織工人當中僅一、六%（！）是每週四十八時間以內，其他一八、四%則為五十時間到五十二時間，八〇%（！）則為五十三時間至六十時間。金屬工人一、八六二、五六一人當中，亦僅一、一%為四十八時間，六四%為四十八時間至五十四時間，二五%為五十四時間以上。而一切一切這樣的事實，又概是實際的失業者數達于三百萬、的時代的事實！怎樣不絕倒！由此故我們可以推知：眼前德國還正是企業家階級大規模地向那并未一般通行的八時間勞動制度才開始抗爭鬥爭、的時代。該抗爭鬥爭的發展，明白是直向着強制全國工人

須採取平均十時間勞動制度、的方向走的！

但是問題還不僅這樣。要研究德國勞動階級的狀態時我們還得把剝削的強度之非常增大了的點加算進去才行。蓋德國資本之合理化，——為再組織其帝國主義基礎及強固其帝國主義的獨占力起見而用作鬥爭手段之一、的德國資本之合理化，在質的方面看時且已超出了通常永續的合理化的程度幾多倍。比方鑛業方面在一九二六年比一九二五年還多採掘了八百萬噸，工人則反減少了三萬三千人。褐炭採掘業方面工人也較一九一三年減少了二〇%。而勞動作業率則每工人恰好增大了二〇%。熔鑛爐工人每日的勞動作業率也比一九二五年增大了三七%，鋼鐵業方面的則增大了四四%。這增大自然是因為改用了新機器，但無論如何其大部分還是由於對勞動過程極不客氣極殘酷的合理化，使勞動作業率的強度得以異常增大所致。

和這剝削的非常增大相平行，災害事件也非常增大了。盧爾地方的工人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減少了一〇%至三〇%。災害事件則增加到二五%至一〇〇%。該地方由災害而至于死亡的，從一九二六年第一四半期至第二四半期共增加了二五%。

行合理化的企業家階級對於合理化與災害事件增加的二者間的關係曾有過些什麼見解呢？公司的董事兼伯林代表的烏爾邦（Ullrich）在萊普漆希的工業會議上所說的話內最可看出。他在那兒這樣說過：

「我現在不曉得幾時會有人爲保護工人起見對機器提出取締的法律案來。如果有的話，我是決定澈底鬥爭務使其不能成立的。因爲我相信那是于工業之進步發展上非常有障礙的。」

近代帝國主義的企業家階級的這種態度，和古代的奴隸所有者——酷使奴隸

着以至於死、猶以爲較寬大待遇猶爲有利、的奴隸所有者——的態度是完全相同的。

不過今後根本的重大問題不在那些點上而只在這點上：即德國勞働階級的這貧困化過程，是不是在德國資本得到某一新帝國主義的發展的時候猶爲一過度的現象？換句話說時，德國資本此後是否能如戰前一樣廣汎地許這勞働階級參與其帝國主義的發展？如不可能——即藉生活狀態之改良以謀使他們這樣廣汎地參加到底不可能、——則正在這點上德國資本的停滯性內所產出的政治經濟的特質乃至社會的特質，是否即必顯露出來？——這問題的解答，自然是必和德國帝國主義的前途希望究如何相關聯。在我們站在該前途很黑暗、在很廣闊的範圍內以及很長期的時間中該帝國主義的發展希望必絕無、的立場之上說時，則又立能答以一個「否」字。

蓋如前所說明，這問題是和新的銷路及永久的銷路二者之發見究可能與否相關聯的。而根據我們上來各章節所述，德國新帝國主義基礎再組織後的資本輸出，又只于英國大罷工時得過強有力的發展。此外則完全是被停滯的傾向所籠罩。輸出總總遠不及輸入。

故像一九二七年以及其他景况好的時候所努力經營過的國內市場之擴張，亦概不過在風色最好的幾個月內得過繼續。而反之工錢之繼長增高及失業之不斷減少等事則始終沒有發生過。所以很明瞭地德國資本還必得靠國外的銷路能擴張才有辦法。但是國外市場既還是和從來一樣狹隘不堪，則德國資本想維持其既得的市場且擴張之的話，就勢非對工錢及工時上加以強烈的壓迫不可；——即必在其保護關稅政策及獨占化過程所產出的其他各種停滯要素、的要求之下執行這壓迫不可。

獨占的德國金融資本所主持的保護關稅政策，本質上是依一九二六年初就已經出現了的勞働階級生活狀態不良，而後幹其不得不幹的 Dumping 的。

并且我們現就假定德國資本能在國際銷路市場狹隘當中用競爭方法打倒某一個競爭者，而把其銷路擴大成功罷。但這種時候，——打倒競爭者、維持其新得市場、的這鬥爭時候，他們對於勞働階級不還是要用同一方法以壓迫之麼？——因爲不如此他們那鬥爭又怎能勝利呢？故英國罷工終熄一來，德國資本對勞働階級的生活壓迫即立加強。這決不是偶然的事乃是必然的事。前引鏗納(Mac.Kenn)就曾于該文後論理整然地接續說過這些話：

「我們很曉得世界一切工業國對於如何阻害德國對增加輸出方面所努的力、一點，都感着共同利害。同時我們又很曉得德國這目的又只有將一般生活標準押下去不使提高而後可能」。(鏗納在美國銀行協會紐約大會上的演說。傍

點是著者所附。)

有名的滿伯特教授 (Pr. Mombert) 在其對德國的賠款支出之及于世界經濟的作用、的研究論文內，也作過同一的結論（譬如「政治，歷史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三號內）。

人們或以爲非常狹隘了的銷路市場，事實上突然再爲擴大的事也可能，因爲理論上，所謂市場之擴大是由于永續地將價格引下、的那種價格政策所產出的。換句話即銷路市場並沒有什麼固定的一定大小，依價格政策很能根本地使之大或使之小。——這個話雖不錯，但同時我們又已指摘過帝國主義在現今這個階級上已萬不能再遂行這種價格政策。現今帝國主義的階段是獨占階級，獨占的矛盾傾向正在這階段之內、提高價格的作用之中、極明瞭地表現出來了。故想擴張銷路市場時，舊的已沒有辦法、只有在于開拓新的、一點。即在南美中國各處去另

關天地。然南美與加拿大——英國資本與德國資本如想侵入時又有美國資本正嚴陣以待。該二地的購買力都還在緩徐地發達中，美國強有力的生產力已能供給；在美國的政策上說也是臥榻之側不許他人來供給的。爲此故新銷路市場之開拓，人們如以爲是短期之內可能做到的事恐怕就未免太外行。這是只能慢慢地去做的；同時在生產力已發達了的地方，其要求又是個個帝國主義國家都能容易對之供給，使之滿足的。而像世界一大銷賣市場的中國，則正在根本地作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其民族解放的鬥爭，換句話就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

銷路市場日趨狹隘的理由，還有一個就是歐羅巴以外各國都成了工業化，一事。

故在這關係上，德國資本開拓新銷路市場的希望實在是非常之少。而從競爭的點上看時，這希望又必靠從競爭中打破敵人成功而後能夠增大。同時從競爭的

點上看時這希望又明是更使勞動階級生活落入九重地獄、的意味。大眾的勞働階級生活更落入九重地獄時，國內市場又要成問題——又要對那希望給以否定的解決。并且德國資本就使能夠得到植民地——其實這個如前所述不弄成重大的政治動搖與危機是不可能的事——，這種植民地也只是現存植民地的殘滓；從這種植民地想發大的冤枉財當然也就很困難；使勞動階級分沾餘潤的話從而更是夢也不能夢想的事。（由保護關稅所獲得的德國大工業的特別利潤，這兒沒有算進去。但這特別利潤自其全般說是與勞動階級不相干的。即世界市場上的Dumping，大部分是由這特別利潤所興起來的；同時德國資本非常利害的蓄積慾，一部分也是靠這特別利潤才能成功的。）

不過這兒所說的德國資本的發展路線，是德國帝國主義運命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路線。理由則因為廣汎的層的勞動貴族，就與這發展根本相關係。而這勞動貴

族則是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乃至帝國主義本身、的強固堡壘。德國革命運動，亦必視這勞動貴族消滅的程度如何、乃至其不再能廣泛地發展的程度如何、而發展的。（看英國勞動貴族之沒落及該國階級鬥爭即因而非常尖銳化，就可知道。）不過這消滅沒落，我們同時又不能認為會直線地迅速地發展。眼前這兒那兒而且有新勞動貴族發達的萌芽在。所幸其發展已不復能如戰前那樣發展成爲廣泛的大衆現象，即其發達線路已向萎縮方面跑。這是很重要的。同時其矛盾的運動——一方面新勞動貴族發生、他方面崩壞與沒落又漸顯著——當中，大致上又是傾于自趨于分解分裂的方面去，這也是很重要的。（又，在這二傾向的鬥爭當中，一時的動搖必得暴露出來，更是不待說的事。）

關於這些事實，眼前我們在數的方面已能證實。勞動貴族本來就是指那比一般勞動大衆得工資獨多的勞動者層而言的，亦即指那比別的種類的勞動者特于熱

練與不熟練的差別點看得重要、的勞働者層而言的。關於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之間的工錢比例，可于次表看出。

(這表是用前揭平均實質工錢表作基礎算出來的。)

年	平均實質工錢		差異 %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一九二三年	三五、一五	二三、四一	三三、四
一九二四年第一四半期	二三、二五	一八、四六	二〇、六
一九二五年同	二九、〇一	二一、六三	二五、五
一九二六年同	三三、一〇	二四、五一	二五、八
一九二六年第三四半期	三三、三八	二四、〇〇	二五、八八

一九二七年一月	三三二、〇六	二三三、八三	二五、七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三三二、七八	二四、四六	二五、三七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三三三、三二	二四、九〇	二五、三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	—	—	二五、一三

由這表可以看出一九二六年的第三四半期——這個同時是戰後的最高點——

以來，差異日趨減少的傾向已極明瞭；而且直線地直向一九二七年十月進行不息；其後會中變或逆行的話也很明白地一點也不會有。這正是德國資本之合理化與集積乃至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特質，在那兒暴骨地作用的表現。

拉幾種工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情形比一比時，這傾向更為明瞭。即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間的差異，減少得很利害。

工人種類	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週工錢		十月的%	十二月的%	增減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炭礦工人	五四、〇〇	三八、〇四	二九、五	三三、五	四、〇(減)
金屬工人	四七、九七	三三、三一	三〇、五	三三、五	二、〇(減)
化學工人	四四、三〇	三七、三四	一五、七	一五、五	〇、二(減)
製紙工人	三六、〇五	三二、四〇	一〇、一	一〇、一	—
纖維工人(男)	三二、一二	二八、一三	一五、〇	一七、七	二、七(減)
褐炭工人	三三、四四	三〇、四二	八、五	九、九	一、四(減)

最後，我們還想看看對「經濟與統計」所算出的全體平均工錢之中最重要類型的勞動者究占幾成。這個看法，既能曉得各種類的工錢的絕對額如何，復能曉得

唯炭業工人得為勞働貴族，以及有時候熟練金屬工人的一部分也得為勞働貴族。同時又能看得出這二種類裏面，熟練者與不熟練者的差異減少得很利害。而這減少又即為勞働貴族的地位日漸徐徐緩慢地消除下去、的意味。

工人種類	十月內一週的平均工錢(名目工錢)		對平均工錢的%	
	熟練工人	不熟練工人	熟練工人 超過 不足	不熟練工人 超過 不足
炭業工	五四、〇〇	三八、〇四	九、六	三、二
金屬工	四七、九七	三三、三一	二、七	七、五
化學工	四四、二〇	三七、三四	一〇、三	一、三
製紙工	三六、〇五	三二、四〇	二、九	三、〇
纖維工(男)	三三、一二	二八、一三	三、七	三、七
褐炭工	三三、四四	三〇、四二	三、一	一、七、六

用心研究一下這數字，就可以實證勞働貴族日瀕消滅、新德國帝國主義之發達恰和戰前取反對的方向走、——的我們素來主張之爲正確。（本書因爲紙數有限，我們對各種材料不能詳加說明。如詳加說明，則我們素來根據這點所常發表的意見當更易于認識。）

同時還有一重要現象即爲勞働貴族本身在社會構成中也已起了變化。這變化眼前既已經存在，將來又還會發展，則以前小資產階級內各種極重要分子就必侵入這貴族裏面去無疑。即這種分子必會變成工場內的監督、偵探等，以代從前的職工長、及監視人而成爲新勞働貴族無疑。同時新被編入于生產過程之內的發西士特諸分子，也要加進去；這種分子的一部分也是分解了的小資產階級出身來的。

除以上各種傾向與現象之外，即除新德國帝國主義所促進的經濟政治各方面

的紛爭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即爲自這帝國主義實現以來，社會上的紛爭又立起了質的變化而出現一事。詳言之，根據新德國帝國主義而發生而成立的眼前德國社會上的紛爭，已明較戰前特別具有革命的傾向。這點，是正停滯的階段上——不待說亦即在其自身爲最正常的表現、的沒落的階段上——的新德國帝國主義，根本地而且直接地無由長期存續的點。亦即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特質最強烈地表出、的點。同時德國這帝國主義既爲停滯的帝國主義一部分，乃至至少既是歐洲資本主義國間的一部分，則這點又正是戰後帝國主義一般的特質所在的點。不待說德國資本對這危險點看得十分清楚，故其國內政策特于此三注意。

第三節 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內治政策

新德國帝國主義的特性，不待說在德國金融資本當政的對內政策裏面也要表

現出來。支配階級的布爾喬亞對於自己的維持愈感困難，對於對內政策就愈要反動；從而帝國主義的性質也就必要在特殊攻懼的反動的對內政策當中，自己完成自己。在興登堡當選作總統、小資產階級被收奪、及以前的領主受到極大的損害賠償、的那種德國布爾喬亞對內政策第一步完成以後，德國帝國主義的攻擊性與反動性更在該對內政策內明瞭地表現了出來。

同時在租稅政策及財政政策內又表現了出來。

新德國國家的財政政策具有這麼一些特徵：即外交政策及軍事經營方面的支出增加，失業保護等一切社會問題方面的支出減少，及對勞動大眾的稅額增高，對資產階級的財產稅減少，等。這些要求，邏輯上完全是發源于新德國帝國主義國家本身的性質而來的，最近兩年間的財政政策裏尤其表現得十足加一。

大戰前一年帝政帝國主義時代，德國外交預算爲二千五十萬；現在增加到三

倍，即預算案內提出的數額爲五千九百十萬。此外再把加入國際聯盟的費用算進去時，每年當達于六千萬馬克以上。而且爲外交政策所支出的政治偵探費用，眼前已達于八百萬。這些偵探的國內外通信事務費再加算進去時當不下于千四百萬。

海陸軍費尤其顯著。一九二四——二五年，其預算爲一億三百萬。一九二六年一億一千萬。一九二六——二七年更會要新增加三千二百二十萬。全預算共六億九千七百十萬馬克。該海陸軍費約占戰前該軍費額三分之一以上，而力量則戰前較現在要強八倍乃至十倍。海軍方面的支出增加尤其顯著，即一九二四年海軍預算的經常支出增加了六八%，臨時支出增加了三七五%。而艦隊噸數則不過平時噸數之十分之一，艦隊管理的支出一九二三年爲二百八十萬，一九二七年則爲三百萬。只要提督二名、艦長七名就已足，然眼前提督有十二名，艦長有百四十

七名。這正是格士拉 (Gesler) 的聲明所謂：盡凡爾賽條約所能許可的範圍之內，一滴不賸地傾全力加以利用、的幹法。

這種增加，大部分是從具有「社會的目的」的預算之內掠取三億以上的資金而成功的。即大部分是從國家財政裏面剷除保護失業者的費用，所謂「節約」得來的。即失業保護現在一變而為失業保險，勞動階級且負擔這費用的盡責。結果于是一舉而三目的皆達：即一能有幾億的金錢自由地用——于帝國主義的目的之上；二勞動階級自出其失業保護的費用；三從而該失業保護的費用至少就可押低到一〇%。

一方面這樣幹，他方面對於資本的租稅負擔則盡力求其減少。一九二四——二五年資本所納的租稅為二億三千三百萬馬克，一九二七年則僅納一億七千九百萬（等于總額的二〇%左右）就行。同時還從國家財政裏面更多獲得了許多補助

金與特別有利的信任。據我們馬虎地比較一下，僅一九二六年上半期裏而德國企業家階級就除在金融市場上受國立銀行普通的信用支持以外還得了三億五千萬馬克的融通。

但還不僅此，爲實現保護資本的目的起見如何把失業問題加以整理也是企業家階級所念念不忘的。關於這點「德國鑛業新聞」曾極真實地作過兩次提議，內容則爲應設一官員執掌失業事宜，金融方面的事宜亦由其兼管云云。由此就可知道重工業界曾把這問題很深刻地考慮過。果然其後結晶爲事實，即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經濟界執牛耳的各團體忽概提倡「節約」，對州與自治團體及國家的一切公的支出（從而當然第一就是社會的支出）要求加以制限，對官吏要求淘汰，最後且要求對財政部長須給以最澈底的全權。這個綱目雖多少形式上來得慎重些——從而和「德國鑛業新聞」的要求不一致，但內容則完全一樣。

從而德國預算之帶攻擊性反動性是極明瞭的事。一方面使廣汎的大衆愈趨愈下，另一方面對資本則保護唯恐不周，爲實現德國公然的帝國主義目標起見——即爲增大海陸軍備及強固外交政策起見，如何從大衆奪取血汗之資的話，在預算案內是特別準備好了的。

但這還不過是新德國帝國主義反動綱領的一部分。八時間勞動的法律現是一怎樣情況，已由統計可能看出。這統計上所表示的真情實況，而且眼前又不僅被新法律所保障，弄成了安定非常，資本方面又方大利用之，且不知所底止。簡言之即新法律已用下列各條款將八時間制度廢除了。

農業及林業勞動者不適用。牧畜、漁獵、海洋航路及內地航路、筏流、航空、家事經濟、及家內勞動者不適用。國有鐵道、國立銀行、州及自治體、的官吏不適用，——「遇必要時」得擴張及于這條內工場職場內的勞動者與使用人亦不適

用。科學上的施設、教育施設、治療施設、宗教上的施設及風俗上的施設、等機關內的勞動者及各種交通機關的全勞動者不適用。

但是這樣包括極廣闊的八時間制度不適用，還不能使資本方面滿足。資本必得極全般地造出廢止八時間制度的可能性來才行。這可能性由下列規定實現了。

即這法律的第十一節曰：

「在其性質上有必須繼續不斷地勞動的工作，則每週的勞動時間——包含禮拜日的勞動在內——應為五十六小時……如一週五十六小時的勞動時間還要延長，則就只在準備勞動，補足勞動，勞動準備，及其他非常的時候可許可之。」

第五十七條更曾這樣規定過：

「勞動保護法的規定……在戰爭及其他國家安全受危害時，得由政府明令取

消……在國民經濟上遭強烈的打擊、國民生活的可能性亦受威脅、的那種恐慌發生時，亦得認之爲國家安全有危險而將該規定取消。」

這些條規的用意，不加任何註釋也可看得出來。據以作基礎時，一九二四年以來勞働時間狀態之不良還不過是其小者，不足驚異。換句話這種不良還不過其開端，來日之不良還有非吾人意料所能及者在。

資本家對於八時間制度之鬥爭，如何具有勝利的確信、的點，看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德國鑛業新聞」的嘲笑口吻就可知道。該口吻是對日內瓦勞働事務局脫瑪士(Thomas)的言辭而發的。

「對着這事實(社會主義的工會指導者之轉入發西士特陣線去一事實——著者)及對着法國批准華盛頓條約所附的新條件，脫瑪士如還以爲在工業的西歐可續行八時間制度而自固其信仰不衰，則我們誠不能不讚嘆這信仰之強而

對脫瑪士想奉以「敬虔的脫瑪士」的尊號。」

資本既這樣努力于反動，其對差不多已完全破壞了的住宅強制經濟猶公然地宣戰，又決不是偶然的事。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將這尙殘存未廢的住宅強制經濟加以除去，因為如此才至少住宅價格可高漲三〇%，即可以隨德國一般的物價騰貴而亦騰貴。亦即眼前勞働者爲房租已須支出其全家族收入的約二〇%者，更可使之至少要加增二五%。

除這些應有盡有的方法以外，在布爾喬亞聯盟的政府內更有人提出了所謂「猥褻書」及「不良」書的制裁法案。這法案，看其對出版業界——尤其對排字工人及徒弟工人所規定的手續就可知道，完全是以革命的出版物爲目標的。最近則更有另設一「保護青年」的特別法以爲這法律的補充、的提議，以謀對革命的青年運動加以桎梏。同時又想將學校委給教會之手，其與發濬元（Vatican）——羅

馬法王宮)的交涉雖還是非公式的東西然眼前正充分在進行。所謂“Konkordat”的締結(國家和羅馬法王間的條約——譯者)，國權黨本來是不贊成的，但因要使中央黨亦參贊布爾喬亞大聯盟，遂亦讓步而加以承諾了。再則食糧部長習勒(Schiele)又曾公言過德國保護關稅應擴張及于砂糖工業、屠業、牛酪業及野菜業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國會討論上)。至若反動的法庭方面的事情則更不屬浪費筆墨去加詳說。最後還有「現行選舉法改正」的某一計畫也方在發生中。

——以上我們把德國對內政策中一般最露骨的反動要素——和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復活相關聯地可得而看出的——，約略地檢算了一下。

第四節 德國內治政策之將來的發展

上來所說明的各事實，不過是對內政策中新德國帝國主義實現的第一步。這

新帝國主義和以前不同，已經完全看到了廣汎的大衆貧困如不深刻化則不能自己貫徹。故從而對於這深刻化所應生出的危險如何去作反抗，他們又很知道，即他們用以下的各種方略很有一些反抗的可能性。即

(A.) 對小資產階級

一、對房東、行政官、司法官等一小層的要求盡量使之達到。

二、對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變從來還遙爲廣汎地盡量拉入于大企業的交易事務及技術事務方面去使之得其所。本來獨占化與合理化之必引起技術上交易上的機構之增大，是早就證實過的事。例如盧爾炭礦，一九二六年工人的數目雖非常減少過，技術上的使用人則比一九一三年還增加了三〇%，商業事務方面的使用人數更差不多增多到了一〇〇%。

三、對小資產階級內的發西士特部分則用供給發西士特團體以金錢的方法吸

取之使與金融資本相結合。像滌生、波爾西希(Börsen)、克魯伯、以及其他之爲眼前發西士特的金庫，誰也是贖得的。

不過他們和發西士特講交易時在發西士特方面也有一弱點在。即金融上眼前德國的發西士特既如一般所周知是隸屬於金融資本，則小資產階級中一非常大的活動範圍就爲金融資本所掠奪。蓋舊意大利的發西士特運動及一九二三年的發西士特運動本都具有強點，即在小資產階級眼中總以爲這東西是獨立于金融資本之外、超越于黨之上、而且具有革命傾向、的一完全新的運動。但現在發西士特的所謂英雄主義時代已告終了，意大利的發西士特就肉袒牽羊于金融資本的陣營之前了。其結果所惹起的重大危機，在德國就很像成了該發西士特運動的出發點。

對於此外的小資產階級，金融資本可得而給與的則只有觀念形態中的迷藥。

譬如第一藉社會民主黨的援助說德國外交政策是「平和主義的性質」，以去欺騙這階級中某一時候有反帝國主義可能的各層，而謀獲取之爲己有。第二，則藉汎歐羅巴運動乃至「歐羅巴聯合」的運動，以將「帝國主義之平和主義」的反復理論，給與之。

不過上述各種手段，部分地說時依其觀念形態的性質并不能作小資產階級貧困化的堤防，另一方面看時依其物質的性質又僅能獲得該階級中幾小層而止。換句話新帝國主義由其自身所弄成的對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萬沒法子完全給以解決，亦萬無法子于其上而架橋渡過去。

(B.) 對勞動階級

金融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壓迫既如前述激烈到那種地步，再想如何將勞動階級對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對立加以緩和是絕對希望很少的事。物質上看時，金融資本

再想如戰前那樣使勞働階級內各重要的層分享帝國主義的果實已是萬不可能。故由這事實金融資本要導出什麼樣式的一種結論來已是極明瞭的事。即金融資本愈對勞働階級增大其壓迫，就愈必對反抗這壓迫的革命力及普羅列塔里亞的階級鬥爭組織，決行其鬥爭，以防勞働階級利用壓力之增大而反抗資本。眼前德國資本爲貫徹其帝國主義上所必不可少的東西是「美國式的勞働階級」[Amerikanisierte Arbeiterschaft]，同時又是不給美國勞働者所得的那麼多的工錢，以謀造成那種階級。這正是不于物質上而着于思想上想化勞働階級爲美國式的玩意。結果自然就必得將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堅固地縛住于布爾喬亞觀念形態之上才行，將一切獨自的階級活動絕滅才行，至少也須將普羅列塔里亞特盡力使其和一切有使階級本能自覺之可能、的影響相隔離才行。這綱目不待說即是表示階級組織這東西漸次須用企業家組織以爲之代、的意思。而實際方法則略爲下列各種：

澈底地支持一切黃色工會。

比方盡方組織工場體育會，工場修養團，貯金合作社，共濟基金織合，等一切中立團體。這一個巨網，眼前實際上對西門士康擇倫內的票據制度共濟基金組合 (Betriebs-Marken-Sammelverein) 組織內也傳播進去了。同時這一切中立團體大多數是由企業家雇來的舊將校作指揮，而直接受企業家所領導。這正是除生產過程內部之外，在生產過程外部——固然也還是以生產過程為基礎——也想將勞動階級導入于企業家階級統制之下、的一階段；亦即將勞動階級僅少的暇時亦想其消費之于和階級的活動相隔離、的工作之中、的一階段。

最近企業家階級的新企圖，則又更和這任務遙為直接地相接近。在丟塞多甫 (Düsseldorf) 設有一所謂「Dintz」，即「德國技術的勞動教育學校」。被選在這學校裏面肄業的勞動者，皆和合理化了的勞動方法相適合地被安排起來且被授之以

和此相適合的教育。同時又被堅牢地縛在許多什麼修養團、遠足團、體育團等之上，致和其他工場勞動者的環境遂相分離。而且校內軍隊式的氣分非常瀟灑，學生都着一定的制服。又使這些勞動學生發行職場報，工場報等。爲數甚多，概由學校統括之下，資本家指導之下，發行之。——充分受了這樣一些準備之後，勞動者于是被分配到各工場去，成爲白色細胞的核心。

和這類的影響感化相關聯，金融資本還採用得有別種最重要的新式方法。卽金融資本自己成了發西士特團體——特別是其中最大的團體鐵兜黨(Stahlhelm)、的組織者。這團體在其兩重性質之中具有其特質，卽一方面作金融資本內治政策上的護兵，另一方面猶爲現存德國軍隊的附屬團體。并且這鐵兜黨——作其強固的核心的是發西士特的小資產階級——更想盡一切方法想打入勞動階級之中。結果于是被這樣組成的勞動階級，遂不僅不能不這樣服從金融資本的指導，而且

觀念形態上亦不能不沉醉于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同時還有第三個特徵就是這
鐵兜黨是以工場為基礎而組成的。這點正是企業家關於組織問題時從共產黨學得
過非常大的教訓、的表示。他們既着眼于工場上，其結果工場裏面的勞働者自身
中間遂立可形成白與紅的對立，這對立本身又有結無解，日深刻化，峻烈化，至
于不共戴天的形態。眼前這些鐵兜黨團體，在工場內對一切階級的團體皆猛烈地
鬥爭中。觀念形態上說時，他們是持純帝國主義的、自衛主義的、反革命的、及
由社會民主黨剽竊得來的、澈底的勞資協調的觀念形態，以遂行這鬥爭的。他們
可以說是最新帝國主義的方法之登峯造極。只要金融資本在某種方略之下可得而
組織的勢力，已概括括在他們裏面了。同時他們又與國防軍取得有連絡，進而且
與布爾喬亞聯盟的政府取得有連絡。鐵兜黨且非得為這政府「無黨派地」組成的大
衆團體不止。他們雖誠然沒有得過「Kaiser（德皇）的寵幸」，然暫時總可以說是金

融本無二的嬖倖侍衛。

和別的許多團體相併立、的這最重要團體鉄兜黨的實際力量，據熟知其內幕的人說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已達于二十萬至三十萬的多數。其中約一〇%是工場工人，約一五%是農業勞働者。且其發達區域是在最重要的工業地域。表面上至少由這黨作指導的工場也已經具有了。

不過金融資本的這近衛隊，在其一切經濟目的政治目的乃至內治上的目的上皆具有一弱點。即被組織在他們裏面的勞働者，大體上并不是勞働貴族而反是勞働階級內最貧困的層。工場工人的一部分大概是因以為加入鉄兜黨即可以得到工作而沒有辦法地加入進去的。其長期地留在裏面，則是因該黨用無數的賄賂手段得來。至于在觀念形態上鉄兜黨對勞働者所及的影響則事實上極其貧弱，只要看該黨執牛耳的工場裏面，該黨員沒有被選為工場委員的事、或則當選的成分極少

、曾沒佔過多數、的事實就可知道。在工場委員會的性質是代表普羅列塔里亞特之經濟的階級利益以上，他們之不能獲得多數本是當然的。

至于企業家階級的這些全部方法，對普羅列塔里亞的階級鬥爭之指導者乃至頭目、的共產黨更特別峻烈的話則更是自然明瞭。不過這些新方法同時對於社會民主黨以及改良主義的工會等也必會貫徹下去。這二團體雖始終反抗勞動大眾的革命性而和企業階級共同行動，然企業階級對於他們的團體也還是必設法使之解體，以謀自己的完成的。

★ ★ ★

不過雖然如此，這些反勞動階級的發西士特式的鬥爭新法發達到某一階段時，新德國國家的國家形態乃至其所謂民主主義的構造必要感到重大的意義則又無疑。即到某一一定的階段時，這反勞動階級的鬥爭必又會同時變成反既成國

家秩序的鬥爭。不過這種反國家秩序又決不是反政府，因為這政府正是想藉發西士特的援助，以對於國家形態乃至「民主主義」加以這樣的變更，的大本營。在金融資本陣綫內，對社會民主黨及改良主義的工會當鬥爭與否的意見雖非常不一致，但到山窮水盡一籌不展的時候必至于宣言發西士特獨裁、即公然的露骨的金融資本獨裁、的點則完全一致。所謂山窮水盡一籌不展的話，自然是指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剝削方法日形增大、結果使經濟的政治的紛爭日形激化、至于使勞働運動急轉直下、——對新德國帝國主義之貫徹亦加以威脅、的場合而言的自不待說。同時這發西士特獨裁的綱要如何，則有名的「德國年鑑」『Deutscher Jahrbücher』一九二六年一號內有E. Schöler其人者曾作過很長很長的說明。該說明除這兒說及的各點以外，差不多全部和「德國鑛業新聞」所反覆宣傳的完全一致。

據這綱要所說，國家預算內的一切福利的設施概行應該廢除，一切國營事業

概行應該移歸私營，廢官吏關係變為私的使用人關係，廢除議會及廢除比例代表選舉制，國防軍與警察應絕對服從金融資本的命令，等等。這些提案之中，除廢除議會那麼一條明瞭的要來外，其他都是早就屢由「德國鑛業新聞」個別地提出過的。其中國防軍營服從金融資本支配一點，尤其依「黑色國防軍」的努力及對所謂對反動團體慶殺者則給以金融上的援助、的方法，以及對一切國防軍體育團體給以金融上的援助、的方法，早已經着手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紅旗報」(Rote Fahne)上登有布勒士羅(Brestal)備主大會的協定書中一個拔萃，其中關於所謂國防軍體育教師養成起見備主會當如何助之以資金、及與國防軍柏林區司令部、布勒士羅騎兵師部屢次商議過、的話一一自述行有。

金融資本階級內重要各層的這鮮明的態度，——即所謂對於新德國帝國主義之出現而愈深刻化了的對勞資階級與對小資產階級的對立依憲法的手段無法解

決時、即訴之于暴力以謀廢除之、的這鮮明的態度，于是電先一樣明示了一九二五年興登堡爲何當選爲大總統、的意義于我們之前了。在這興登堡當選的選舉當中所表現出來的帶君主主義的色彩、的德國資本的反動性，不僅是普通的意味的反動而且帝國主義地看時也是反動。蓋興登堡之當選，實際上即德國內外政策多向新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之開端。作矛盾日愈猛烈的最後結果、的德國帝國主義，其逼迫狀態必使自己轉向發西士特的方向去是必然的，從而最初就要求確實堅拔的人物以作國家元首。而興登堡即得以當選。否則這當選當是一個誰也莫明其妙的怪事體。

唯其如此，故德國帝國主義的特性就必得在其特殊的內治政策上又須表現出來。

德國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外交的的特性不會克服過種種的對立而且使之更爲尖

銳化、一樣，其內治政策也只使社會的各種對立更爲特別尖銳化。在這兒也明示了新德國帝國主義貫徹的劈頭開始的時候不僅發生了非常激盪的經濟的外交的紛爭，而且在戰前德國強有力的帝國主義發展告終的時節復發生了從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社會的紛爭。

在德國帝國主義新經濟一發端，即發生這非常深刻的經濟外交社會三方面的紛爭一事實，在德國帝國主義的運命上是非常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三種紛爭因爲是統一的東西而不是個別地出現來的，的原故，前二者遂概不能不在其最初即一一直接地和後一者相合流。同時在今後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形成——這個已如前述非經過幾多紛爭是不能達成的——上，主體的要素，尤其是組織好了的部分，即組織好了的勞働階級內部的主體的要素，必將占到決定的地位無疑。德國帝國主義之世界經濟的紛爭，及世界政局上的紛爭，當會深化到什麼程度，這些紛

爭又會朝什麼方向進行，——大概都必須跟着勞働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馬首走。比方新德國帝國主義在某一定的前提之下爲非洲沙漠、資本輸出增大、反革命的國仿軍擴張、等等之故而想和蘇聯相敵對、賣其身體于英國、的那種問題發生時，根本的決定者就不待說是勞働階級的向背如何。從而其帝國主義的發展方向，也大部分是依存于勞働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上。

但同時對於今後德國帝國主義之發展上、的大勞働團體的責任，也就愈爲增大。他們是階級勢力集中了的組織，在其同數的東西尙是沒有組織的點上看起來，對於新德國帝國主義裏面依該帝國主義而必要發生出來的各種事體，必得要負起大部分的責任的話是誰也不能不承認的。

同時作德國自由工會的指導者的社會民主黨及亞姆士特丹姆「國際」的指導者——第二國際、的責任，也就在這點上已規定了其特質。但這兩個東西，對於這

責任早已完全推絕了。而今猶如昨，一切帝國主義的紛爭之尾聲又總是以戰爭爲最後手段，然則這一團體如具有重大意義的話，則在其一遇將來帝國主義的激爭發生時當發揮一些什麼作用呢？——關於這個加以攻究實是極其必要。我們自然最初就不能免于抱起非常大的疑念，但這疑念由下章的研究當可以十分得到光明。

第四章 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對帝國主義

一般、及特對戰後新德國帝國主義、的

態度 (Die Stellung der II. Internationale and der deu-

tsehen Sozialdemokratie zum Imperialismus überhaupt,
and speziell zum neuen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der
Nachkriegszeit.)

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眼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不待說和其戰前及戰時對帝國主義所取的态度有密切關係。戰前牠們的态度，簡言之，有這樣一些特徵。(這兒不過是就現猶留在第二國際內的各代表人物的見解說說而止。)

第二國際內部第一個現象，就是——戰前亦如是——一般地不認帝國主義是

資本主義到一定時期的特殊現象形態。因為他們缺少了這麼一個全般的理論着眼點，故像對於軍國主義、植民政策、保護關稅、等帝國主義個個部分的現象，他們也就往往取樂觀的態度。而且有時候且與之以公然的援助。他們的人物爲奧埃爾（Auer）、伯倫士古因（Bernstein）、習迫爾（Schippel）、塔菲特（David）、方肯爾（Van Kuhl）等，他們這團體戰前在第二國際內部占有絕對的勢力。

同時考茨基（Kautsky）以及其他第二國際本來的指導家，對於帝國主義的各種現象雖表示反對，對於帝國主義全體的問題也正當地提出不來。考茨基在其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主義與植民政策』一著內及一九一一年『貿易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一著內，都對於帝國主義抱有錯誤的見解。譬如認「帝國主義爲個個國家向經濟的箝制、之努力」的見解裏面，就已明具有其後戰時所發達的超帝國主義理論——完全改良主義的理論——的萌芽。要之第二國際指導家裏面，真對於帝

國主義有過明確的態度的人只有一個，就是希爾發丁。他確正當地認識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必然的樣態，對於其根底也曉得在獨占化——由金融資本所促進的獨占化——裏面去尋。

大戰中考茨基所展開的超帝國主義“*Überimperialismus*”的理論，可以說是眼前第二國際的理論根本基礎。但考茨基那理論比之眼前第二國際內——主要的代表者就是希爾發丁——的理論雖遙為貧弱然猶不失為舊革命時代的一種遺物，這點我們應該嚴重地指出。蓋在當時，考茨基自己也不過從問題的一方面承認過超帝國主義的可能性（即一切獨占必會發展成爲一大平和的世界的獨占）；另一方面他也發見了帝國主義是依抑壓殖民地民衆及使之奴隸化——這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克服、的帝國主義必然的伴隨現象——而成。（考茨基「新時代」*“Neue Zeit”*一九一四年）。

第一節 第二國際及社會民主黨之對戰後帝國主義

大戰終結以來，最重大而又最複雜的帝國主義問題已不復能引起第二國際的人的興味了。他們對於戰後帝國主義的真實見解，幾多論述第二國際對世界政局上無數問題的態度的人曾述及過。

第二國際的先生們對帝國主義問題之迴避，自然是很能理解的。因為他們過去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如彼，現在若來直接反對，未免太難為情。關於這問題，第二國際內部——尤其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約可分為見解各別之三派。（一般地第二國際的理論建設者大部分可以說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一個是以前取改良主義的方針的人們。他們已經一般地對帝國主義問題不復過問。第二個則為對於帝國主義這事實雖予以承認，然同時又以為帝國主義總是

和槍劍相結合的一種政策。質言之，他們認「帝國主義」四個字不過是沒有內容的惡言詈語而止。比方威爾士 (Wels.)，洽德曼 (Scheidemann)，克里士披因 (Crispien) 等所謂「實際家」就是。故其結果，依他們對個個世界政局上的事件的態度如何，各國就千變萬化，即一個時候說某國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個時候又說是和平的女神，——光怪陸離煞是好看。如法國，在特亞里會議以前被罵得狗血淋頭，說是帝國主義；眼前則反之說和法國訂的協約是保全世界和平的鑰鍵。對英國亦如此。當英國決定不干涉盧爾事件時也被社會民主黨員罵得一塌糊塗，說是帝國主義。但羅卡諾會議以後則這些罵聲消滅得無影無蹤了。對和平的女神的北美合衆國也相同。戰事終結，威爾遜主義 (Wilsonism) 破產後，那時會美國不待說也是帝國主義；但其後則一轉而化爲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的國家了，眼前則因那「悲痛的」尼卡拉跨 (Nicaragua) 偶發事件起了的原故又成了帝國主義。

等三個——第二國際內左派「一羣」，對於帝國主義也差不多不能說是具有一定的傾向。他們對第二國際的公式的政策雖表示反對，而且隨處——對蘇俄也同樣——都想發現帝國主義的色相，像德國和波蘭爲關稅起紛爭時且進而作對「帝國主義的冒險」的警告，但他們對於這理論又毫不求甚解，不事澈底。他們的使命，實際地說時不過是藉發一種反對派式的警告而防止本能地反對帝國主義同盟的左。勞動者脫退第二國際、的。瑞士社會民主黨總理萊因哈爾特（Rohlfing），在其近著「極東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即提供了一個模範的例子。

然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指導者先生們的本來的見解，其實又較此還爲複雜。其中理論的代表者是希爾發丁。他代表他戰前所想出的什麼大戰以前帝國主義確曾存在過、的見解。

他說戰前確曾存在過的帝國主義，但到戰後完全變化了。——他現在拚命地

作這理論的論證工作。即他說

「我們如果在歷史的制約上把握帝國主義時，即把帝國主義認作是資本主義的政策及依這政策而受限制的國家政策，之在某一特定階段內所生出的資本主義的膨脹政策，去把握時，——則大戰終結對這種政策加過要害的打擊沒有呢，或則至少也決定地使之起過變化沒有呢，的問題就要發生」。（希爾發丁，「社會雜誌」Die Gesellschaft，一九二四年，第一號，一四頁。）

同時他自己對於帝國主義是那樣地把握，乃至對那兩個所謂「就要發生」的問題會予以肯定，又是不待說的事。

但他又很聰明。他知道這問題如用改良主義的意味去肯定的話，這新政策所必不可少的經濟的基礎之根本地起過變化的點就必得要論證出來才行。換句話即帝國主義的政策變化時，獨占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也不能不變化、的點，——他必

得論證出來才行。

他如果把這論證做成，他爲改良主義不啻做成了一個論理一貫的理論體系；同時在這體系裏面，他如由大獨占的性質起了變化、而且平和地起了變化——的說明出發，則以前各帝國主義國的性質上面以及以前帝國主義政策的性質上面也起了同樣的變化的點，相關聯地必也可得而論證出來。并且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也可以使之變化。即由革命的階級鬥爭可轉移到勞資協調去，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唯由革命可得而戰取的——轉換到經濟民主主義與「建設的社會主義」——平和地可得而實現的——去。結果於是他的這帝國主義的新理論，就可成爲社會帝國主義的新經濟理論與政治理論的出發點。

爲此他於是完成他這變化論大作。而說明之曰：

「從來不相統集的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形態，現在金融資本

的形態之下大有統一集中之勢。這正是表示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推移到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去、的意味的。……同時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內所內包的無政府狀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加以克服、的經濟之意識的統制與指導也爲之增大。（「社會雜誌」第一號，二頁。）

以前希爾發丁沒有說過獨占化是廢除資本主義內的無政府主義或完全除去競爭、的東西，但現在則認集中是克服資本主義內的競爭及無政對狀態一般、的槓杆了。（註）從而獨占化遂不復是競爭與無政府狀態愈進於高等階段則同時高度地發達了的競爭形態也必伴起、的意味了。（國家的權力機關如大獨占體間的一競爭形態而出現起來。）——同時這推移一旦發生，則在帝國主義變化向平和主義的經濟秩序、的問題上有重大意義、的下述的推移，我們又可容易到達。即

「資本主義經濟，知道達成生產與利潤那麼兩個目標……的兩個手段。其

一爲以競爭手段打倒比自己力小的競爭者，二爲用結·成·協·定·的·手·段·將·強·有·力·者·統·一·起·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階段愈發達……則競爭就愈發揮其荒廢作用……故協定就代競爭而起。想提高利潤率雖相同，其方法則變，上舉第二法尤在經濟上效果爲多。其類推且可以適用於國際政策上」。（『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八號，九九——一〇〇頁）

（註）一九一〇年希爾發丁在『金融資本論』內論及這點曾這樣說過，『有國家的生產與無政府的生產之間的矛盾，不是量的矛盾——依其後『規制』之『續增添而由無政府狀態變成意識的組織』的，那種量的矛盾。』

希爾發丁在這場合又演其同樣的戲法。他和上面選兩個相對立的東西——資本主義的競爭與組織化——一樣，現又選着協定和競爭相對立。其實競爭和組織化就決不是相互對立的，大脫辣斯一方面競爭，他方面決不排除相互結合了的各

企業的組織化，尤其更不排除經濟部門與經濟領域的組織化。同時現在協定和競爭又不是相互對立的東西。縱在競爭內部，縱在個個脫辣斯內部，亦早就常有協定存在過。

但在希爾發丁因爲具有上引那麼一類的意見，故集積愈高、乃至資本之有機的構成愈高、工業就愈變成平和主義的、的結論又由他導引了出來。而社會民主黨就也澈底地說化學工業資本發展成爲高度的脫辣斯時，其對勞動者的態度必和重工業發展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即曰：

「但這工業（化學工業）——其他許多加工工業也一樣——對於勞働階級決不如重工業那樣直接露骨地相對立……其對勞働團體的態度不待說有變而傾于妥協之勢」（「社會雜誌」希爾發丁，一九二六年十月，第十號，二九二頁）——由此社會民主黨對於勞資協調政策就得到了一個高明的辯解。然此還不

過解決問題的一部分，希爾發丁輩還得進一步。即既主張加工工業和勞資階級間的對立已——和重工業方面不同——本質地起了變化，則由此後化學工業資本的獨占重要性必更日有增加的事實，導出化學工業加工工業等的經濟平等主義性必強烈地實現於政策之上的結論來，從而即導出金融資本政策裏面強有力的平等主義的傾向愈可築成的結論來，在他們又必可能。(註)

(註)但一九一〇年希爾發丁在其「金融資本論」內則說過完全相反的話，即他說：

「經濟力同時即是政治力。經濟之支配同時即必伴起國家權力——那麼一種權力手段。經濟領域內集積愈強烈則對國家的支配也就愈沒制限」。(四七六頁)

唯其這種結論可能，故他在前引文句內，復澈底地續以「其類推且可以適用於國際政策上」

那麼一句。意謂政治的對立與政治的競爭當不復存，順資本的集積、的協定將起

而代之。同時他在該論文內復毫不作更進一步的區別而簡單地且斷言地這樣說過：

「競爭當爲利益協定所克服……」（『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八號）

希爾發丁如何說明這利益協定的外觀呢？他說譬如華盛頓會議事實上使日美英三國的軍備制限成立，而且使三國對全部中國問題組成了一個同盟，就是一例。但是他這主張，——三國對於中國革命結成了強固的利益協定、的這主張，現實上不僅癡癡地否定了這三國一時的共同行動之一切可能性皆無，而且現實上證明了這主張之爲極其愚劣。同時對巴爾幹的法意二國的對立及英俄二國的對立、之不斷地產出新的危險要素，不知利益協定的預言者又預備怎麼說明？但希爾發丁又極其用意周密，他對於這種利益協定之僅爲一時的、時，則對其性質不作更進一步的精密的檢討。本來不錯，進一步作精密檢討時，二三強國在中國的一時

的共同行動是純粹帝國主義性的行動，是絕粹公然的干涉的意味，而且有伴起大的軍事紛爭的危險；他也會容易發見。同時意大利與英國的提攜，如也進一步作精密檢討時其亦為促進戰爭的一種利益協定當誰也容易看到。故他之用心周密實在是在是作偽家的苦心慘澹。

但不管怎樣，他的心事既如此，他與第二國際總算在事實上都走到了使勞動階級相信千真萬確具有帝國主義性的這種現存一時的提攜之形成，為平和促進的手段，的地步了。然他還不僅此。他對英美之愛平和及其和平主義的性質又曾這樣說明過：

「盎格羅。薩克遜國家——特別英國——的利益，與其再謀新領土之擴張不如對既得權加以保護及加以組織、之反遙為切實。在這戰爭的動搖及跟着革命的動搖相繼而起、大有促新植民地民族革命及與本國分離的危險的時候，

更屬如此。「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一號、一四頁。

承他這樣一說，英與美（試看看尼卡拉跨！）都格外變成了老實不過的國家，已不待講；特別是他這主張不外是為英國對中國作干涉的辯明。他原來以為「對既得權之主張與組織」一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二又不是帝國主義的干涉，——眼前在中國英國所幹的「主張與組織」原來皆如此！這真是張伯倫都不能更高明地辯解粉飾得來的說法！

但是僅用這種方法去說明各帝國主義國的平和主義，又還決不容易。換句話太無稽時要招人打嘴吧，他還得另尋出證明來才行。這另外的證明是什麼呢，即第二國際想于前次的世界大戰當中發見將來世界平和的創造者，一事。故曰：

「但戰爭常是以各集團自信其戰必勝、攻必克、的那種一定的力之均衡為前提的。然大戰後該力已非常起了變化了；結果各國間的經濟的不平等、戰爭

所產生的非常利害的經濟的荒廢、以及戰爭的結果、等之上想加以重大的修正就受阻碍。」（『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一號，一四頁）

但如此就能說帝國主義成了平和主義，其軍事的危險完全排除了麼？當然不可能。然則怎樣辦呢？——幸而好還有組織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勞動者的勢力在，如世人所周知。故又曰：

「爲什麼呢，因爲國家意志這東西，是種種階級與政黨的種種意志努力所合同組成的力，而勞動政黨所有的那一份決定的力在這合成力內又愈能強大起來。」（『社會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五號，三八九頁）。

不過希爾發丁就搬出這勞動勢力來，他的目的也還是沒有達到。他曾自己進一步問過：然則勞動黨——即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如何就可以益得強大呢？答曰則爲社會民主黨更發展時才可能。從而于是結論就爲：所以發西士特以及在社

會民主黨所認為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就是帝國主義變化上的真正敵人。

「現今對平和脅威的東西，就中是從民主主義一時被打破、或則未發達、以及政治的支配或或多或少地隱于布爾塞維主義乃至發西士特等等形態之下的軍事獨裁、的那種國家出發出來的。」（「社會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五號，三九八頁）

由這句話，社會民主黨的利益和帝國主義的利益之相共通，當可明瞭了。同時這些帝國主義列強——譬如英國——既是意大利發西士特的讚美者，則社會民主黨身上所賸的任務就如事實所已證明只是對布爾塞維主義的鬥爭而止！（參照意大利民主黨及工會情形，及其對發西士特降服的情形）。

結果社會民主黨遂參加反蘇聯的戰線。因其且是參加中的一種極反對要素，他們的「社會主義」于是又不復再是平和的保障，所謂社會主義即平和、的舊標語

遂被公然地排除得無影無蹤。而希爾發丁則大奏其凱歌而宣言曰：

「戰。爭。〔世界大戰〕更。把。形。勢。弄。明。白。了。即。資。本。主。義。是。戰。爭。、社。會。主。義。是。平。和。、的。舊。的。標。語。、概。成。了。無。根。據。的。東。西。了。」。〔社會雜誌〕，一九二五年，第五號，三八七頁）

希爾發丁根據這理論于是獲得了一舉兩得的効果。即帝國主義放棄了其最有害的毒牙——戰爭；戰爭和帝國主義在今日已不復是同意義的概念。同時勞動階級又不必再去戰取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本身實際即和戰爭那種危險相聯結。所以結論是：萬國普羅列塔里亞啊，社會主義真夠受了，反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則萬歲！——云云。但關於這點，希爾發丁在其一九一〇年「金融資本論」內曾完全表示過相反的意見。即曰：

「但金融資本的政策、不齋來戰爭之發展與革命的暴風雨之襲來不止、的那

種堅確的信仰，已使普羅列塔里亞特不能拋却對於帝國主義及戰爭政策所抱的深刻激烈的敵意」。(四七一頁)

同時他在這兒還說明過帝國主義與戰爭的因果必然性，及普羅列塔里亞對此所應取的各種革命策略。

但現在則他迥如隔世了，他主張的理論之最後一節，即社會主義決不就是平和、的那最後一節，尤特別值人注意。他爲此就中舉過一九一四年的社會民主黨作證明。即他說：

「他方面，戰爭的經驗果沒有表示過國家的權力慾是怎樣強烈地連大衆亦能把握下去、的麼？我們經驗了一九一四年之後對於這點果還懷起幻想也不要緊麼？況戰爭一旦發生，又自有其自身的法則」。(「社會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五號，三八七頁)

這兒他故意把社會民主黨自己所抱的戰爭慾加以飾掩，而將大眾視同傀儡、的卑劣心事，揭出如畫。他這些話、要不外是表示將來世界大戰時社會民主黨還將決不躊躇地對社會主義再來一次謀叛的。

同時第二國際對國際政策上許多問題的態度，與其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所謂一般的問題——的態度相關聯是不待說的。蓋戰爭決不是帝國主義唯一的蠱惑。如對中國的「平和侵略」裏面，雖不公然地伴起戰爭，然猶具有無數的陋劣行爲及暴虐行爲在其中。社會民主主義者萊因哈爾特（瑞士社會民主黨總理）最近在其極東帝國主義政策的著述當中，就明把這政策的性質加過徹底的暴露。故像希爾發丁輩把戰爭決不定是和帝國主義相關聯的話說完之後，賸下來的陋劣的帝國主義，「和平侵略」的帝國主義，爲使其能供社會民主主義者陶情消遣起見，他們社會民主主義者還得對之要弄許多的槍法才行。槍法怎樣弄的呢？即曰：

「制限政治的主權，即個個國家的權力政策及其手段應依義務的仲裁裁判及軍備縮小二者加以制限。最初作這種制限機關的則爲國際聯盟，聯盟最近的會議表示了其偉大的發展之可能性……」（「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八號，一一四頁）

哼、很對很對，社會民主黨對於帝國主義的推移轉化、之抱這種樂觀論本不奇怪。使帝國主義真能變成高貴的各國家之無害無疵的共同體，則要國際聯盟亦起變化又有什麼難處呢？真是至當不移！國際聯盟是凡爾賽平和條約的嫡出子；國際聯盟對摩洛哥（Morokko）、敘利亞（Syria）、中國、等的戰爭，——雖然敘利亞是國際聯盟的管轄地，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然只要英法一下命令即立不聞不問，——的那種態度，社會民主黨是決不引爲驚異的！

但第二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如真能獲到國際聯盟——使帝國主義轉化成

平和的資本主義、的上述各種保障之中之最後一保障、的國際聯盟——，則其（第二國際）外交政策也就應能發見體系的基礎以及作這體系的出發點的基礎。因為國際聯盟如一旦真能做成一個除去帝國主義的最後的上級法院，則一切帝國主義的個別問題應概可在第二國際的觀念之下解決下去。（國際聯盟大概是的確統制得很好吧！）尤其「縮小軍備」，植民政策，被壓迫民衆的解放，以及對蘇聯的態度等，都是屬於個別問題之內即所謂屬於帝國主義的種種徵候之內的東西。——但是現在國際聯盟獲得了，第二國際到底對這些問題加了解決沒有呢？其解決的方法又如何呢？我們知道這些個別問題之中實含有帝國主義一貫的政策在內；對這政策，一九一四年考茨基還說過帝國主義雖確能克服戰爭，然萬不能克服這些問題。因此為打破帝國主義剝削奴隸化之作用起見就除社會主義不為功云云。然則現在社會民主黨在其解決了帝國主義全體的問題之後，對於這些各個問題想

怎樣去解決呢？——試爲觀察一下看看。

軍縮問題。關於這問題，第二國際完全和帝國主義列強同鼻孔出氣。希爾發丁代表一般的模範的見解曾明瞭地爲之說明曰：

「縮小軍備之道，只有經由英國在種種機會上按其政策所提出的各種方案，才可能」（『社會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五號，三九七頁）

英國的實際軍縮意志，在社會民主黨看來是凝結起來了成了華盛頓軍縮會議，且形成了其後英美的軍縮提議的。然而這種改良主義的欺騙看法，另一羣社會主義者——即以前第二半國際的大部分——是不贊成的，他們對這種欺騙且加過澈底的暴露與罵倒，如瑞士社會民主黨總理萊因哈爾特就是一個。不過欺騙的社會主義者——亦即遙爲具有實際意義的社會主義者，則澈頭澈尾澈上澈下貫澈過他們那理論，那看法。他們不僅贊成過戰後不斷地膨脹化強大化的新軍備，而且

公然贊同了極新式的軍國主義化政策與軍備計畫。比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邦枯爾 (Boncour)，我們就可以呼之為偉大的軍國主義化計畫——一九二七年和法國許多大將相提攜提出軍國主義化計畫于法國國會——的父親。故從而他們社會主義者，對於敘利亞的解放鬥爭及安南的革命運動之一味用心竭力地應援法國文官知事的帝國主義的殺戮，我們當毫不引為新奇。

同時這種一方面承認英國軍縮的提議、他方面又完全贊成爵勒士 (Lloyd) 提出的兵制改革案、的行爲，即由此所生出的澈頭澈尾的帝國主義的結論，在第二國際的代表們對蘇聯軍隊所起的激烈的嫌惡之情之中也表現出來了。他們正是因為站在英國軍縮政治家的立場之上的原故（實則那是軍備擴張政策），故最初真正社會主義的軍隊在他們不能不視為眼中之釘。在「榴霰彈暴露」的時候德國社會黨所決定的戰鬥，以及對這戰鬥全國際——特別是法國社會主義者——所給的援助

，都是明證上引希爾發丁的原理必然地要生出明瞭的帝國主義的態度來的。同時國際聯盟的十一月會議（一九二七年）上對蘇聯所提的完全廢除軍備議案，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取的態度又完全相同。而且那時候他們對許多布爾喬亞的平和主義者都表示反對、而完全和帝國主義者不謀而合地呈顯過同樣的反應。

軍備比戰前增大了的話，由下列報告中可明鮮地看出：

二·三·帝·國·主·義·國·的·陸·軍·預·算·（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七年
法	三四九、〇	三〇〇、〇
英	四三〇、〇	五七七、三
意	八一、九	二〇三、二
德	三四五、八	一六八、五

新帝國主義論

HCIV

日 美

一三三、一

六八四、五

六〇、〇

二〇九、〇（一九二六）

海軍支出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七年

法

九九、三

五二、三

英

二三六、七

二八二、二

意

六二、八

四二、一

美

一四一、六

三二二、九

日

四八、三

一〇八、七

軍用飛機數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七年

次年度計畫

法	英	意	美	日	法	英	意	美	蘇聯西部邊境諸國
一三五〇	三八五	二五〇	四二〇	二五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二〇〇	一四〇〇	三五〇
一六四〇	七〇〇	八〇〇	七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二〇〇	一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六五〇	九〇〇		九五〇	七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二〇〇	一四〇〇	三五〇

坦克 (TANK) 數 (一九二六年)

至于爲下次戰爭所準備的前古未聞的機械化，毒瓦斯製造，及砲兵材料等的報告，則不待說還得不到。

植•民•地•問•題。第二國際對於以前對帝國主義各國的植民政策必澈底抗爭、植民地不可不還附、的種種主張與態度，不待說老早就拋棄了。（看考茨基舊著「社會主義與植民政策」、一七、四五、七五、等頁就知道。）對於還附植民地一點，尤其在現在公式的社會民主黨——以前屬於第二半系統內的兩三個反對派裏面的人也一样——裏面是確確實實不再有人談了。

「故將無限富財委諸熱帶土人不去經營，完全是廢話」。（波克士吞（Boston）、「社會雜誌」一九二五、第九卷、二一九頁）

法國社會主義團體的雷門植民地問題研究大家，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法國社會黨全國大會上還曾這樣宣言過：

「將殖民地赤手交還一事，等于將殖民地交給一切被物慾所支配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拍掌)，且續主張之曰：「殖民地之還附……是不可能而且不可得而想得通的事，這種企圖必引起大大的紛爭，且弄成該地方從前殖民地化時一樣的結果，而且在該殖民地上要激成更利害的窮苦」。

第二國際現雖漸想在其下次世界大會上根本確定對殖民地問題的態度，但這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必已在第二國際裏而擴大到了很利害的程度無疑。換句話眼前所贖下的問題只是殖民地化應怎樣去維持、一問題。這些社會主義者關於這點大概都是贊成殖民地國際化，即將殖民地變為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區域、的辦法的。但這殖民地國際化究是一種什麼意味的話，則如世所周知只看敘利亞的實例，就可明瞭一切。

另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即法國的，則主張殖民地與母國同化。他們對這同

化沒有具體說明過，因為還想維持舊來的統治與處置。僞出同化這一個口號的也是上引的法國社會主義的耑門家。他而且這樣宣言過：「法蘭西共和國的傳統政策，由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看來，更是使該同化價值爲之提高的」。然我們則飽看過法國同化政策的模範實例不少了，如敘利亞，如摩洛哥。

如前所述：對這問題的態度，像包埃爾（Otto Bauer），萊因哈爾特及其他三人則搖爲急進。他們在言語上曾對第二國際這純粹的帝國主義植民政策銳烈地反對過。

對植民地民衆的解放運動的態度。社會主義者內因爲對植民地問題的態度有上述那麼兩派，故第二國際對東洋解放運動的態度也就分歧。自極端的否定派起至援助派（至少在言語上）止，其中種種極貧弱的潮流真如過江名士多如鯽一樣滾來滾去。

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布盧克爾 (Dronckere)，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La Liberte”上這樣發表過意見：

「昨天講什麼爲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今日又談什麼爲中國人的中國。我們比利時人不過是這全歷史裏面的替罪軍。我們主張我們自己的正當權利時，卽就是我們擁護歐羅巴的利益」。

由此結論起來，於是這社會主義者當其充國際聯盟的代表時就爲擁護比利時在中國的特種利權起見，作過如下的宣言：

「然而中國當局在四月十六日竟送來了一個通牒給我，預告我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該條約（著者——卽一八六五年比國最占利益的條約。譯者——卽一八六五年的中比通商條約；內容差不多全是做南京條約的原則的。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政府根據「十年修改一次」的條文；通牒比國以十月二十

七日爲滿期，而比國不聽，後來于十一月六日會由北京政府單獨宣言過「失効」。當廢棄。這實是國際權利的重大的侵害」。

社會主義者布盧克爾之爲站在侵略中國民衆的帝國主義權利立場上，由此就可概見。

至于等二國際內占最大多數的第二派，則由希爾發丁下引的文字內最明顯地表示了態度。——

「民主主義和勞動運動當大大地承認民族自決權自不待說，……但那些民族也以避除強力的爆發、的發展爲大有利」（『社會雜誌』，一九二四年，第八號，一一二頁）

「避除強力的爆發」這句話，換句話就是說被壓迫民衆作民族解放運動時不可用武器武力的意思。這意見的實際的歸結于是就在英國勞動黨對中國革命運動上

、及對英國反抗這革命運動所作的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上、所持的態度裏面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麥唐納(Mac Donald)對於那「強力的爆發」之回避曾作過如下的期望

『以無秩序地暴動之結果而作條約(特種權利及利權——著者)之清算時，于中國及我們必皆不利』(“Forward”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麥唐納一方面對無秩序的暴民(即中國革命的工人及農民)具有這樣一種憤激之情，他方面對於英國軍隊派往上海就表示贊意。同時勞働黨議員紐波爾(Neubold)因爲有人說他是上海出兵的反對者的原故，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就在“Daily Herald”報上大抗議而特抗議。說他認這出兵只是英國政府保護英人在中國的生命財產，的義務之履行，故那有不贊成之理。而最招人罵得利害的脫瑪士(Thomas)則更于麥唐納的宣言之後附言之曰：

『既然派遣軍隊，那就不要派一點點，務必要多派些』。

固然，因為中國革命在西歐勞動大眾之間喚起了非常大的同情，同時包埃爾一派的主張又與第二國際不一致，故第二國際為此同情所歷及為此不一致所逼，一九二七年初頭也就純形式地變更了一些態度。但這變更，要不外是對現在國民黨右派——即對口口口——表示好感、的程度而止。從實際上看時這個且是和援助反革命派毫無二致。同時從反對出兵與反對帝國主義政府二點上說，這新方法也沒有絲毫表示什麼明顯的活動。

第二國際內部的這種某一程度的違異，在帝國主義的別的問題裏而不待說也要一樣顯露出來。比方對蘇聯的鬥爭問題就如此。關於這點，在馬賽世界大會的決議案內，包埃爾的反考茨基及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純白衛主義的立場、的見解才實現了一點點。但雖然實現了一點點，右派分子，即公式的社會民主黨，之此後必仍墨守其白衛主義的見解且體現之于實際則還是毫不成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本身的理論，除上述那種公式的之外還有一種變態的。譬如奧地利人就發展了一種不太立脚于超帝國主義理論上的另一見解。他們以為帝國主義不一定是和資本主義相結聯的東西。而是軍國主義裏面特別顯現出來的封建主義絕對主義的遺物。包埃爾（Helene Bauer）曾以很奇異的形態表出之。結論則不待說是資本主義愈發達則戰爭的危險愈薄少、的那麼一類的說法。故實際也就和公式的第二國際的見解完全一致。從而我們也就不必多所引用以為此說明作證明。

不過第二國際某二三點的急進化，又不僅是和上述理由相關聯而來的。個個社會主義政黨的政策，和其國家一時一時的政府的政策且密切相關。即公然地或隱然地彼此間形成聯合政策。其對某一帝國主義的現象所起的某一攻擊態度，是必和其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離合情形密相一致的。這事實我們有很多例子可以實證

，譬如一九二七年第二國際在巴黎會議上對美英二帝國主義所表示的態度，在某幾點上就明是巴黎成立的德法兩國社會民主黨的提攜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就不願還債的法政府的要求及不願履行道威斯案計劃的德政府的要求相一致。同時在道威斯計劃與羅卡洛會議當時，這合縱連橫的情形又不同。即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勞働黨相一致，都跟着本國政府跑，而反對法國社會黨，對道威斯計畫及羅卡洛協約表示贊同。同時和這相類似的離合現象在第二國際內又數見不一見，而且某一程度內，其對各個帝國主義國的帝國主義行為表示很急激的論調的事也有。不過雖然如此，這究不過是代表某一羣國家之一時的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而反對其他羣國家、的玩意，其本質還是絲毫不成問題，即還純是帝國主義的代辯者。

第二節 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新德國帝國主義

第二國際對帝國主義一般的態度既如此，其對新德國帝國主義的態度亦必由此形成而且一致自不待說。故這兒僅舉其二三要素加以一瞥。

他們對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新「理論」的特徵，既爲在於戰後帝國主義已變成了超帝國主義，即變成了協定、而在資本主義的埕內可以能夠克服下去、的點上，那末德國眼前狀態之下新德國帝國主義一問題之在他們不能存在、自是很當然的事。不過事實則恰和他們所認識的相反對，德國資本主義現已成了克服資本主義世界內力微的帝國主義的諸傾向、的一重要要素。而發見者且爲希爾發丁。

「實際上戰後的德國也還是最强有力的經濟的中心之一。不過德國軍事力被剝奪了——*entmachtet*——（這是希爾發丁所創出的文字，并不是我們舞文弄墨——著者），故德國資本案階級比任何國家的資本案階級都特別感到資本案階級的利益競爭非靠權力政策上直接地藉經濟的利益協定以作和緩不可

。從而故如一般所周知，「汎歐羅巴的」觀念形態乃至「歐羅巴的關稅同盟」的提議，在德國工業界上曾引起過十分的注意；「資本主義的平和主義」亦爲一般所喜歡研究的題材」（『社會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五號，三八八頁）

但資本主義的平和主義，在所述德國的新保護關稅政策中與貿易政策中非常利害地表現出來了；又在德國與波蘭的激越的紛爭——社會民主黨海德伯（Heidrich）大會上亦曾斷言之爲帝國主義的東西——中非常利害地表現出來了。

然他們又以爲德國的脫辣斯化、在現在已不復是帝國主義的基礎的意味。希爾發丁一反其自己從前在『金融資本論』內所展開的舊見解。德國社會民主黨且對這脫辣斯化過程雀躍歡舞。希爾發丁曾在國會代表社會民主黨演說曰：

「部長曾說明過關於這協約（鉄卜爾特——著者）的經過情形不斷地接得有報告。但我很引爲遺憾；因爲部長對於化學工業的國際協約情形竟不能和對

前者一樣表出十分有把握。……經濟之國際組織化，很明瞭地是一偉大的進步。而使之成就的則爲行動的馬克斯主義者。（從「Yorwales」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採錄）

但這「行動的馬克斯主義者」，爲勞動階級曾立過特殊功勞。他們于普羅列塔里亞特是幸運的神。以前社會民主黨認獨占之發展爲和剝削與反動之發展相同的東西，眼前的社會民主黨則以背教者希爾發丁打先鋒，完全將認識顛倒。——脫斯辣化與獨占化現在完全是另一種意味。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不安（依脫辣斯化的組織——著者）將可和緩，恐慌、至少恐慌對勞動階級的反應也總可和緩……這樣用教主式的方式組織成的國民經濟當中，勞動關係同時必也變化。勞動關係至于獲得安定的性質、失業的脅威也薄少下去時，則其結果必可依保險而趨于緩和。」（「社會雜誌」）

、一九二四年第一號、二頁）（註）

（註），戰前希爾發丁關於在一九二四年所發表的意見曾這樣用別的話表出過：

「對於個個卡爾特，希望其能排除恐慌，不啻是對恐慌的來源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因是缺少洞察之明、的說法」。『金礦資本論』三七二頁

我們現在對於希爾發丁當信其并非缺少這洞察之明，而只是理論的政治的腐敗。

由過去三年間的實際情形——即想用失業增大、勞時延長、以及保險、三者去保護失業者的實際努力情形——看，希爾發丁的這主張誰也能加以檢討。從而社會民主主義之理論之腐敗已可不攻自破。

社會民主黨既這樣自己移住于德國帝國主義者的陣營內去，論理的必然結果，對於德國金融資本最近所實行下來各政策——從前社會民主黨所常反對咒罵過的政策——自然又完全一致。士特勒塞曼在國會裏常常說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實行的

社會民主黨的；在布爾喬亞提攜成功、今後的外交政策當如何、的那利害問題鬧得很利害時，士特勒塞曼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議會內的說明又明是和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演說者謬拉(Kernhaue Müller)所說的完全一致。謬拉而且對於這國權黨出身的士特勒塞曼的堅決態度表示無上的歡喜，且期望他將來永是如此。（參照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士特勒塞曼的演說。）對於社會民主黨則又作過這樣一些說明：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對派，再不能還是戰前那樣。這反對派現在對士特勒塞曼的外交政策表示能夠擁護，因為現實的這政策正是我們反對派自己的政策』。

這正是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由社會民主黨最有力的代表們承認了是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註）的明證（註）。也就是現實的和平主義——希爾發丁曾如是稱德

國社會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的政策，由一點平和主義的氣味也沒有的國權黨和人民黨實現之，且和社會民主黨相提攜，彼此間一字一句的爭持也不發生地。

(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盧森堡開的比、法、英、德、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上，由德國社會民主黨提議曾作了一決議。該決議文中說：「羅卡洛的協約是從一九二三年柏林社會民主黨會議的議事錄中剽竊而成的。」云云。在布爾喬亞的各新聞及部長休伯爾(Von Schuber)博士的秘書，尚承認了羅卡洛協約中含有對蘇聯的軍事協定在內，之後，社會民主黨會議竟作這麼一個決議——則其和該協約的連帶關係爲如何重大當可概知了。

同時道威斯計畫也有說是社會民主黨在佛蘭克夫特(Konrad)五州會議上所定的計畫而來的。德國之加入國際聯盟，更說是因根本受了第二國際馬賽大會上的影響。——由此就可曉得：一切這種帝國主義的條約的責任，全應由第二國際負擔是極瞭然的事。

但布萊特夏(Breitscheid)——社會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的父親、亦即國際全外交政策的父親、的布萊特夏，則曾毫不留神地將這政策的帝國主義性——他自己

毫不曾意識過地——曝露過。他對於以來外交政策的成績作過如次的批評：

首先德國和戰勝各國的完全的平等同權就還沒有得到。德國的武力和各隣國的武力之間的非常不平衡關係……（還依然存在）。〔社會雜誌〕一九二五年、第十二號、五〇二頁）

換句話即他對於這些條約最感到不足的，是這些條約還沒有致德國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同—地位。從而軍事的見地的同權，在社會民主黨就信爲是不可不要求的一補充。和國權黨，發西士特等聯轡齊驅地爲這目的而努力。從而二三社會民主主義者將其論理澈底下去、至于轉入發西士特而脫離社會民主黨，不能不說是很合道理。我們看舊社會民主主義者及菲倫（Fiehl）周圍的那羣人就可曉得。

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既如此，對於德國國防軍自然又就不會反對。我們縱不說眼前德國國防軍完全是諾士克（Noske）時代以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造物

，然在國防軍完全成了金融資本公然的工具的今日，社會民主黨還對牠感着昔日那樣的情愛則是事實。每當討論國防軍預算及海軍預算時，社會民主黨決不原則地加以拒斥，不過對其預算加以反對。爲什麼反對呢，因爲七億左右的總額之中，社會民主黨曾提出過要削減九千三百萬而未被採納通過。換句話只要這預算不是七億而是六億七百萬時，社會民主黨對國防軍與海軍二者的預算是毫不躊躇地予以贊同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月的“Vorwärts”參照）。

至于因布爾喬亞的煽動而新湧起的特殊問題——所謂德國殖民問題，社會民主黨曾對之取過什麼態度的話則當然與前所述他們對植民政策一般的態度相關聯相照應。一九二五年八月，國會內各黨派爲如何可以使德國的殖民地活動能夠活潑起見曾組織過一個殖民地問題的聯合會。社會民主黨派議員克塞爾（Kessel）爲代表曾使之參加。這克塞爾是有名的抱帝國主義意見的人物，是屬於「社會

主義月報]「Sozialistischen Monatsheft」一派的，從而也就是屬於社會民主黨最右派的。同時諾士克也爲謀植民地問題之宣傳能得到發展起見，熱心地參加過。他是「植民地評論」(「Kolonialen Rundschau」)——對植民地很關心的人的資本所辦的——的協助者。一九二四年四月的時候，他就作了新植民地問題的先驅者發表過對這問題的「社會主義的見解」：

「我希望我國民衆和其他各國民衆一樣能用其文化的經濟的智力與能力在植民地的領域內爲人類幸福有作用的日子不久就可到來。……社會民主黨決不是植民政策的朋友，但回顧過去四十年間，因對植民地的方法之有改善，黨的關心也就有了增加。黨的態度，眼前已起了根本的變化」。

一九二七年諾士克在其印度旅行之前又在同雜誌上這樣明白地宣言過：

「沒有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對於植民地問題曾有過深思遠慮的——會

不躊躇于自由拋棄殖民地」。

我們對於諾士克別的話雖絲毫不信任，然對於這句話則誠信爲至言而不躊躇。「社會主義月報」更不待說其態度決不後于諾士克，一九二五年同誌的七五一頁內曾這樣說過：

「真正社會主義者——即知道資本主義是經濟更進于高度的階段起見所不能不通過的階段、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對於植民政策內所已舉的各種的業績決沒有不承認之理」。

這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殖民地陶醉的鐵證。同時其該腐敗的政策還得在別的方面也開花。即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在工會雜誌上踴躍地討論殖民地問題時，有所謂克·謬拉博士(Dr. K. Müller)其人者對於德國移住民在殖民地領域內的活動問題曾大言不漸地作過如下的提議：

「我們對於他們（德國移住者），應該不隱諱我們白人是確實的支配種族、及我們的全文化是根據于這支配地位得來、乃至為我們的種族——這是我們的父親——將來和別民族對立抗爭上不可不預先多占地步、各點而一一訓誨之……」。

并且這具有一字不苟的「*Heimkehrer*」（德國反動團體的名稱——日譯者）的觀念形態、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之表現，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新聞報紙裏而也會披露出來過。反對的只有布勞塔爾博士那樣、或立于德國新植民政策用費太高的見地上、或站在社會民主黨員克諾爾（Knohl）贊成內國植民的立場上、反對過一下而止。至于克諾爾的意見如何，則曰：

「對於植民思想倡反對的見解，從工會的立場說時實是困難的事」。（勞働雜誌「*Die Arbeit*」，第三卷、第八號。）（註）

(註)，我們當記取一九〇七年士突卡爾特(Suffrage)大會時修正派——當時還是少數——曾有過和此相類似的態度。又當記取當時社會民主黨的指導家如考茨基，就還是很嚴格地反對植民政策的。

而本來的社會民主黨各名士，則想對最近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制度所舉的業績加些論證，以謀緩和一點他們對植民贊成的態度。換句話他們並不是希望植民地，乃是希望從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分一杯羹。

但除這植民地問題之外，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有較德國布爾喬亞西尤為取澈底帝國主義態度的一問題在。即為對蘇聯問題。這問題在德國布爾喬亞西是德國帝國主義謀貫徹時一個不可缺少的根本要素，即不可輕與他國提攜而將此隨便放棄的一要素。但在社會民主黨則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他們非拚命將德國政府及德國勞動者全部趕入英國陣營內去、死也不甘。他們的努力正集中于此。考茨基的小

冊子『國際與蘇聯』(Die Internationale und Sowjetrussland)，想把英國對蘇聯所加過的干涉及對一切反蘇聯的自衛主義者所加的援助、擴而大之變為全第二國際的干涉與援助，決不是偶然來的。他的該書內宣言對布爾塞維克的「專制政治」(Despotismus) 作殊死鬥爭是「全國際普羅列塔里亞特的重要義務」；復舞文弄墨地呼此專制政治為「不過具有反革命的機能的東西」；同時對蘇聯戰爭的情形及其敗北可能的條件復一一作些預想，以謀在那預想之上築起反蘇聯政府的武裝暴動、的期待來。故依考茨基的意見，

『那。是。很。不。幸。的。事，我們國際如對於反布爾塞維主義的武裝暴動的反抗，最初就判決一切暴動為反革命的行動而禁止會員之在俄國者參加這暴動、的話』。

而反之——考茨基說——為防「反動分子」握住這種暴動的指導權起見，

「社會民主主義者盡其全力在暴動上占取決定的勢力，決不對之怠業」就絕爲必要。

同時一九二六年所謂柏林條約締結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取過下列的態度也決不是偶然來的。卽

「德國和俄國的條約，是俄國和別國有戰事時保證德國必一中立的。但如此則德國就不啻否認了國際聯盟的最重要的義務之一，因爲國際聯盟之存否是係于其規約第十六條之承認與否之上……故對歐羅巴的和平具有好意的人，對於爆彈（指德俄柏林條約——著者）之向國際聯盟投下、的事不可不及時加以防止」。〔一九二六年四月習特勒伯（Stroebel）在「Chemnistzer Volksstimme」上面所論。）

這態度第一是表示：國際聯盟唯于將來和蘇聯對立抗爭起見才能存在、的公

然的聲明。第二是表示：社會民主主義所意味的平和要即對蘇聯的戰爭，第三是表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保守黨是嚴密地取同一的立場。

但是社會民主黨又較張伯倫還爲登峯造極。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 'Vorwärts' 爲將其對蘇聯的猛烈攻擊賦以基礎起見，曾這樣說過：

「不待說德國布爾喬亞階級，對於他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布爾塞維主義者那東西、之這樣地學得最近代的戰爭技術的事雖極其確實，或還是倚其安樂椅子而不會奮起先圖之……好吧，德國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等到某一天爆彈投下的瞬間瞬間、布爾塞維克的毒瓦斯又逼到目前的時候，才去嘆孽山自作，悔不當初吧！」

比布爾喬亞自己還利害，德國社會民主黨會怎樣自信其真能充分代表布爾喬亞的利益，由此當可實證。故比布爾喬亞西素來所幹過的反蘇聯，社會民主黨還

非得更進幾千幾萬步不可。

像這樣的引證，還要我們引幾打來都行。但僅由上所引證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爲屬於帝國主義極端的一派當可不再懷疑。

然除此以外，社會民主黨還有一個見解。即由該黨內部的右派所代表、差不多無論怎樣都不能謂爲理論、的那麼一類的見解。這右派（社會民主黨內還有右的常冠以右派的名辭，真令人不勝滑稽之感）集在「社會主義月報」的周圍，即集在康——羅伊士（Cohn-Reuss）、克塞爾、考夫默亞（Kampffmeyer）等人物的周圍，及集在其他尼基習（Nikisch）、士特里瑪（Striener）、小埃伯爾（Ebert-Junior）、以及所謂菲倫（Fihn）一黨、的那種每月有薪俸的大企業家社會民主黨員的周圍。他們是公然地打着帝國主義旗子招搖過市的，無條件地主張德國不可不有植民地與強大的防禦力的。他們都是跟着枯諾（Chunow）的傳統走、即謂帝

國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必然的階段則反帝國主義就無意味、從而對於帝國主義就如對一切歷史的事件一樣、應都加以肯定、的見解。但這見解不過較之別的在勞働者面前故作隱飾、的社會民主黨員，表現得殘刻一些而止，其和社會民主黨公式的理論不能區別，本為同根一脈，自不待說。

同時其左派、即所謂勒菲(Lef)及勒頻士基(Ledisse)等一派，也差不多，對他們多加些論述也沒有意義。他們是中央集團，對蘇聯及共產國際一樣地表示嫌惡，及對右翼領袖始終主張妥協的。他們的所謂中央主義 *Neutralismus*，除以妨止反對派的勞働分子向真正左派運動發展、且遮斷之、為使命以外，什麼使命也沒有。然這種反對派之正在發展當中，及某一層之正在真正形成團體去反抗改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又是事實。他們裏面，將眼前德國的政策和一九一四年德國的政策兩相比較、而公然地聲明眼前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德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的事實已經發生得有了。在主張黨的統一、的非常力微的團體裏面，及部分的要求恰和共產主義的政策相一致的團體裏面，這潮流尤其鮮明

這反對潮流，事實上眼前力量雖極小，但在如前數章所說明的新德國帝國主義所齎來的經濟、社會、政治、各種紛爭情況之下，其必益成爲強有力的集團是很明顯的。同時社會主義黨內革命的反對派、之不再走勒菲、勒頻士基等腐敗的中央派的路而另闢新途，也是完全正確而且可能的事。蓋新德國帝國主義所益激越地再生產出來的矛盾，必依社會民主黨及改良主義者的帝國主義的態度、而愈使社會民主黨內部亦愈猛烈地再生產無疑。亦即黨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態度，和黨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基礎必陷于永久不可解除的矛盾之中無疑。

第五章

戰爭的危機與其對策

(Die Kriegsgefahr und

der Kampf gegen sie)

第一節 戰爭的危機

如前所引述的列強軍備的數字，對中國的干涉，英國所計劃的對蘇聯的外交的包圍，英國對蘇聯的猛烈公開的敵視態度，法意兩國干涉之下的巴爾幹的糾紛中、所呈顯出來的異常緊張的國際情勢，——一切一切這些要素都是產生極端高潮了的戰爭危險、的東西。其中又還有一德國在，——日求如何發展其勢力的新德國帝國主義的努力在。這帝國主義又如上來所說明是一非導發無數糾紛不止的東西，既存的紛爭非使之——更尖銳化不可的東西。在其未勃興以前、某一前提

之下本至少在理論上還有德國可作非帝國主義的戰爭的可能，但現在則連這有限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現前德國資本所想誘發的戰爭，乃至某一形態之下將會參加的戰爭，——不可避地必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

對這事實，德國的普羅列塔里亞特也好乃至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普羅列塔里亞特也好，今後如遇戰爭發生（無論德國資本是多少祕密地參加干涉中國與蘇聯、或公然地參加干涉中國與蘇聯、皆一樣）都只有一個口號。即「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國內戰爭！」「Umwandlung des imperialistischen Krieges in den Bürgerkrieg!」。事前若想加以阻止則當利用一切手段，毫不可姑息，是爲鐵則。

純就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特身上說，則實際的戰爭危險又特可區分爲三種。一即德國參加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二即參加對中國的戰爭，三則加入帝國主義

的仇人團體去對蘇聯作進攻的戰爭。

三者當中，依國際政局的全情勢及德國的特殊情勢看，第三種——和北京倫敦瓦薩三地的各種事件特有脈絡的第三種，更是眼前最焦眉痛切的危險。同時其他二種也不可完全附諸等閑，德國資本現今對中國反革命之供給武器雖尚不過是「平穩地」參加干涉，然亦不可不問。

全國廣汎的羣衆尤其對蘇聯的戰爭危險不可不竭全力注意。因為國際布爾喬亞西所用以準備這戰爭的方法是極嶄新的——雖一九一四年也不會看過的——東西。比方現在輿論機關除極少數的貧弱的以外，就概在他們手中，像對亞細亞式的布爾塞維主義守護歐羅巴的文明、的那種標語之中所公行的對蘇聯狂亂的窮追，及對蘇聯內部工農困窮狀態無日無夜不斷不休地所捏造的謠言，——其所釀成的影響都是絕大絕大的。我們不僅對這大規模——雖尚為無意識地——的虛報謠

傳的狂流要設法喚起一般的注意，而且這狂奔即是直接準備戰爭的先聲、的點亦不可不加以暴露。蓋誰也知道造謠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欺騙羣衆及掀起戰爭的最良武器。英國支配階級故意謠傳中國暴民對英國民生命財產加了危害，于是廣汎大衆——其中且有許多許多的勞働黨員——就不再反對出兵；將英俄絕交原因故意作無數虛報，于是勞働黨乃至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都深厚地對英國同情；——三者即其明例。

唯其如此，故第二國際——尤其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將來戰爭上——無論是對蘇聯或于帝國主義列強間——事實上所占的地位與作用都必極大，初不待說。

第二節 第二國際與戰爭

第二國際對於反對戰爭的鬥爭——最重要一個前提是暴露由虛報謠傳所形成

的觀念上的戰爭準備——是否熱心、的話由上述事實看已經是很可懷疑，這懷疑由上述第二國際對帝國主義一般的態度看又已是絕對確實。對帝國主義戰爭作真正鬥爭的一個基準，本來是對帝國主義本質絕不作假借的明快而又正確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但第二國際則不然，牠于帝國主義的本質反和資本家同志的立場完全一致。而且牠對蘇聯又盡其虛報謠傳的能事以對蘇聯的戰爭準備作參與。其虛報謠傳的能事又青出于藍，雖帝國主義者亦望塵莫及，而和舊俄亡命的白衛分子同爲雙壁。

但牠在未來戰爭上的作用，究視其對帝國主義戰爭本身的態度如何而定。至于牠對那戰爭本身的態度如何則可簡約之如次。

一、牠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所作的各種決議，是根本就使反對這種戰爭的鬥爭變成不可能、的東西。

二、而且牠對牠的各支部又保證了和一九一四年一樣各支部完全可保有其「擁護自己的祖國」的權力。

三、對中國的干涉，牠又是素用「這只是爲保護歐羅巴人的「正當利益」、即只是爲保護其安全與生命、而來的」一理由而加過容認，故今後必還是會容認無疑。

四、對蘇聯的戰爭則社會民主主義的領袖們正公然準備中。一旦戰爭勃發時，如英法德各重要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大眾能積極表示對蘇聯同情則他們這種態度或少有變；但變亦不多，不過由公開參加一變而爲秘密參加而止。

這個只要看第二國際及其最重要的指導者所取的态度就明白，譬如曾沒有進過右派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布留姆(Breth)最近在第二國際馬塞大會上就曾這樣宣言過：

「我對於當時士突卡爾特 (Stutgart) 大會的決議內容不作深究。我一不願引用該決議，二也不問戰事勃發前與戰事勃發後「國際」曾得過一些什麼革命主義的手段。「國際」將來或還有用革命手段的一日也未可知，但這種革命手段的方法總不是大會決議所組成的」。(註)

(註)，一九〇七年士突卡爾特大會決議文中曾這樣說過：

「在戰爭有勃發的危險時，各關係國的勞動者及在國會內的勞動代表，應有講究一切方法以適用手段去防止戰爭勃發的義務；這手段是依階級鬥爭及一般政治情勢之銳化而自然會變化的，且會強烈化的。」

「如這樣防止而仍勃發時則就應從速設法使之終熄，且當利用由戰爭所惹起的經濟政治上的危機作喚起民衆之用，而依以促資本家階級的統治的剷滅，是爲義務」。(優點是我們所附的

——著者)

一九一二年巴黎爾 (Paris) 大會更附加了下列各點：

「各國政府當記取在眼前歐羅巴狀態及勞價階級心情之下，自己想不到遭逢危險而發動戰爭是不可能的。且當記取普法戰爭伴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爆發，日俄戰爭形成了俄國兵衆的革命運動，以及海陸軍備之擴張競爭導生了階級紛爭，歐洲大陸招來過未曾有的切迫情勢，且惹起了幾多次的大罷工」。

——因如此，故第二國際——如布留姆所說——不再願回想這些義務自然是很明瞭的事。

他們第二國際的人之對士突卡爾特決議之恐怖，由布留姆這宣言看差不多已成了一種醜怪不堪的形態。——本也難怪，因為他們社會主義者在世界大戰中對這決議所作的叛逆罪，現在不還是明明白白萬沒辦法洗得乾淨的麼？！從而布留姆對這決議、即這應付戰爭的根本方策、之作這樣的拋棄，要即他們社會主義國際此後還想澈底地對這決議作第二次謀叛、的一種自白！尤其所謂：國際將來或也有用革命手段的事、但這種問題由大會決議總不行、的主張，更是明證他們對這

決議已根本地加了活埋、的說法。況在合法的議會主義之活動形態下早就已差不多腐臭到了無窮無極的程度、的他們、現在對於戰事危機要來或戰爭慘禍已起、的時候必用革命的方略以去對付的話之不能理解是怎麼一回事，本不奇怪；對於這手段方略之非依長年間艱難困苦的活動——一方面以最堅決的態度代表廣汎大衆的利益、另一方面復爲革命鬥爭組織必要而又非法的活動、的那種長年間艱難困苦的活動——即不能實現、乃至不能有效地運用、的話之更不能理解、尤不奇故對他們，——即對他們這不僅參加戰爭的準備、而且積極參加帝國主義列強戰爭。爭之實行、的第二國際，我們如信其對這戰爭或也有一變而取革命策略的一天則我們當非愚即妄。

他們這種對議會主義的鬥爭以外的鬥爭形態懷着恐慌、乃至全不理解、的話，列甯曾作過如下的批評：

「他們的腐化與神經麻痺已到了這種程度：即在布爾喬亞西的合法主義之陶醉之下已再不能想到別種組織之必要，即再不能感到用一非法的組織去領導革命的鬥爭的必要」。

兩三行之後列甯又繼續說過：

「如果你們今天握得到選舉票到的話，你們就應知道把你們自己組織起來以謀用這選舉票去打倒你們的敵人……明天如這選舉票被剝奪而你們握得到手槍與優秀的……配好了的機關槍時，則你們拉着這殺人武器……就要準備創造新組織，及準備運用這有用的殺人武器去反抗你們的政府乃至你們的布爾喬亞西」（列甯：「抗流」二六五——二六六頁。）

自然，這種話在資本主義政府內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部長先生們是不願意聽的。

實際上，上面所引用的話要即表示第二國際已退却到純議會主義的方路去了、的意味。我們更看一九二七年初，他們巴黎大會對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所發的宣言更可證實，——當時正是國際間的對立非常尖銳，戰爭的危機又迫眉睫的時候。

「社會主義者當盡其力之所能及，逼迫一切民主主義的政府，使向國際聯盟作要求，同樣地對這戰爭的危險作抗議」。

但是恕我粗魯，這種宣言實在是死不要臉之極！爲什麼呢，國際聯盟不是國家所形成的麼，這戰爭危險的正犯不就是受帝國主義列強的絕對的指導而行動的麼，到今日誰不知道呢？

但是第二國際還不僅此。前述馬賽大會上，所謂社會主義者布留姆還曾這樣宣言過：

「但若現實地和平真有破壞之憂，甲國真有受乙國意識的攻擊的事發生時；自然擁護這被攻擊國且援助之——凡加在國際聯盟內的各國都應如此——是什麼障害也沒有的事」。(議事錄，二七二頁。)

話雖簡單，無數破產的見解都包含在內。原來法國社會主義黨的指導家在一九一四年第二國際破壞後的今日，猶根據帝國主義時代的防禦戰爭——的那麼一種排外主義的公式，在這兒想使那同一帝國主義國家主張自己。自然和這防禦戰爭的公式一塊兒，還有擁護帝國主義的祖國的別一公式，在這兒也是不言而喻地一同被暗示出來了。如此就可知道第二國際對於帝國主義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作鬥爭、的一切可能性，根本就完全加了除外。次則這引用文——國際聯盟關於攻擊者的問題對仲裁裁判者所給的諭示當中的這引用文——中，還包含有第二個怪異在。蓋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已在全世界之前證明了；站在帝國主義的看法時

，對方總總是攻擊者。反之在普羅列塔里亞的立場說時，則當時參加過該戰爭的國家無論是先自宣戰或先被宣戰，都概是一邱的貉的以掠奪為職志的攻擊者。此其一。而國際聯盟要不過二三強國的帝國主義的工具的周知事實則其二。故使這國際聯盟去審判誰是攻擊者誰是被攻擊者的話，正不啻是掩耳盜鈴，仰鬼打鬼，不啻最初就給英國帝國主義乃至法國帝國主義以做强盜的特權一樣。

自然，這布留姆的見解，還決不是他個人獨特的見解。奧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德意志(Deutseh)，在其「防禦力與社會民主主義」Wehrmacht und Sozialdemokratie裏也曾這樣說過……

「一九一四年八月危急存亡之秋，法德的社會主義黨之站在自己國家方面而奮鬥，要不過是實現了牠們從來綱領上宣言過的東西而止」(一四頁。)

這小冊子是一九二七年最重要的社會民主黨的出版處嫡茨(Dies)所出版的

。德意志而且于其中這樣續說過：

「不過如果這樣而戰爭猶要勃發的話，則各勞動黨——因其已經成長而現成了國家一重要勢力要素的原故——想在自己國內強烈地表示反對，就恐比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勃發的時候還要困難……戰爭是一個歷史現象……除非是此後戰爭永不再發生，否則社會民主主義各黨，——雖然是很討厭的不幸事情但在某一情形之下只好認作不可避免而對之表示容忍才行」。

這正是和布留姆在馬賽所宣言的一樣，德意志他也宣言社會主義者諸君當和其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西一起去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意味。

同時這見解正怎樣瀰漫風靡第二國際內部的話，我們只要看社會民主主義者士特勒伯 (H. Ströbel) 的話更可曉得：

「從來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國際——未曾能夠阻止過戰爭；說現今國際

普羅列塔里亞的聯帶觀念比一九一四年的時候還強，還能作強有力的防止戰爭的工具，則恐真實的社會主義者將沒有一個人相信。多數社會主義團體中，隨怎麼說都國家觀念比以前占的地位大得多了。

我們相信對這事實第一能開始判定的是士特勒伯這個人。同時第二國際比從前還利害地作眼前帝國主義布爾喬亞西的工具、的他所表出的意見，我們也完全承認。

關於對蘇聯的戰爭問題，第二國際誠然在馬賽大會上曾宣言過對帝國主義列強向蘇聯所製造中的戰爭危險要作抗爭；但是同在這馬賽乃至其後在巴黎開的第二國際執行委員會上，第二國際又聲明了發西士特以及和發西士特相關聯的戰爭危險之克服，只有在同時將作戰爭危險的第二槓杆的蘇聯布爾賽維主義一并克服了的時候才可能、的話了；是則由此看起來該宣言——當時他們輕率地說出來的

——不啻完全地受了制限，或則率直地加了拋棄。而且眼前英國所謂民主主義又和發西士特毫無所擇，英國保守黨內閣要即英國資本之發西士特的獨裁；社會民主主義果有意對此亦加克服與否呢？恐怕在自己對布爾塞維主義鬥爭的欲求當中，恰好臭肉同味還要認這發西士特的保守主義者作同盟者吧！故由此說起來，第二國際正是間接地承認了我們早就主張過論證過的一切東西。而其中對蘇聯特具嫌惡之情的又要算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東西，在其對付蘇聯時不僅採取英國那種態度，而且狂暴地實行正在發展中的德國帝國主義政策——雖德國布爾喬亞亦覺其過火。當英俄一九二七年初互交換公文有所爭持時，社會民主黨的報紙“*Sozialdemokratische Pressedienst*”故意捏造事實幫助英方，稱張伯倫的公文是「對蘇聯最確實的最後的警告」。且提出「我們對張伯倫這立場能以良心判決之否」一問題，而自答之為「不能」。更對於張伯倫的鬥爭態度作支持

曰：

「我們在國際勞働運動上爲反抗布爾塞維主義的破壞作用與破壞活動而開始鬥爭以來，始終曾代表這立場（張伯倫的立場——著者）；故現在對於張伯倫的訴狀我們如取別的態度，則一不合乎論理，二又不光明正大」。

故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就已承認了英國對蘇聯斷絕國交爲對，同時英國資本此外許多無恥的策略，他們也無不認爲滿足；譬如釀成瓦薩蘇聯公使之被狙擊，及白衛主義者多方執行其暗殺陰謀，等。

情形既如此，故如猶有人認他們會對攻擊蘇聯的戰爭危機作抗爭，則該人不是無恥就是無識。

至于他們——第二國際——對於干涉中國的反應如何則上已經說過。

總之由這些事實看，從古以來就揭載在綱領內的亞姆士特丹姆勞働國際的要

求，即戰爭如勃發即以總罷工對付！的要求，已經是成了極無價值的東西。除單作總罷工那麼一種言辭上的遊戲以外，除單作這麼一種遊戲以爲第二國際隱飾其變節事仇的事實以外，什麼目的也不復有。而且這隱飾欺瞞的計略本身，在他們也就不像是如何看得真實。蓋一自處女味失却以來，他們早已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了。

第三節 對戰爭危險與對戰爭、的革命鬥爭策

對現存戰爭危險之真實的鬥爭，在眼前這狀態下，什麼擁護帝國主義的祖國、訴諸國際聯盟、保障民主主義、等口號都已不通，用不着；而只有「擁護中國與蘇聯的革命！」[Verteidigung der Chinesischen und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一口號才是唯一地正當。像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作鬥爭時，即對如上所述

較對中國及對蘇聯的戰爭遙爲不急激的戰爭作鬥爭時，用廣汎的推護平和的口號事前能夠收到防止之効也未可知。不過結果卒防止不了而戰事成了事實時，則又當立以「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國內戰爭」去代之才行。

同時一個口號又能包含很多意義；在其未依革命的——即依廣大的羣衆鬥爭推進成爲不合法的民衆行動乃至罷工時，還是什麼實用實効也沒有。故這兒于是有一試驗對於反抗戰爭究竟是真實與否的一標準在，即我們和改良主義者平和主義者根本不同，他們是不得已的時候才講什麼大衆的權利的，然又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承認大衆總罷工的權利的。同時這反戰鬥爭縱儘能擴大又決不可認爲是自己目的，本來目的；要知道該鬥爭之擴大，就必要靠以支配階級之崩壞乃至（戰爭成了事實時）藉變帝國主義之戰爭爲國內戰爭以反抗布爾喬亞西而使支配階級崩壞、之二者之中任取一個爲最後目標時，該擴大才能完成的。

不待說我們又不可不明白地瞭解當帝國主義國間或者就是當帝國主義對蘇聯間、的戰事勃發時，我們想用這種民衆運動去防止該戰事勃發，乃至想用這樣民衆運動所領導的總罷工去答復那已勃發的戰事，都是極其困難而決不容易做到的事。蓋這種運動成功過的前例，我們就在任何勞働運動的歷史中也還發見不來。不過雖然如此，我們又決不可陷于這種錯誤之中：即以爲總罷工那個標語不可輕率地使用，或則在戰爭勃發的瞬間猶根本對這鬥爭手段的可能性加以否定。在戰爭勃發之前一瞬間，我們的全活動應無條件地、隨怎麼樣都不問地、去適應這目標才行，即必竭全力地去適合那最後的目標：顛覆資產階級的支配、才行。

因爲很明鮮地如果羣衆行動缺少這一番準備和用意的話，則在布爾喬亞西決定要開始戰爭的時候，即布爾喬亞西手執最强的武器就要出發的時候，——是必和議會的羣衆行動一樣不能使他們感到什麼恐怖的。所以正因這理由、于是改

良主義者平和主義者的那些胡說狗屁就最有害；因為他們是最初就放棄了斷念了這用意的，從而又是最初就放棄了斷念了這革命結果會如何、的推斷的；而殊不知這用意與對這結果的推斷才正是對羣衆行動上無條件地首先給以重要的背景的東西。列甯在其哈格（Hague）大會上論代表的任務、的註釋文中，曾對改良主義者輕率地使用這總罷工的公式作過如下的批評：『……大戰完結以後還沒經過幾多天的今日，對反戰鬥爭的問題作這樣一些解答而以為會有什麼用處的人，真是最蠢最不可救藥而又最虛偽的一批東西』。

同時，辭職不幹乃至個人罷工等以為是反戰的鬥爭手段的人，也是犯了同樣的危險幻想。關於這點一九一七年八月列甯又曾這樣說過：

『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能相信戰爭單由「辭職不幹」（Dienstverweigerung）——或譯為「拒絕服務」，譯者）或由個人，團體，乃至大眾的

【拒絕】(“Weigerung”)——和上語同意，譯者)，可以使之終止。我們只相信戰爭由革命的手段……由征取國家權力、的手段……由普羅列塔里亞特或半普羅列塔里亞特、——而後不得不終止且可得而終止』。

但此外還有一個幻想深深地潛伏在革命家腦內。卽和認反戰鬥爭不是極艱難極煩重的工作一樣，對總同盟罷工及內戰也以爲到某一定瞬間卽可宣言卽可喊叫、的那麼一種幻想。這正是對重點正在于總同盟罷工及內戰之準備上及組織上、的點，充分輕率地加以忘記所生出來的幻想。列甯在前引哈格代表的任務的註釋文內關於這點又曾這樣說過：

『關於反戰的鬥爭問題上……我以為最困難的是克服那些信這問題爲比較容易、的人們的偏見的點』。(列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冊、俄文版。)

故結論下來，對於反戰的鬥爭與反戰爭危險的鬥爭上，我們對一切革命主義

者乃至特別對 *Kommunisten* 要求其朝下列的方向作不斷的活動與努力。即

一、對新德國帝國主義當戰爭危險時會演一些什麼特殊重要的把戲、的點加以暴露；將其他各帝國主義國家爲造成新戰爭起見所擘畫的那些陰謀詭計亦加以摘發。

二、對進攻蘇聯戰爭的危險在眼前已達到了非常急激、的點應不倦不休地加以指摘與論證。

三、在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分析所得到的這理論發展之中，更當藉一切機會用筆用口描出戰爭危機的具體狀態來，以謀時時刻刻論證那危機已到了什麼程度，且謀明確地提出推論；同時又當具體地證究推論之爲正確。

四、對國家權力的發西士特，以及對鉄兜黨及其他團體內所表出的金融資本之隱而未顯的發西士特，應拚最後的精力與之角鬥。

五、對德國金融資本益使勞動階級「美國化」、的新方法，即藉工場俱樂部、工場體育協會、及其他廠主的施設等、以謀使勞動階級變成不關心的態度、變成勞資協調的工具、變成反政治的生活、——的新方法，又當竭其全力與之爭鬥。

六、第二國際對於緊迫的戰爭危機所意識地玩的那些隱蔽的把戲與策略，尤當對之作最峻烈的抗爭。

七、特別是第二國際關於蘇聯所捏造流布的那些謠言——要即對將來戰爭所作的觀念形態的準備——，當加以直接峻烈的反駁。

八、社會民主主義者平和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等，表面上雖也說許多反對戰爭的神聖的話語用作口頭禪，但其骨子裏一遇戰爭發生即必無條件地變成叛逆、的那各種必然的原因又須加以闡明。同時其理論之錯誤、明具帝國主義的全根據、的點又須加以指摘與論證。素來留在社會民主黨內、今後也還必不會脫離、的那

社會民主黨內所謂反對派的潮流（比方勒菲一派，及薩克孫尼的反對派等）的作
用，亦須加以指摘。

九、最近世界大戰的殘酷兇惡、及將來的戰爭殘酷必更特甚、的點，在沒有
積極參加過前次世界大戰的青年幼年勞工之前尤須反復不倦地爲之說明。

十、當應用最廣汎的統一戰綫的戰略；將不在黨內的分子及社會民主主義的
羣衆乃至小資產階級的分于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戰爭。

十一、將這種反戰的大衆，應統括之于實行委員會及其他譬如「反帝大同盟」
那樣的組織形態當中。

十二、將一切對反戰鬥爭能有積極作用的團體——如前衛同盟、濟難會、國
際勞工救援會等——，應最堅固地建設之，完成之。

十三、戰時特別當在重要的工會及重要的脫辣斯與公司等裏而努力活動。用

全部精力去創成機關與發展細胞組織，尤其應集中活動于與戰爭有重要作用的各工業領域上面。

十四、宣傳而且準備各特別重要的脫萊斯及公司內的個別罷工，且整備這罷工運動能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去。

十五、尤當特別注意于非法活動與非法組織，沒有這個，在戰時反戰的決定的活動將不能遂行。

十六、海陸軍及警察裏面——在德國雖特別困難——應竭力活動。這活動當使親愛精誠那麼一類的標語到某一一定的瞬間能用作行動的標語、的那種方法去遂行。自然這時候對這標語一到鬥爭瞬間時如何使之變而成爲過渡到革命集團的標語去的點，要考慮。

同時我們還要明確地知道：真正對戰爭危險的鬥爭、之最小限度的任務之能

有成，是在其與廣大的羣衆本身爲日常要求而起的鬥爭相結合了的時候，即爲在其與羣衆具有明確的革命策略與理論而起作經濟政治的日常要求的鬥爭相結合了的時候，——才能得到某種功效。我們只有這樣參加具有明確的革命的策略與理論的日常鬥爭，而後能獲得廣大的羣衆，而後能使工人的革命影響變成支配力，而後能將無黨派性的大衆組織在革命的策略與理論之下對之把握起來。故這兒所說關於反戰鬥爭的各種任務，要即如何獲取羣衆的大問題、全任務中的一部分，亦即在革命原則之下所獲得的廣大民衆層、如何把牠組織地固定起來、的全任務的一部分。

最後還有一問題。即任務既如此，這爭鬥究應用誰去領導呢，亦即誰就能領導呢，——的問題還須提出，亦須答復。關於這個，在一九一四年初頭以來執行這任務的只有Kommunisten才做得到的話是明白的事實。該年遂行這鬥爭的，在

德國是斯巴達團“Spartakusbund”，在俄國是Bolschewiki，誰也知道。其鬥爭所得的果實，則亦在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奪到了手。同樣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二月革命以後又由Borschewiki向社會主義者克倫士基(Krenski)開始遂行過。其後則Komunisten及與之同情共鳴的羣衆，又對於干涉蘇聯遂行過反對的鬥爭，及對社會主義者所署名、尤其社會主義者作部長作代表所製成、的凡爾賽條約，開始過反對的鬥爭。再其次則對摩洛哥戰爭及敘利亞戰爭又遂行過鬥爭。在這時候，和第二國際恰恰相反，實用非法的手段以遂行該鬥爭的只有Komunisten。麥唐納贊成英國對中國出兵以干涉中國時，發傳單、草檄文、以謀英國軍隊只部之解體，及用大大的示威運動喚醒國際的廣大羣衆使之援應中國革命的，又只有這Komunisten。還有則是在英國和蘇聯斷絕國交的時候，及陰謀暗殺蘇聯在國外的同志的時候，也是一樣。——簡言之反對戰爭的與遂行反戰鬥爭的，

歷來來只有 *Kommunistische* 國際及其支部；牠們并且當還會站在這種口號之下繼續遂行該鬥爭無疑：

擁護中國與蘇聯的革命！

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內戰！

“Verteidigung der Chinesischen und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Umwandlung des imperialistischen Krieges in den Bürgerkrieg！”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社會科學教科書

俄國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
-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
- 第三編 史的唯物論例證
- 第四編 自由與必然
- 第五編 辯證法
- 第六編 辯證法的唯物論
- 第七編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書凡七編，共分九冊（一二編各二冊），計五十餘萬言。內容爲馬克思，昂格斯及其第二代的學徒——拉發格，列寧，普勒哈諾甫，考茨基，歐林，盧森堡，布哈林，希爾發丁，坡克羅甫士基，赫諾，哥特爾，……等，各專著內的代表文字所選集而成。爲有馬克思學以來唯一的拔萃文集，亦爲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唯一有結構有體系的教科書。完全不是散漫的機械的羅列與集錄，完全是由淺而深，由基礎而上層的最有機的全般的綜合。在其第一編論「社會主義的必然」時附有「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二篇以作入門者的參證。第二編論「史的唯物論」時，馬克斯主義以前的該學說，遠溯文學說，自然條件與生產技術，基礎理論與上層理論，史的唯物論之應用限界及與「觀念」的關係，各階級，——等，皆成專篇。第五六編論「辯證法」與「辯證的唯物論」時，古代黑拉克勒特，德謨克里特；盧克勒秋士，及唯心的黑格爾等也都被採錄。我僞于此，對馬克思學之歷史的地位，馬克思學之體系的組織，才算得到了立體的紹介。譯者排除無數障礙與花費最大苦心，爲之譯出。有志于斯學的人實是在是得未曾有的好讀本。第一及第二冊，已出版；第一冊實價三角五分，第二冊實價四角五分。其餘陸續出版，年內出齊。

經 濟 學 教 程

烏里雅諾夫著 施誠一譯

這是系統地編纂烏里雅諾夫的經濟文獻而成的一部著作，可以說是資本論以後的第一經濟名著，那有名的帝國主義論便包含在內。烏里雅諾夫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亦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者。讀了這本書，不但可以知道分析經濟的方法，而且可以懂得運用政治的根據。譯者以最大的苦心與努力把它譯出，譯文之忠實流暢，想必讀者是早已認識了的。

實 用 經 濟 學

高橋龜吉著

施復亮
周白桃合譯

實價一元五角

近來關於經濟學的書籍則很多，但多偏重理論忽于實際問題，因此在初學者覺得經濟學不過是定義的臚列，術語的解釋，以及原理的分析罷了。究竟那些定義術語原理怎樣應用於事實，而事實又究竟怎樣有待於那項艱深的學理？這都使學者難以捉摸。這本書可以說是以學理為經，以事實為緯而編織成功的。換言之，即以學理來解剖活的事實，以活的事實來證實學理，又如以事實之橋來渡到學理之岸以學理之岸來引導我入的路。因是這樣體裁，所以深入淺出絕無枯澀難解之弊，求理于事更有引人入勝之妙。無論已學或未學經濟學者，讀之均可得益，並可由此進而研究實際問題。用為學校教本，亦甚相宜。譯文明白流暢，讀者一讀便知。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 哲 學 的 貧 乏

馬克思著 許楚生譯

實 價 七 角

這是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學說的一本名著。他在這本名著中不獨開始闡明了唯物史觀和新經濟學的理论，並且推毀了資本主義經濟學說之立論的根據，為研究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革命理論的人所不得不先讀的一本書。譯者是依據第三版法文原本，參攷英日文譯本，對照蒲魯東的《貧乏的哲學來翻譯的。遇有艱深難懂的地方，特加以註釋。譯筆流暢清醒，絕無令人感覺不懂的地方。

昂格斯等著 許楚生譯

■ 馬克思的學說及其生平

這是昂格斯，蒲列哈諾夫，拉發格，烏里雅諾夫，盧森堡，黎雅特諾夫等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文和對於馬克思的一些傳略，黎雅特諾夫近時為着國際勞動者對於馬克思主義之一個深切的領悟而編輯的一本好書。他其中有的是有系統的介紹馬克思的學說，有的是很科學的說明馬克思的思想來源；有的是敘述他革命的經歷，有的是追憶他生活的狀況。並且還有他女兒對於他的一篇行狀，和他自己生前的一篇記錄，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譯筆亦活潑動人，為出版界所不可多見之著述。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反 杜 林 論

昂格斯著 林超真譯

本書係科學社會主義之一個創立者昂格斯有系統的批評杜林學說之一部著作。杜林的學說成一個體系，本來是無所不包的，因此昂格斯的批評也不得不涉及一切方面。『從時空的抽象觀念到複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動的永久性到倫理觀念的暫時性，從達爾文的天擇論到未來社會的青年教育』。可是因此昂格斯這部論戰體的和批評體的著作，反成爲一部很好的有系統敘述馬克思主義之世界觀和社會觀的名著。在馬克思和昂格斯本人著作中這部書算是系統敘述他們二人學說的唯一名著。在社會主義文獻上，這部著作所佔地位並不亞於馬克思的資本論。著名的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小冊子就是摘錄本書中若干段而成的。譯者林先生對於馬昂二氏學說素有精深的研究，譯文之忠實可靠是不待言的。

昂格斯著 吳西岑譯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實 價 七 角

農民問題是目前中國嚷鬧得最利害的問題。所以特地把這本名著翻譯出來，使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得個更正確的認識。譯文係以黎雅贊諾夫所纂馬克斯主義者叢書本爲依據并參以英譯。書末附有重要的註釋。凡研究社會科學及欲了解農民問題者，不可不讀此書。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烏里雅諾夫著

彭葦秋
杜畏之 合譯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上冊) 實價一元四角

本書和『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樣，是烏里雅諾夫在理論上的一本最重要的系統著作。作者以正確的經濟學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當時俄國的農業與工業的狀況，指出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及其趨向。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證明當時民粹派經濟派之錯誤。它是後來烏里雅諾夫一切實際行動策略的基礎。若對於目前中國經濟狀況有個正確的認識，不僅要懂得馬克思主義，尤其重要的是學得馬克思主義之實際運用。所以，我們急于將這本書譯出來供獻給讀者，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經濟的榜樣。每個讀者細心的讀了這一本書之後，總會看出烏里雅諾夫是怎樣的在實際分析中巧妙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全書共四十餘萬言，除中國外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本書係直接根據俄文原本譯出，間或有參及日文之處。

英國韋爾斯著

蔡慕暉
蔡希陶 合譯

韋爾斯世界文化史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是韋爾斯繼承『世界史綱』而著的富有小說趣味的文化史。從地球上尚無生物的時代起筆，凡屬世界文化重要的現象都有簡明卓拔的敘述。『世界史綱』至今尚為中國最首尾完全的第一歷史名著，本書亦當可為中國文化史方面與『社會意識學大綱』，同一適於青年誦讀的好書。蔡慕暉蔡希陶兩位先生今根據英國最近版本譯出，譯筆信達，經陳望道先生通讀一過，認為比某其譯本好過一倍以上。其信達可知。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日 錄

日本改造社編

施復亮
鍾復光合譯

蘇聯
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實價九角

蘇聯是一個新的國家，它的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都與一般國家不同，值得我們作特殊的研究。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論經濟政策，說明蘇聯經濟的由來，蘇聯經濟政策的變遷，蘇聯經濟的現狀及經濟法則，以至最近五年經濟計畫。下篇論「社會政策」，關於蘇聯的階級關係，工會，工錢，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勞動爭議，失業問題，社會保險及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等，均有正確明瞭的介紹。原書為日本改造社出版經濟學全集的一部分，著者為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凡欲研究蘇聯經濟及社會狀況者，這是一本極好的參考書。

石濱知行著

施復亮
周白樵合譯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實價九角

美國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霸王，是今日世界政治經濟的中心。它的資本主義怎樣發達而來，是每個關心近代政治經濟的人所必須知道的。本書是解剖這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來經濟發達的巨著。它從有史以前的亞美利加講起，依次敘述發見亞美利加之經濟的背景，殖民地時代的亞美利加，亞美利加革命前後，資本主義的胎生期，資本主義的成熟期，一直到世界大戰與美國的關係，構成一貫的系統。著者為日本有名的唯物史觀派經濟史專家，其著作被譯成中文的亦已不少，想必大家已知道了。

■ 新 帝 國 主 義 論

德國桑特爾著 劉沁儀譯

實 價 八 角

以大戰後德國的經濟復興及帝國主義政策再建為經，精密地深刻地理論全世界新政局及勞動運動前途的一九二八年世界最真的名著。新帝國主義的「獨占」「合理化」的實現如何，建築在這上面的內外政策如何，在其矛盾裏面所孕藏的世界政局的危機如何，——皆根據實際材料及馬克思學的正確應用，解剖無遺。對這新帝國主義的十年來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尤穿鑿指摘到體無完膚。當然中國問題在裏面也占很重要的一頁，「不許干涉中國革命」的口號為作者熱情的絕叫。譯者根據原文及模範的日譯本譯成于此，敢斷言這才真是十年來的世界「真相」，任何關心「中國與世界」問題的人皆不可不手置一卷！

■ 經 濟 學 的 基 本 概 念

德國博洽德著 嚴靈峯譯

實 價 七 角

本書係世界有名的通俗資本論著者博洽德的傑作。本書的特色處，就在它能把艱深的學理與以「通俗化」；如果拿通俗資本論與本書相較，則前者當可說是資本論之精華；而本書則是「名符其實」，堪稱為初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唯一良好的著作——尤其是要讀通俗資本論和資本論者非先讀此書不可。全書都十萬言，凡十九章，譯筆流暢，可以信賴。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 我 的 生 活

托洛斯基著 成紹宗譯

(上冊)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是二十世紀國際革命戲劇的偉大天才導演家，同時他又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他的傳記不僅富於歷史文獻的意義，且亦富於實際政治的意義。這部自敘傳，是他最近流放生活中的產品，書出以後，英法德日的出版界競相傳譯。這部著作可以說是著者政治天才與文學天才的交織品，所以竟能轟動國際出版界，在國際革命青年中普遍得着熱烈的同情與景仰。

■ 歷 史 的 唯 物 論

畢斯列夫斯基著 嚴靈峯譯

這是一本通俗扼要而又適於學校教授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書分三編，第一編為辯證法的唯物論，第二編為社會科學中之辯證唯物論或歷史唯物論，第三編為歷史唯物論的考證即社會現象研究的方法。著者為俄國有名的教授，本書即係根據其教授經驗而編成的。在同樣題目之下，本書有其獨特的價值，無論未研究或已研究者，均應一讀。

■ 辯證邏輯的基本原理

彭葦森譯

辯證法這個名詞，在中國思想界已是流行得很廣了。但什麼叫做辯證法？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異點何在？二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他們是不是不能併存的？辯證法這一思想法則，其基本原理如何？怎樣具體運用之以觀測事物發展的實際？讀過這本簡括扼要的小書，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即可明確的得一解答。

■ 唯物史觀之具體運用

坡克洛夫斯基著 余嘉如譯

著者是全世界知名的第一個馬克思派歷史家，所著四大本俄國史是一部別開生面的不朽著作。本書中所包含的幾篇文章，是以唯物史觀論點討論歷史學的重要文獻。有心研究唯物史觀之具體運用者，必須一讀此書。

產 業 合 理 化

日本改造社版經濟學全集第四七卷
劉 侃 元 譯

大戰以後席卷全世界（連蘇俄也在內）的「產業合理化」，資產階級及其使徒——第二國際理論家——曾幻想之謳歌之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等子返老還童。但是問題的解答首先要馬克思經濟學考察，其次當從唯物歷史學去把握。由前一個研究法可以發見其經濟學上的本質，後一個研究法可以發見其歷史學的具體。本書則正是這種立場出發，對本問題的最大研究結晶。全書四十萬言，合理化的「意義」；與「勞動階級」；與「國內市場」及「國外市場」；以及「世界經濟之現狀」等。概用十二分的內容開發得至精且詳。統計及圖表近百種；各國的經濟情況皆一覽無遺。譯筆極忠實平澈。不久出版，謹囑與新時代的進步青年！

盧樸爾著 楊東蓀譯

烏里雅諾夫與哲學

實 價 八 角

本書為解說烏里雅諾夫之哲學的名著，其要目如下：序論，存在與思維問題，唯物辯證法的問題，社會的方法論的問題，普羅獨裁問題，文化問題。對於研究哲學的朋友，這是一本必讀的書。其他研究社會科學者，亦有一讀的必要。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班納柯克著 鍾復光譯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實價二角

生物是進化的，社會亦是進化的。闡明生物進化法則的是達爾文，闡明社會進化法則的是馬克思。這是十九世紀兩大偉人的兩大學說，直到現在，最普遍地支配人類思想界的，還是這兩大學說。這本小書，就是說明這兩大學說之關係的，又通俗，又扼要，而且有趣味。譯者根據英文原本並參照日譯本譯出，文字既忠實又流麗。有心研究社會進化說與生物進化說之關係者，這是一本最好的入門書。

山川均著

唐俊夫譯
劉侃元校

國際史論

實價四角

國際運動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產物，亦馬克思主義最實際具體的結晶。不明乎此不能曉得理論之應用，更不能曉得理論與實際之曲綫的關係。原著者的大名在國內已不須紹介了，本書為量雖不大，然解剖方面與敘述態度極正確，自第一國際以迄現狀皆于其最本質的方面加以展開，和一般流俗的市民的國際史論迥乎兩樣。譯文亦平明，亦真實，敢薦與諸君作良伴。

春 秋 書 店 圖 書 目 錄

丁玲作

■ 一九三零年春的上海

——未曾發表過的長篇創作——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的上海，其實是包括全中國，在文壇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偉大的變動。這變動，就是許多作者的紛雜的文學見解，在這時，鎔成兩種對立的思想，因此顯明地，中國的文壇是現着單純的尖銳化。並且在這分化的劇變中，也發生了作者之間的友情的破壞。本書就是描寫這樣新文壇的序幕，尤其深刻的表現出這時代的尖銳化的精神。

紅色的「五卅」，是我們民衆的空前慘劇，同時也是

我們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空前的革命運動。全國的罷市，罷工，罷課，流血，成爲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的動力。所以，不論在革命史上，在思想史上，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都是一個重要的時期。本書的內容，就是描寫那時候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描寫十二萬人大示威的北京的社會生活，並且以直接參加這一運動的人物作爲其中的骨幹。全書共八萬字，有七萬字未曾發表過，是作者的一部比《到莫斯科去》更尖銳的長篇創作。

長篇小說 胡也頻作

■ 光明在我們前面

實價 六角

版 權 之 證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新帝國主義論

原著者 德國桑特爾
翻譯者 劉沁儀

總發所 春秋書店
上海愛文義路普益里

分發所 春秋書店
北平紙線胡同二二四號

每冊實價大洋壹元壹角

